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

现代名家经典

(第四辑)

赠 品

吹箫人

画梦录

都市的忧郁

上海的狐步舞

童年的悲哀

节 妇

凤凰涅槃

叶圣陶 著

冯 至 著

何其芳 著

艾 芜 著

穆时英 著

鲁 彦 著

彭家煌 著

郭沫若 著

名誉主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光明

98
I246.7
174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著



名誉主编：冰 心 萧 乾
主 编：傅光明



3 0005 5206 1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4 印张 1,300,000 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405—1645—3/I·185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现代名家经典》已是第四辑了。

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无论其编选内容，还是其印刷、装帧质量，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这令我们甚感欣慰，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

依照前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1949 年之间。本辑选取的郭沫若、叶圣陶、冯至、何其芳、鲁彦、艾芜、穆时英、彭家煌等八位作家，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骁将，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应该说，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黄澄 1
----------	------

小 说

咱们的世界	1
南北极	17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50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78
CRAVEN “A”	104
公墓	123

夜·····	146
上海的狐步舞·····	155
黑牡丹·····	168
白金的女体塑像·····	179
PIERROT ·····	190
第二恋·····	222



前 言

1

前 言



二三十年代的中文坛，出现了一个新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家，就是穆时英。

穆时英生于1912年，浙江慈溪县人，幼年时随当银行家的父亲到上海，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1930年春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发表。至1935年，他出版了四个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共收入30余篇作品。他曾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抗战爆发后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回上海，相继在汉奸主持的《国民新闻》、《文汇报》等报刊供职。1940年春被

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身死。

穆时英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都市畸形病态的社会生活，他笔下的人物，从舞女、少爷、姨太太、资本家、投机商、洋行职员到下层市民、劳动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他写那些被生活压扁、扭曲、变态的灵魂，写戴了快乐的面具而在苦痛悲哀中挣扎的人们。他写疯狂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又流露着辛酸和伤感。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说：“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一种寂寞，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觉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阅读穆时英的小说，这段文字也许可以做为注解。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穆时英采取快节奏、跳跃式的描写，通过感觉、印象、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种种技巧，利用声音、光线、色彩的变幻和纯熟流畅的语言，把他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体现着穆时英对“新感觉派”创作的追求和探索，难怪他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

穆时英历来是有争议的作家，关于他的死，长期以来的说法是他因为当汉奸而被处死。也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双重特务制的牺牲品。他的小说，从第一篇问世，就被指出意识不正确，加上创作手法上的标新立异，使他不断引起注意和批评，然而作为一个不断探索的作家，他创作的一系列新异独特的小说，仍然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前 言

3

地。

本集共编选穆时英不同时期的小说 12 篇，尽量体现他的典型风格和特色，读者可从中窥见穆时英小说之一斑。

1997 年 12 月

咱们的世界

先生，既然你这么关心咱们穷人，我就跟你说开了吧。咱们的事你不用管，咱们自己能管，咱们自有咱们自家儿的世界。

不说别的就拿我来讲吧。哈哈，先生，咱们谈了半天，你还没知道我的姓名呢！打开鼻子说亮话，不瞒你，我坐不改名行不隐姓，就是有名的海盗李二爷。自幼儿我也念过几年书，在学校里拿稳的头三名，谁不说我有出息，是个好孩子。可是念书只有富人才念得起，木匠的儿子只合做木匠——先生，你知道，穷人一辈子是穷人，怎么也不能多钱的，钱都给富人拿去啦！我的祖父是打铁度

日的，父亲是木匠，传到我，也只是个穷人。念书也要钱，你功课好吗，学校里可管不了你这许多，没钱就不能让你白念。那年我拿不出钱，就叫学校给撵出来啦。祸不单行，老天就爱磨折咱们穷人：就是那年，我还只十三岁，我的爸和妈全害急病死啦。阿！死得真冤枉！没钱，请不起医生，只得睁着眼瞧他老人家躺在床上，肚子痛的只打滚。不上两天，我的妈死了，我的爸也活不成了。他跟我说，好孩子，别哭；男儿汉不能哭的。我以后就从没哭过，从没要别人可怜过——可怜，我那么的男儿汉能要别人可怜吗？他又叫我记着，我们一家都是害在钱的手里的，我大了得替他老人家报仇。他话还没完，人可不中用啦。喔，先生，你瞧，我的妈和爸就是这么死的！医生就替有钱人看病，喝，咱们没钱的是牛马，死了不算一回事，多死一个也好少点儿麻烦！先生，我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钱，恨极了有钱人。

以后我就跟着舅父卖报过活。每天早上跟着他在街上一劲儿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晶报，金刚钻报……”一边喊一边偷闲瞧画报里的美人儿；有人来跟我买报，我一手递报给他，心里边儿就骂他。下午就在街上溜圈儿，舅父也不管我。阿，那时我可真爱街上铺子里摆着的糖呀，小手枪呀，小汽车呀，蛋糕呀，可是，想买，没钱，想偷，又怕那高个儿的大巡捕；没法儿，只得在外边站着瞧。看人家穿得花蝴蝶似的跑来，大把儿的抓来吃，大把儿的拿出钱来买，可真气不过。我就和别的穷孩子们合群打仗的跟他寻错缝子，故意过去拦住他，不让走，趁势儿顺手牵羊抓摸点儿东西吃。直等他拦不住受

冤屈，真的急了，撇了酥儿啦，才放他走——啊，真快意哪！有时咱们躲在胡同里边儿拿石子扔汽车。咱们恨极了汽车！妈的，好好儿的在街上走，汽车就猛狐丁的赶来也不问你来不来得及让，反正撞死了穷孩子，就算鞭死条狗！就是让得快，也得挨一声，“狗入的没娘崽！”

我就这么这儿跑到那儿，那儿跑到这儿，野马似的逛到了二十岁，结识了老蒋，就是他带我去跑海走黑道儿的。他是我们的“二当家”——你不明白了哇，“二当家”就是二头领：你猜我怎么认识他的？嘻，真够乐的！那天我在那儿等电车，有一位拉车的拉着空车跑过，见我在站着等，就对我说：“朋友，坐我的车哇，我不要你给钱。”

“怎么可以白坐你的车？”

“空车不能穿南京路；要绕远道儿走，准赶不上交班，咱们都是穷人，彼此沾点儿光，你帮我交班，我帮你回去，不好吗？”

“成！”我就坐了上去。

他把我拉了一程，就放下来。我跳下来刚想拔步走，他却扯住我要钱。他妈的，讹老李的钱，那小子可真活得不耐烦哩！我刚想打他，老蒋来了，他劝住了我们，给了那小子几个钱，说：

“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说，别伤了情面，叫有钱的笑话。”

我看这小子慷慨，就跟他谈开了，越谈越投机，就此做了好朋友。那时，我已长成这么条好汉啦。两条铁也似的胳膊，一身好骨架！认识我的谁不夸一声：“好家伙，成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像我那么的顶天立地男儿汉

也会爱起女人来啦，见了女人就像蚊子见血似的。我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妈的，一双手又粗又大，一张大嘴，两条粗眉，一对鲑鱼脚，走起道儿来一撇一撇的，再搭着生得干巴巴的，丑巴怪似的——我真不明白她们会不是男人假装的！我顶爱那种穿着小高跟儿皮鞋的；铄亮的丝袜子，怪合式的旗袍，那么红润的嘴，那么蓬松的发，嫩脸蛋子像挤得出水来似的，是那种娘儿。那才是女人哇！我老跟在她们后边走，尽跟着，瞧着她们的背影——阿，我真想咬她们一口呢！可是，那种娘儿就爱穿西装的小子。他妈的，老是两口儿在一起！我真想捏死他呢！他不过多几个钱，有什么强似我的？

有一天我跟老蒋在先施公司门口溜跬，我一不留神，践在一个小子脚上。我一眼瞧见他穿了西装就不高兴，再搭着还有个小狐媚子站在他身旁，臂儿挽着臂儿的，我就存心跟他闹一下，冲着他一瞪眼。妈的，那小子也冲着我瞪眼，开口就没好话：“走路生不生眼儿吗？”他要客气点儿，说一声对不起，我倒也罢了，谁知他还那么说。

“你这小兔崽子，大爷生不生眼没你的事！”

妈的，他身旁那个小娼妇真气人！她妈的！你知道她怎么样？她从眼犄角儿上溜了我一下，跟那小子说：“理他呢，那种不讲理的粗人！”那小子从鼻孔里笑一下，提起腿，在皮鞋上拿手帕那么拍这么拍的拍了半天，才站直了，走了。我正没好气，他还对那个小狐媚子说：“那种人牛似的，没钱还那么凶横！有了钱不知要怎么个样儿哩……”妈的，透着你有钱！可神气不到老子身上！有钱又怎么啦？我火冒三丈跳上去想给他这么一拳，碰巧他一脚

跨上汽车，飞似的走了。喝，他乘着汽车走了！妈的那汽车！总有这么一天，老子不打完了你的？我捏着拳头，瞪着眼怔在那么，气极了，就想杀几个人。恰巧有一个商人模样的凸着大肚皮过来，阿，那脖梗儿上的肥肉！我真想咬一块下来呢！要不是老蒋把我拉走了，真的，我什么也干出来啦。

“老蒋，你瞧，咱们穷人简直的不是人！有钱的住洋房，坐汽车，吃大餐，穿西装，咱们要想分口饭吃也不能！洋房，汽车，大餐，西装，那一样不是咱们的手造的，做的？他妈的，咱们的血汗却白让他们享受！还瞧不起咱们！咱们就不是人？老天他妈的真偏心！”我那时真气，一气儿说了这许多。

“走哇。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儿。”他拉着我转弯抹角的到了一家小茶馆才猛狐丁地站住，进去坐下了，跟跑堂儿的要壶淡的，就拿烟来抽，一边跟我说道：“兄弟，你还没明白事儿哩！这世界吗，本是没理儿的，有钱才能活，可是有力气的也能活——他们有钱，咱们凭这一身儿铜皮铁骨就不能抢他们的吗？你没钱还想做好百姓可没你活的！他们凭财神，咱们凭本领，还不成吗？有住的大家住，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有玩的大家玩，谁是长三只眼，两张嘴的——都是一样的，谁也不能叫谁垫踹窝儿。”

“对啦！”老蒋的话真中听。都是一样的，谁又强似谁，有钱的要活，咱们没钱的也要活。先生，你说这话可对？那天我跟他直谈到上灯才散。回来一想，他这话越想越不错。卖报的一辈子没出息。做好百姓就不能活——妈

的，做强盗去！人家抢咱们的，咱们也抢人家的！难道我就这么一辈子听人宰割不成。可是这么空口说白话的，还不是白饶吗？第二天我就到老蒋那儿去，跟他商量还上青龙山去，还是到太湖去。他听了我的话，想了一回道：“得，你入了咱们这一伙吧。”

“什么？你们这一伙？你几时说过你是做强盗的来着？”我真猜不到他是走黑道儿的，还是那有名的黑太爷。当下他跟我说明了他就是黑太爷，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恰巧那时有个人来找他，见我在那儿，就问：“‘二当家’，他可是‘行家’？”他说：“不相干，你‘卖个明的’吧。”他才说：“我探听得后天那条‘进阎罗口’的‘大元宝船儿’有徐委员的夫人在内，咱们可以发一笔大财，乐这么一两个月啦。”

“那么，你快去通知‘小兄弟们’，叫明儿来领‘伙计’。咱们后天准‘起盘儿’；给‘大当家’透个消息，叫他在‘死人洋’接‘财神’。”

他说完，那人立刻就走。我瞧老蒋两条眉好浓，黑脸袋上全不见一点肉，下巴颏儿上满生着挺硬的小胡髭儿，是有点儿英雄气概，越看越信他是黑太爷了。我正愣磕磕地在端详他，他蓦地一把抓住我，说道：“你愿不愿意加入咱们这一伙？”我说：“自然哇！”他浓眉一挺，两只眼儿钉住我的脸道：“既然你愿意加入咱们这一伙，有句话你得记着。咱们跑海走黑道儿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靠的是义气，凭的是良心，你现在闯了进来，以后就不能飞出去。你要违犯一点儿的话，就得值价点儿，自己往肚子上擦几个窟窿再来相见！还有，咱们跑海走黑道儿的平

时都是兄弟，有事时，我就是‘二当家’，你就是‘小兄弟’，我要你怎么你就得怎么。这几条你能依不能依？”

我一劲儿的说能。

“大丈夫话只一句，以后不准反悔。”（你瞧，咱们的法律多严，可是多公平！）“后天有条船出口去，到那天你一早就来，现在走吧，我还要干正经的。”

那天回去，我可真乐的百吗儿似的啦。舅父问我有什么乐的，我瞒了个风雨不透，一点儿也不让他知道；我存心扔下他，反正他老人家自己能过活，用不到我养老。阿，第二天下午，老李可威风哪！腆着胸脯儿，挺着脖梗儿，凸着肚皮儿，怒眉横目的在街上直愣愣地东撞西撞。见了穿西装的小子就瞪他一眼。妈的，回头叫他认识姓李的！听见汽车的喇叭在后边儿一劲儿的催，就故意不让。妈的，神气什么的，你？道儿是大家的，大家能走，干吗要让你？有本领的来碰倒老李！见了小狐媚子就故意挤她一下。哼，你敢出大气儿冲撞咱，回头不捣穿了你的也不算好汉！见了洋房就想烧，见了巡捕就想打，见了鬼子就想宰！可是，这一下午也够我受的。那太阳像故意跟我别扭似的，要它早点下去，它偏不下去。好容易耐到第三天，一清早，舅父他老人家还睡得挺有味儿的；我铺盖卷儿什么的一样也不带，光身走我的。到了老蒋那儿，他才起身。我坐下了，等他洗完了脸。他吩咐我说：“初上船的时候，只装作谁也不认识谁，留神点儿，别露盘儿哪。”我满口答应。他又从铺盖卷儿里拿出两张船票来，招呼我走了。到街上山东馆子里吃了几个饽饽，就坐小汽船到了大船上。好大的船哇！就像大洋房似的，小山似的站在水

上。那么多的窗，像蜜蜂窝儿似的挤着，也不知怎么股劲儿会没挤在一块儿。和我们同船来的都往大船上舱里跑，我也想跟着跑，老蒋却把我扯走了，往下面走，到了四等舱里。妈的，原来船上也是这么的，有钱的才能住好地方儿！

到了舱里，老蒋只装作没认识我。我只能独自个儿东张西望。晌午时，我听到外边一阵大铁链响，没多久，船就动啦。哈，走了，到咱们的世界去了！我心里边儿那小鹿儿尽欢蹦乱跳，想和老蒋讲，回头一想，我没认识他，知道他是生张熟李，只得故意过去问他借个火，就尊姓大名的谈开了。我才知道这船上有五十多个“行家”：头等舱十五个；二等舱十六个；五个是管机器的；三等舱有十三个；四等舱八个。嘻，我乐开啦。

在四等舱里的全是没钱的，像货似的堆在一起，也没窗，只两个圆洞，晚上就七横八竖的躺在地上，往左挪挪手，说不定会给人家个嘴巴，往右挪挪腿，说不定会踹在人家肚皮上。外面那波浪好凶，轰！轰的把身子一回儿给抬起来，一会儿又掉下去。妈的，我怎么也睡不着。喝，咱们没钱的到处受冤屈，船上也是这么的！难道我们不是人吗？我真不信。在船上住了没多久，那气人的事儿越来越多啦。二等舱咱们不准去。咱们上甲板在溜跄时，随他们高兴可以拿咱们打哈哈。据说他们吃的是大餐，另外有吃饭的地方儿；睡的是钢丝床，两个人住一间房。你看，多舒服！和咱们一比，真差得远哪。

有一天，我正靠着船栏，在甲板上观海水。先生，那海水真够玩儿哇！那么大的波浪一劲儿的往船上撞，哗喇哗喇再往后涌，那浪尖儿上就开上数不清的珠花儿。那远

处的就像小金蛇似的，一条条在那儿打游飞。可是，妈的，这世界真是专靠气力的。你瞧，那大浪花欺小浪花不中用，就一劲儿赶着它，往它身上压。那太阳还站在上面笑！我想找件东西扔那大浪花，一回身却见一对男女正向我走来，也是中国人。那个男的是高挑身儿的，也穿着西装，瞧着就不对眼。那个女的只穿着这么薄的一件衣服，下面只这么长，刚压住磕膝盖儿，上面那胸脯儿露着点儿，那双小高跟鞋儿在地上这么一跺一跺的，身子这么一扭一扭地走来。我也不想扔那大浪花儿了，只冲着她愣磕磕地尽瞧。那个男的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回儿，跟那个女的说了一阵，就走到我的身边来啦。那个女的好像不愿意似的，从眼犄角儿上溜了我一下，就小眼皮儿一搭拉，小嘴儿一撇，那小脸儿绷的就比贴紧了的笛膜儿还紧，仰着头儿往旁边看。我想她到我跟前来干什么，喝，来露露她的高贵！妈的，不要脸的，一吊钱睡一夜的，小娼妇！到老子跟前来摆你的臭架子？多咱老子叫你跪在跟前喊爹！你那么的小娼妇子，只要有钱，要多少就多少，要怎样的就怎样的。高贵什么的！多咱叫你瞧老李不出钱抢你过来，不搞得你半死？看你妈的还高贵不高贵？我才想走开，那个男的却上来跟我说话了。他问我叫什么。我瞧这小子倒透着有点儿怪，就回他我叫李二。

“李二！”他也学一声，拿出烟来也不请我抽，自己含了一枝，妈的瞧他多大爷气！像问口供似的先抽了一口，问道：“朋友，你是做工的吧？”

“不做工！”我也不给他好嘴脸瞧。

“那么，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不干什么!”我看着他那样儿更没好气。

“朋友，那么你靠什么过活?”

“不靠天地，不靠爹娘，就靠自家这一身铜皮铁骨!”

他瞧了我一眼，又说：“朋友，既然你生得一身铜皮铁骨，干吗不做工呢?”咱们牛马似的做，给你们享现成的，是吗?“不用你管!”我瞪他一眼。

“朋友!”那小子真不知趣，他妈的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的闹了这一晌串儿，还不够，还朋友朋友的累赘。有钱的压根儿就没一个够朋友的，我还不明白你?我就拦往他的话，大气儿的道：“滚你妈的，老子没空儿跟你打哈哈解闷儿。朋友朋友的，谁又跟你讲交情!”他给我喝得怔在那边儿。妈的，女人就没一个好的，尖酸刻毒，比有钱的男人更坏上百倍。那个小娼妇含着半截笑劲儿道：“好哇，才拿起大蒲扇来，就轮圆里碰了个大钉子!你爱和那种粗人讲话，现在可得了报应哩，嘻!”

“走吧，算我倒霉。那种人真是又可怜又可惜，不识好歹的。我满怀好心变恶意。”

妈的，还不是那一套?又可怜又可惜!那份好意我可不敢领!我希罕你的慈悲?笑话!我看着他们两口咯噔咯噔的走去，心里边儿像热油在飞溅，那股子火简直要冒穿脑盖，要不怕坏了大事，我早就抓住他，提到栏外去扔那大浪花儿了。喝，有我的，到了“死人洋”总有我的!那天晚上，我想到了“死人洋”怎么摆布那小子，可是，不知怎么的，想着想着竟想到那小娼妇啦。瞧人家全躺得挺酣的，就是我老睁着眼。那小狐媚子尽在跟前缠，怎么也扔不开。噯，幸亏这四等舱里没女人，要不然，我什么也

干了出来啦。胡乱睡了一回，蓦地醒来，见那边圆筒里有点白光透进来了，就一翻身跳起来，跑到甲板上去，太阳才露了半个脑袋呢。没一个人，只几个水手在那儿，还有“无常”——你不明白了哇！我跟你“卖个明的”吧，“无常”就是护船的洋兵。我也不明白怎么的，独自个儿在甲板上溜跄着，望着那楼梯，像在等着什么似的。直等了好久，才见三等舱有人出来散步。我正在不耐烦，那楼梯上来了小高跟鞋儿的声儿，我赶忙一回头——妈的，你猜是谁？是个又干又皱的小老婆儿！我一气就往舱里奔，老蒋刚起来。他问我怎么了，我全说给他听。“别忙，”他就说，“到了‘死人洋’有你乐的。”我问，还有多久，再要十天八天，我可等不住啦。他说，后天这早晚就到。我可又高兴起来啦，跳起来就往外跑，到了船头那儿，那小狐媚子和那高挑身儿的小子正在那儿指着海水说笑。阿，古话说：“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这句话不知是那个王八羔子瞎编的！压根儿就没那么回事。我老李这么条英雄好汉就没人爱！小狐媚子就爱小白脸儿，爱大洋钱儿，就不爱我这么的男儿汉！喝，到了“死人洋”可不由你不爱我哩。当下，我心里说：“走，过了明儿可有你乐的！”可是一瞧见她的胖小腿儿，可生了根哩，怎么也走不开。我瞧着，瞧着，不知怎么股劲儿竟想冲上去跟她妈的小狐媚子要个嘴儿哩。我正在发疯似的恶向胆边生，一听见后边那枪托在大皮鞋跟儿上碰。知道是“无常”来啦，只得把心头火按下去。那“无常”还狠狠地钉了我几眼，嘴里咕囔着，我也不懂他讲的什么。妈的，那“无常”！就替有钱人做看门狗！到了后天不先宰了你的。我心里老想过了

明儿就后天啦，后天可老不来。好容易挨到了！我一早起就到外边去看“死人洋”是怎么个样儿的——“耳闻不如目见”，这话真不错的。我起初以为“死人洋”不知是怎么的凶险，那浪花儿起码一涌三丈高，谁知道也不过是那么一眼望去，望不到边的大海洋。可是，管他呢，反正今天有我乐的。“无常”老钉着我看，我就瞪他一眼，嘴唇儿一撇。认识老子吗？看什么的？看清楚了今天要送你回老家去的就是老子！我可真高兴。老赶着老蒋问：“可以‘放盘儿’了吗？”他总说：“留神点儿，别‘露了盘儿’哪！到时候我自会通知你，你别忙。”没法儿！等！左等右等，越等越没动静了。吃了晚饭，老蒋索性睡了；看看别的“行家”，早在那儿打呼噜哩，嘻，那可把老李闹得攢了迷儿啦！睡！老李不是不会睡！老李睡起来能睡这么一两三天！天塌下来也不与我相干！我一纳头闷闷地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熟了。我正睡得够味儿，有人把我这么一推。我连忙醒过来，先坐起来，再睁眼一瞧，正是老蒋，“行家”也全起来啦。我一怔，老蒋却拉着我悄悄地说：

“老李，今儿是你‘开山’的日子，咱们跑海走黑道儿的规矩，要入伙先得杀一个有钱的贵人，这把‘伙计’你拿去，到头等舱去找一个‘肥羊’宰了就行。”他说着给了我一把勃郎林。阿，那时我真乐得一跳三丈高啦！老蒋当先，咱们合伙儿的到了外面，留个人守在门口！老蒋跑到船头上打了个唿哨，只听得上面也是这么个唿哨。接着碰的一声枪响，喔，楼梯上一个“无常”倒栽了下来。舱那边有大皮鞋的声音来了！啊，我的眼睁得大多，发儿也竖了起来啦！老蒋猫儿似的偷偷地过去躲在一旁。一个

“无常”从那边来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老蒋只一声喝：“去你的！”就一个箭步穿过去，给他这么一拳，正打在下巴颏儿上，他退，退，尽退，退到船栏那儿。老蒋赶上去就是一下，碰，他跌下水去啦。咱们在底下的就一哄闯进三等舱里，老蒋喝一声走，就往楼梯那儿跑，我也跟了上去，不知怎么抹个弯，就到了机器房门口。那机器轰雷似的响，守门的“无常”还在那儿一劲儿的点头，直到下巴颏儿碰着胸脯儿才抬了起来睁一睁眼——原来在瞌睡呢。我把手里的“伙计”一扔，虎的扑上去，滚在地下，鼻根上就一拳。那时，二等舱里抢出来几个“行家”，跟老蒋只说得一声：“得手了。”就一起冲进机器房去了。我扑在那“无常”身上，往他肋上尽打，打了半天，一眼瞧见身旁放着把长枪，一把抢过来，在腰上只这么一下全刺了进去，——阿，先生，杀人真有点儿可怜，可是杀那种人真痛快。他拚命地喊了一声，托地跳起二尺高，又跌下去，刺刀锋从肚皮那儿倒撅了出来，淌了一地的血，眼见得不活了。我给他这掀，跌得多远。我听得舱里娘儿们拚命地喊，还有兄弟们的笑声，吆喝声，就想起那小狐媚子啦。我跳起来就往舱里跑。“今儿可是咱们的世界啦！”我乐极了，只会直着嗓子这么喊。先生，我活了二十年，天天受有钱的欺压，今天可是咱报仇的日子哩！我找遍了二等舱，总不见那个小狐媚子。弟兄们都在乐他们的。喔，先生，你没瞧见哩。咱们都像疯了似的，把那桌子什么的都推翻了，见了西装就拿来放在地上当毡子践，那些有钱的拉出来在走廊里当靶子打，你也来个嘴巴，我也来一腿——真痛快！我见一个打一个，从那边打到这边，打

完了才两步并一步的到了头等舱里。弟兄们正拉着那洋鬼子船长在地上拖，还有三个人坐在他的大肚皮儿上。我找到了小狐媚子住的那间房，那个高挑身儿的小子正在跟她说：“别忙，有我在这儿。”妈的有你在这儿！我跳了进去，把门碰上了。那小狐媚子见了我直哆嗦，连忙把那披在身上的绸大衫儿扯紧了；那小子他妈的还充好汉。我一把扯住他，拉过来。他就是一拳，我一把捉住了，他再不能动弹。

“哼，你那么的王八羔子也敢来动老子一根毫毛！”我把他平提起来，往地上只一扔，他来了个嘴碰地，躺着干哼唧！我回头一看，那狐媚子躲在壁角那儿。哈哈！我一脚踹翻了桌子，过去一把扯开了她的绸衫儿。她只穿了件兜儿似的東西，肩呀，腿呀全露在外边儿——阿，好白的皮肉！我真不知道人肉有那么白的。先生，没钱的女人真可怜呢，皮肉给太阳晒得紫不溜儿的。那来这么白！我疯了似的，抱住那小娼妇子往床上只一倒……底下可不用说了，反正你肚里明白，哈，现在可是咱们的世界啦！女人，咱们也能看啦！头等舱，咱们也能来啦！从前人家欺咱们，今儿咱们可也能欺人家啦！阿；哈哈！第二天老蒋撞了进来说：“老李，你到自在！‘肥羊’走了呢。”他一眼瞥见了那小狐媚子，就乐的跳起来，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在这儿！”嘻，原来她就是委员夫人。咱们就把她关起来。那个小子就是和她一块儿走的什么秘书长。老蒋把他拖到甲板上，叫我把他一拳打下海去，算是行个“进山门”。我却不这么着。我把他捉起来，瞧准了一个大浪花，碰的一声扔下去，正扔在那大浪花儿上。我

可笑开啦！

那天我整天的在船上乱冲乱撞，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到处都是咱们的人，到处都是咱们的世界。白兰地什么的洋酒只当茶喝。那些鬼子啦，穿西装的啦，我高兴就给他几个锅贴。船上六个“无常”打死了一半。那船长的大肚皮可行运啦：谁都爱光顾他给他几拳！哈，真受不了！平日他那大肚皮儿多神气，不见人先见它，这当儿可够它受用哩！抄总儿说句话，那才是做人呢！我活了二十年，直到今儿才算是做人。晌午时，咱们接“财神”的船来了，是帆船。弟兄们都乘着划子来搬东西，把那小狐媚子，她妈的委员夫人也搬过去了，咱们才一块儿也过去了，唿喇喇一声，那帆扯上了半空，咱们的船就忽悠忽悠地走哩！我见过了“大当家”，见过了众兄弟们，就也算是个“行家”了。我以后就那么的东流西荡地在海面上过了五年，也得了点小名儿。这回有点儿小勾当，又到这儿来啦。舅父已经死了，世界可越来越没理儿了，却巧碰见你，瞧你怪可怜的，才跟你讲这番话。先生，我告诉你这世界是没理数儿的：有钱的是人，没钱的是牛马！可是咱们可也不能听人家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不靠天地，不靠爹娘，也不要人家说可怜——那还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先生，说老实话，咱们穷人不是可怜的，有钱的，也不是可怜的，只有像你先生那么没多少钱又没有多少力气的才真可怜呢！顺着杆儿往那边儿爬怕得罪了这边儿，往这边儿爬又怕得罪了那边儿！我劝你，先生，这世界多早晚总是咱们穷人的。我可没粗功夫再谈哩。等我干完了正经的再来带你往咱们的世界去。得！我走啦！回头见！

南 北 极

那时我还只十三岁。

我的老子是洪门弟兄，我自幼儿就练把式的。他每天一清早就逼着我站桩，溜腿。我这一身本领就是他教的。

离我家不远儿是王大叔的家，他的姑娘小我一岁，咱们俩就是一对小两口儿。我到今儿还忘不了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太阳和月亮会了面，咱姓于的就不该自幼儿就认识她。他妈的姓于的命根子里孤鸾星高照，一生就毁在狐媚子手里。我还记得那时我老叫她过玉姐儿。

玉姐儿生得黑黢黢儿的脸蛋子，黑里透俏，谁不喜欢她。我每天赶着羊儿打她家门前过时，就唱：

白羊儿，
玉姐儿
咱们上山去玩儿！

她就唱着跑出来啦——那根粗辫儿就在后边儿荡秋千。

玉姐儿，
小狮子（我的名儿是于尚义，可是她就爱叫我小狮子。）

咱们赶着羊儿上山去吃草茨子！

咱们到山根那儿放了羊；我爬上树给她采鲜果儿，她给我唱山歌儿。等到别家的孩子们来了，咱们不是摔交就摸老瞎。摔交是我的拿手戏，摔伤了玉姐儿会替我医。是夏天，咱们小子就跳下河去洗澡，在水里耍子，她们姑娘就赶着瞧咱们的小鸡巴。我的水性，不是我吹嘴，够得上一个好字。我能钻在水里从这边儿游到那边儿，不让水面起花，我老从水里跳上来吓玉姐儿。傍晚儿时咱们俩就躺在草上编故事。箭头菜结了老头儿，婆婆顶开了一地，蝴蝶儿到处飞，太阳往山后躲，山呀人呀树呀全紫不溜儿的。

“从前有个姑娘，……”我总是这么起头的。

“从前有个小子，叫小狮子……”她老抢着说。

编着编着一瞧下面村里的烟囱冒烟了，我跳起来赶着羊儿就跑，她就追，叫我给丢在后边儿真丢远了，索性赖

在地上嚷：“小狮子！小狮子！”

“跑哇！”

“小狮子，老虎来抓玉姐儿了！”

“给老虎抓去做老婆吧？”

“小狮子！老虎要吃玉姐呢！”

“小狮子在这儿，还怕老虎不成。”我跑回去伴着她，她准撒娇，不是说小狮子，我可走不动啦，就是说，小狮子，玉姐儿肚子痛，我总是故意跟她别扭，直到搁不住再叫她央求了才背着她回家。

这几个年头儿可真够我玩儿乐哪！

可是在她十四岁那年，王大叔带她往城里走了一遭儿，我的好日子算是完了。她一回来就说城里多么好，城里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全在学堂里念书会唱洋歌。

“咱们明年一块儿上城里去念书吧。”

我那天做了一晚上的梦，梦着和玉姐儿穿着新大褂儿在学堂里念书，那学堂就像是天堂，墙会发光。

隔了几天，她又说，她到城里是去望姑母的，她的大表哥生得挺漂亮，大她三岁，抓了许多果子给她吃，叫她过了年到他家去住。她又说她的大表哥比我漂亮，脸挺白的，行动儿不像我那么粗。我一听这话就不高兴；我说：“玉姐儿。你不能爱上他，王大叔说过的等我长得像他那么高，把你嫁给我做媳妇……”

“别拉扯！咱们上山根儿去玩儿。”她拉了我就走。

往后她时常跟王大叔闹着要到城里去念书。我也跟老子说，他一瞪眼把我瞪回来了。过了年，她来跟我说要上

城里去给姑母拜年，得住几天。我叫她别丢了我独自个儿去。她不答应。我说：“好，去你的！小狮子不希罕你的。你去了就别回来！”谁知道她真的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天。后来王大叔回来了。到我们家来坐地时，我就问他：“玉姐儿呢？”我心里发愁。你别瞧我一股子傻劲儿，我是粗中有细，我的心可像针眼儿。我知道玉姐儿没回来准是爱上那囚攘的了。

“玉姐儿吗？给她大表哥留下哩；得过半年才回，在城里念书哪！那小两口儿好的什么似的……”他和我老子谈开啦。我一纳头跑出来，一气儿跑到山根儿，闷噌咄地坐着。果然，她爱上那囚攘的啦。好家伙！我真有股傻劲儿，那天直坐到满天星星，妈提着灯笼来找，才踏着鬼火回去。过几天王大叔又到我们家来时，我就说：“王大叔，你说过等我长得像你那么高把玉姐儿嫁给我，干吗又让她上城里去？你瞧，她不回来了。”王大叔笑开了，说道：“好小子，毛还没长全，就闹媳妇了！”

“好小子！”老子在我脖子上拍了一掌。你说我怎么能明白他们说的话儿？那时我还只那么高哪。从那天起，我几次三番想上城里去，可是不知道怎么走。那当儿世界也变了，往黑道儿上去的越来越多，动不动就绑人，官兵又是一大嘟噜串儿的捐。咱们当庄稼人的每年不打一遭儿大阵仗儿就算你白辛苦了一年。大家往城里跑——谁都说城里好赚钱哇！咱们那一溜儿没几手儿的简直连走道儿都别想。老子教我练枪，不练就吃亏。我是自幼练把式的，胳膊有劲，打这么百儿八十下，没半寸酸。好容易混过了半年。我才明白我可少不了玉姐儿。这半年可真够我

受的！玉姐儿回来时我已打得一手好枪，只要眼力够得到，打那儿管中那儿。她回来那天，我正躺在草上纳闷，远远儿的来了一声儿：“小狮子！”我一听那声儿像玉姐儿，一挺身跳了起来。“玉姐儿！”我一跳三丈的迎了上去。她脸白多了，走道儿装小姐了！越长越俏啦！咱们坐在地上，我满想她还像从前那么的唱呀笑的跟我玩儿。她却变了，说话儿又文气又慢。那神儿，句儿，声儿，还有字眼儿全和咱们说的不同。

“好个城里来的小姐！”

“别胡说八道的。”

“玉姐儿，你俏多啦！”

“去你的吧！”她也学会了装模做样，嘴里这么说，心里可不这么想——我知道她心里在笑呢！

她说来说去总是说城里的事，说念书怎么有趣儿，说她姑母给她做了多少新衣服，她表哥怎么好，他妈的左归右归总离不了她的表哥。我早就知道她爱上了那囚攘的。

“玉姐儿，我知道你爱上他了。”

“嘻！”她还笑呢！我提起手来就给一个锅贴——这一掌可打重了。你知道的，我这手多有力。可是，管她呢！“滚你的，亏你有这脸笑？老子不要你做媳妇了。小狮子从今儿起再叫你一声儿就算是王八羔子。”我跳起身就走，没走多远儿，听得她在后边儿抽抽噎噎地哭，心又软啦。我跑了回去。

“妈的别再哭了，哭得老子难受。”

“走开，别理我！”

“成！咱小狮子受你的气？”我刚想走，她哭得更伤心

了。妈的，我真叫她哭软了心，本来像铁，现在可变成了棉花，“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我早就知道你爱上了那狗养的野杂种，王八羔子，囚攘的。……”

“我就算爱上了他！有你管的份儿？不要脸的！”

妈的，还说我不要脸呢！“别累赘！老子没理你。”

“谁跟我说一句儿就是王八羔子！”她不哭了，鼓着腮帮儿，泪眼睁得活赛龙睛鱼。

“老子再跟你说一句儿就算是王八羔子。”

她撑起身就走，你走你的，不与我相干！打算叫我赔不是吗？太阳还在头上呢，倒做起梦来了。她在前一滑，滑倒了，我赶忙过去扶她，她一撒手，又走了。我不知怎么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又会赶上去拦住她道：“玉姐儿——”

“王八羔子！”

“对！”

她噗哧地笑啦。

“笑啦，不要脸的！”

“谁才不要脸呢，打女孩儿家！”

咱们算是和了。

她在家住了二十多天。她走的那天我送了她五里路，她走远了，拐个弯躲在树林那边了，我再愣磕磕地站了半天才回来。我也跟老子闹着要上城里去念书。可是只挨了一顿骂，玉姐儿这一去就没回来！我天天念着她。到第二年我已长得王大叔那么高啦，肩膀就比他阔一半，胳膊上跑马，拳头站人，谁不夸我一声儿：“好小子。”可是她还没回来。王大叔也不提起她。

那天傍晚儿我从田里回来，王大叔和老子在门口喝白干儿，娘也在那儿，我瞧见了他们，他们可没瞧见我。远远儿的我听得王大叔大声儿笑道：“这门子亲算对的不错，有我这翁爹下半世喝白干儿的日子啦！”他见我走近了就嚷：“好小子！三不知的跑了来。玉姐儿巴巴地叫我来请你喝喜酒儿呢！”

“嫁给谁？”

“嫁到她姑母家里。”

“什么？阿！”我回头就跑。

“小狮子！”

“牛性眼儿的小囚囊，还不回来！”

我知道是老子和妈在喊，也不管他，一气儿跑到山根儿怔在那儿，半晌，才倒在地上哭起来啦。才归巢的鸟儿也给我吓得忒楞楞地飞了。我简直哭疯了，跳起身满山乱跑，衣服也扎破了，脑袋也碰破了，脸子胳膊全淌血，我什么也不想，就是一阵风似的跑。到半晚上老子找了来一把扯住我，说道：“没出息的小子！咱们洪家的脸算给你毁了！大丈夫男儿汉，扎一刀子冒紫血，好容易为了个姑娘就哭的这么了？——”我一挣又跑，他追上来一拳把我打倒了抬回去。我只叫得一声：“妈呵！”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整整害了一个多月大病，爬起床来刚赶着那玉姐儿的喜酒儿。那时正是五月，王大叔在城里赁了座屋子，玉姐儿先回来，到月底再过去。咱们全住在那儿。

玉姐儿我简直不认识啦，穿得多漂亮。我穿着新竹布大褂儿站在她前面就像是癞虾蟆。她一见我就嚷：“小狮

子!”我一见她就气往上冲，恨不得先剁她百儿八十刀再跟她说话儿。我还记得是十八那天，王大叔，老子和妈全出去办嫁妆了，单剩下我和玉姐儿，她搭讪着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说闲话儿。我放横了心，一把扯她过来：“玉姐儿，咱们今儿打开窗子说亮话，究竟是你爱上了那囚攘的，还是王大叔爱上了那囚攘的？”

“你疯了不是？抓得我胳膊怪疼的。”

“好娇嫩的贵小姐！”我冷笑一声。“说！究竟是谁爱上了那野杂种？”

她吓得往后躲，我赶前一步，冲着她的脸喝道：“说呀！”

“爱上了谁？”

“你的表哥。”

她捱了一回儿才说：“是……”

“别累赘！咱不爱说话儿哼哼唧唧的。黑是黑，白是白，你今儿还我个牙清口白。你要半句假，喝，咱们今儿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你猜她怎么着？她一绷脸道：“是我爱上了他！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她索性拿了把洋刀递给我，一仰脖子，闭着眼儿道：“剁呀！”啊，出眼泪啦！小狐媚子，还是这么一套儿！我这股子气不知跑到那儿去了，心又软了。他妈的！她还说道：“好个男儿汉，英雄！拿了刀剁姑娘！剁呀！”我又爱她又恨她。我把刀一扔，到房里搜着了妈的钱荷包就往外跑，她在院子里喊：“小狮子！小狮子！”

“滚你妈的！”我一气儿跑到火车站。就是那天，我丢

了家跑到上海来。我算是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从那一个世界，跳到这这个世界啦。

我从没跑过码头，到了上海，他妈的，真应了句古话儿：“土老儿进城。”笑话儿可闹多了，一下车跑进站台就闹笑话儿。站台里有卖烟卷儿的，有卖报纸的，有卖水果的，人真多，比咱们家那儿赶集还热闹，我不知往那儿跑才合式。只见尽那边儿有许多人，七长八短，球球蛋蛋的，哗啦哗啦尽嚷，手里还拿了块木牌子。我正在纳罕这伙小子在闹他妈的什么新鲜玩意儿，冷不防跑上个小子来，拱着肩儿，嘴唇外头，露着半拉包牙，还含着枝纸烟，叫我声儿：“先生！”

“怎么啦？”我听老子说过上海就多扒儿手骗子，那小子和我非亲非故，跑上来就叫先生，我又不知道他是干什么营生的，怎么能不吓呢？我打量他管是挑上了我这土老儿了，拿胳膊护住心口，瞧住他的腿儿，拳儿提防着他猛的来一下。冷不防后面又来了这么个小子，捉住我的胳膊。好哇！你这囚攘的，欺老子？我把右胳膊往后一顿，那小子就摔了个毛儿跟头。这么一来，笑话儿可闹大啦。后来讲了半天才弄明白是旅馆里兜生意的。那时我可真想不到在上海住一晚要这么多钱，就跟着去了。我荷包里还有六元多钱，幸亏住的是小旅馆，每天连吃的化不到四毛钱。

头一天晚上就想起家，孤鬼儿似的独自个儿躺在床上，往左挪挪手，往右搬搬腿，怎么也睡不着，又想起了玉姐儿。我心里说，别想这小娼妇，可是怎么也丢不开。第二天我东西南北的溜跬了一整天。上海这地方儿吗，和

咱们家那儿一比，可真有点儿两样的。我瞧着什么都新奇。电车汽车不用人拉，也不用人推，自家儿会跑，像火车，可又不冒烟；人啦车啦有那么多，跑不完；汽车就像蚂蚁似的一长串儿，也没个早晚儿尽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简直要碰坏了天似的。阿，上海真是天堂！这儿的东
西我全没见过，就是这儿的人也有点儿两样。全又矮又小，哈着背儿，眼珠儿喙喙的成天在算计别人，腿像蜘蛛腿。出窝儿老！这儿的娘儿们也怪：穿着衣服就像没穿，走道儿飞快，只见那寸多高的高跟皮鞋儿一跺一跺的，好像是一对小白鸽儿在地上踩，怎么也不摔一交。那印度鬼子，他妈的，顶叫我纳罕，都是一模一样黑太岁似的，就像是一娘养的哥儿们。

我一住就是十五天，太阳和月亮跑开了，你追着我，我追着你，才露脸又不见啦。钱早就没了，竹布大褂儿当了六毛半钱只化了两天。旅馆老板只认识钱，他讲什么面子情儿；我没了钱，他还认识我？只白住了一天，就给撵出来啦。地生人不熟，我能到那儿去？我整天的满处里打游飞，幸亏是夏天，晚上找个小胡同，在口儿上打个盹；一天没吃东西，肚皮儿咕咚咕咚的叫屈，见路旁有施茶的，拚命地喝一阵子，收紧了裤带，算睡去了。第二天早上醒回来饿极了，只得把短褂儿也脱下来当了。这么的直熬煎了三天，我真搁不住再受了。我先以为像我那么的男人还怕饿死不成。谁知道赤手空拳打江山这句话是骗人的。你有本领吗，不认识财神爷，谁希罕你？偌大的上海，可就没我小狮子这么条英雄好汉活的地方儿——我可真想不到咱小狮子会落魄到这步田地！回家吧，没钱，再

说咱也没这脸子再去见人，抢吧，人家也是心血换来的钱。向人家化几个吧，咱究竟是小伙子。左思右想，除了死就没第二条路。咱小狮子就这么完了不成？我望着天，老天爷又是瞎了眼的！

那天我真饿慌了，可是救星来啦。拐角那儿有四五个穷小子围住了一个担饭的在大把儿抓着吃，那个担饭的站在一旁干咕眼。我也跑过去。一个大一点儿的小子拦住我喝道：“干吗？”

“不干吗儿。我饿的慌！”

“请问：‘老哥喝的那一路水？’”

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一瞪眼道：“谁问你要水喝？”

“好家伙，原来你不是‘老兄弟’！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一溜儿是谁买的胡琴儿，你倒拉起来啦？趁早儿滚你的！”那小子横眉立目的冲着我的脸就啐。哈，老子还怕你？我一想，先下手为强，他刚一抬腿，我的腿已扫在他腿弯上，他狗嘴啃地倒了下去。还有几个小子喝一声就扑上来，我一瞧就知道不是行家，身子直撅撅地只死命的扑。我站稳了马步，轻轻儿地给这个一腿，给那个一掌，全给我打得东倒西歪的，大伙儿全围了上来看热闹。我一瞧那个担饭的汉子正挑着担子想跑，赶上一步，抢了饭桶抓饭吃。刚才那个小子爬了起来说道：“你强！是好汉就别跑！”他说着自己先跑了。剩下的几个小子守着我，干瞪着眼瞧我吃。有一个瞧热闹的劝我道：“你占了面子还不走？——”那个守着我的小子瞪他一眼，他就悄悄地跑开了。我不管他，老子这几天正苦一身劲没处使哪！

有饭吃的时候儿不知道饭的味儿，没吃的了才知道饭可多么香甜。这一顿我把担着的两半桶饭全吃完了。看的人全笑开啦。我正舐舌咂嘴地想跑，看的人哄的全散了开去，只见那边来了二三十个小子，提着铁棍马刀。我抓了扁担靠墙站着等。他们围住了我，刀棍乱来，我提起扁担撒了花，一个小子的棍给绞飞了。我拿平了扁担一送，他们往后一躲。我瞧准那个丢了棍子的小子，阴手换阳手一点他的胸脯儿，他往后就倒，我趁势儿托地跳了出去，想回头再打几个显显咱于家少林棍有多么霸道，冷不防斜刺里又跳出个程咬金来，一下打在我胳膊上，我急了，忍着疼，把扁担横扫过去，给了他一个耳刮子，那小子一脸的血，蹲在地上。我一撒腿跑我的。

往后我就懂得怎么能不化钱吃饭，不化钱找地方儿睡觉。成天在街上逛，朋友也有啦。我就这么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活下来了。他妈的，咱小狮子巴巴地丢了家跑到上海来当个“老兄弟”！你知道什么叫“老兄弟”？“老兄弟”就是没住的，没吃的，没穿的痞子，你们上海人叫瘪三。“老兄弟”可不是容易当的，那一大喽噜串儿的“条子”就够你麻烦的。热天还好，苏州河是现成的澡堂，水门汀算是旅馆。可是那印度鬼子他妈的真别扭，他的脾胃真怪，爱相公。我的脸蛋也满漂亮的，鼻直口方，眉毛儿像两把剑，又浓又挺，就透着太黑了点儿，可就在这上面吃了亏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河沿子睡觉，咕咚咕咚大皮鞋儿声音走近来了，一股子臭味儿，我一机灵，睁开眼，一只黑毛手正往我肚皮儿上按来，一个印度鬼子正冲着我咧着大嘴笑呢。我一瞧那模样儿不对眼，一把抓住了那只大

毛手，使劲往里一扯，抬起腿一顶他的肚皮儿，我在家里学摔交的时候儿，谁都怕我这一着儿，那鬼子叉手叉脚地翻个跟头，直撅撅的从我脑袋那儿倒摔了出去，我跳起身就跑。那印度鬼子真讨厌，给他抓住了，你要扭手扭脚的，他就说：“行里去！”我打了好几个。转眼到了腊月，西北槓子风直刮，有钱的全坐在汽车里边儿，至不济也穿着大氅儿，把脖子缩在领圈子里边儿，活像一只大王八。可是我只有三只麻袋，没热的吃，没热的喝，直哆嗦，虎牙也酸了。我不是会说几句儿：“好心眼儿的老爷太太大度大量，多福多寿，明中去暗中来哇——救救命哪！”咱小狮子是打不死冻不坏的硬汉！我能哈着背儿问人家要一个铜子吗？咱姓于的宁愿饿死，可不希罕这一个铜子！有钱的他们情愿买花炮，就不肯白舍给穷人。店铺子全装饰得多花梢，大吹大擂的减价，橱窗里满放着皮的呢的，我却只能站在外面瞧。接连下了几天雪，那雪片儿就像鹅毛，地上堆得膝盖儿那么高。我的头发也白了，眉毛上也是雪，鼻子给盖得风雨不透，光腿插在雪里，麻袋湿透了，冰结得铁那么硬，搁在脊梁盖儿上，悉索悉索的像盔甲，那胳膊腿全不是我的了，手上的皮肉一条条的开了红花。这才叫牛不喝水强按头，没法儿，小狮子也只得跟在人家后边儿向人家化一个铜子儿啦。到傍晚儿我还只化了十五个铜子，可是肚皮儿差一点子倒气破了。我等在永安公司的门口儿。两个小媳妇子跑出来啦，全是白狐皮的大氅儿，可露着两条胖小腿，他妈的，真怪，两条腿就不怕冷。我跟上，说道：“好小姐，给个铜子儿吧！”你猜她怎么着？啊，我现在说起来还有气。

“别！好腌臢！”一个瓜子脸的小媳妇子好像怕我的穷气沾了她似的，赶忙跳上车去。还有一个说道：“可怜儿的小鳖三！”她从荷包里边儿摸出个铜子儿来：“别挨近来！拿去！”把铜子儿往地上一扔。在汽车里边儿的还说：“你别婆婆妈妈的，穷人是天生的贱种，那里就这么娇嫩，一下雪就冻死了？你给他干吗儿？有钱给鳖三，情愿回去买牛肉喂华盛顿！”我一听这话，这股子气可大啦。好不要脸的小娼妇！透着你有钱喂狗——老子就有钱喂你！我把手里的十五个铜子儿一把扔过去：“你？不要脸的小娼妇！什么小姐，太太，不是给老头儿臊的姨太太就是四马路野鸡！神气什么的，你？你算是贵种？你才是天生地造的淫种，娼妇种！老子希罕你的钱！”

在里边儿的那个跳了出来。我说：“呸！你来？你来老子就臊你！你来？”还有一个把她拦回去了，说道：“理他呢？别弄脏了衣服！”她还不肯罢休，嚷道：“阿根：快叫巡捕来，简直反了……不治治他还了得！”

“得了吧，你理他呢。阿根，开呀！”

汽车啾的飞去了，溅了我一身雪。我气得愣磕磕地怔在雪边儿。咱小狮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铁汉子受娘儿们的气！饶我志气高强，不认识财神爷，就没谁瞧得起我！

往后我情愿挨饥受冻，不愿向有钱的化一个铜子儿，见了娘儿们我没结没完的在心里咒骂。

大除夕那晚上，十一点多了，街上还是挤不开的人，南货店，香烛店什么的全围上三圈人，东西就像是白舍的，脸上都挂着一层喜气——可是我呢？我是孤鬼儿似的站在胡同里躲北风。人家院子里全在祭祖宗，有这许多没

娘崽子在嚷着闹。百子炮劈拍劈拍的——你瞧，他们多欢势。有一家后门开着，热嘟嘟的肉香鸡鸭香直往外冒，一个女孩子跑过来拍的一声儿把一块肥肉扔给只大花猫吃。那当儿恰巧有个胖子在外边走过，我也不知是那来的一股子气，就恨上他了。他慢慢的在前面踱，我跟在后边儿，他脖子上的肉真肥，堆了起来，走道儿时一涌一涌的直哆嗦。他见我钉着自家儿，有钉点慌，掏出个铜子儿来往地上一扔。他妈的，老子希罕你的钱？我真想拿刀子往他脖子上砍，叫他紫血直冒。我眼睛里头要冒火啦，睁得像铜铃，红筋蹦得多高。他一回头，见我还跟着，给吓了一跳，胳膊一按兜儿就往人堆里边儿挤，我一攒劲依旧跟了上去。北风刮在脸上也不觉得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股劲儿。那晚上不是十二点也有一班戏的吗？咱们忙着躲债，他们有钱的正忙怎么乐这一晚！那时奥迪安大戏院刚散场，人像蚂蚁似的往外涌，那囚攘的一钻就不见啦。我急往街心找，猛的和人家撞了个满怀。我抬头一瞧，哈，我可乐开啦。他妈妈的白里透红的腮帮儿上开了朵墨不溜湫的黑花儿！你猜怎么着？原来我的肩膀撞着了个姑娘的腮帮儿；她给我撞得歪在车门上。幸亏车门刚开着，不然，还不是个元宝翻身？好哇！谁叫你穿高跟儿鞋来着？谁叫你脸弄得这么白？不提防旁边儿还有个姑娘，又清又脆的给了我一锅贴：“你作死呢！”

“你才作死呢！”这一下把我的笑劲儿打了回去，把我的火打得冒穿脑盖了。我一张嘴冲着她的脸就啐，我高过她一个脑袋，一口臭涎子把她半只脸瓜子全啐到啦。前面开车的跳了下来。先下手为强，我拿着麻袋套住了他的脑

袋，连人带袋往下一按，他咕咚倒在地上，这一麻袋虱子可够他受用哩。哈，他妈的！我往人堆里一钻。大伙儿全笑开啦。那晚上，我从梦里笑回来好几次。我从家里跑了出来还没乐过一遭儿呢！

第二天大年初一，满街上花炮哧哧的乱窜，小孩子们全穿着新大褂儿，就我独自个儿闷嘴咄的，到了晚上，店铺子全关了门，那鬼鬼啾啾的街灯也透着怪冷清清的，我想起幼时在家里骑着马灯到王大叔家去找玉姐儿的情景，那时我给她拜年，她也给我拜年，还说是拜了征西大元帅回来拜堂呢。现在我可孤鬼儿似的在这儿受凄凉。我正在难受，远远儿的来了一对拉胡琴卖唱儿的夫妻。那男的咿呀呜的拉得我受不了，那女的还唱《孟姜女寻夫》呢。

“家家户户团圆转……”

拐个弯儿滚你的吧，别到老子这儿来。可是他们偏往我这儿走来，一个没结没完的拉，一个没结没完的唱，那声儿就像鬼哭。男的女的全瘦得不像样儿，拱着肩儿，只瞧得见两只眼，绷着一副死人脸，眼珠子没一钉点神，愣磕磕的望着前头，也不知在望什么，他妈的，老子今儿半夜三更碰了鬼！

“家家户户团圆转……”

她唱一句，我心抽一下。我越难受，她越唱得起劲，她越唱得高兴，我越难过。这当儿一阵北风刮过来，那个男的抖擞了一下，弦线断了。

“唉，老了，不中用了！”那个女的也唉声叹气的不唱了。他们都怔在那儿，街灯的青光照在脸上——你说这模样儿我怎么瞧得下去。不愁死人吗？我跑了，我跑到拐角

上烟纸店那儿买了包烟卷儿抽。从那天起，我算爱上了烟卷儿啦。我少不得鼻子眼儿就少不得烟卷儿。

“老子？滚你妈的！妈！也滚！玉姐儿？滚你妈的小娼妇！老子爱你？滚你的！滚远些！女人？哈，哈，哈！”

我一口烟把他们全吹跑了——吹上天，吹落地，不与老子相干。

话可说回来了。咱小狮子就这么没出息不成！瞧我的！我天天把铜子儿攒了下来，攒满了一元钱，有本钱啦，就租车拉。我这人吗，拉车倒合式。拉车的得跑得快，拿得稳，收得住，放得开，别一颠一拐的，我就有这套儿本领。头一天就拉四元多钱。往后我就拉车啦。

拉车可也不是积怜差使。咱们也是血肉做的人，就是牛马也有乏的时候儿，一天拉下来能不累吗？有时拉狠了，简直累得腿都提不起。巡警的棍子老搁在脊梁盖儿上，再说，成天的在汽车缝里钻——说着玩儿的呢！拉来的钱只够我自家儿用。现在什么都贵呀！又不能每天拉，顶强也只隔一天拉一天，要不然，咱们又不是铁铸的怎么能不拉死哇。我在狄思威路河沿子那儿租了间亭子间，每月要六元钱，那屋子才铺得下一张床一只桌子。你说贵也不贵？

房东太太姓张，倒是个好心眼儿的小老婆儿，老夫妻俩全五十多了，男的在公馆里拉包车，也没儿女，真勤苦，还带着老花眼镜儿干活哪。她就有点儿悻晦，缝一针念一句儿佛，把我当儿子，老跑到我屋子里来一边缝着破了，一边唠叨；乏了，索性拿眼镜往脑门上一搁，颠来倒去闹那么些老话儿：“可怜儿的没娘崽子，自幼儿就得受

苦。你没娘，我没孩子，头发也白了，还得老眼昏花的干活儿……阿弥陀佛！前生没修呵！孩子，我瞧你怎么心里边儿老拴着疙瘩，从不痛快的笑一阵子？闷吃糊睡好上膘哪。多咱娶个媳妇，生了孩子，也省得老来受艰穷……阿弥陀佛！”她说说着说到自家儿身上去了。“我归了西天不知谁给买棺材呢。前生没修，今生受苦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抹鼻涕揩眼泪的念起佛来啦。这份儿好意我可不敢领！可是她待我真好，我一回来就把茶水备下了，我见了她，老想起妈。

张老头儿也有趣儿，他时常回来，也叫我孩子。我要叫他一声大叔，他一高兴，管多喝三盅白干儿。他爱吹嘴，白干儿一下肚，这牛皮可就扯大啦。那当儿已是三月了，咱们坐在河沿子那儿，抽着烟卷听他吹。他说有个刘老爷时常到他主子家里去，那个刘老爷有三家丝厂，二家火柴厂，家产少说些也是几千万，家里的园子比紫禁城还要大，奴才男的女的合起来一个个数不清，住半年也不能全认清，扶梯，台阶都是大理石的，叉巴子也是金的，连小姐太太们穿的高跟儿鞋也是银打的呢。他妈的，再说下去，他真许说玉皇大帝是他的外甥呢！谁信他，天下有穿银鞋儿的？反正是当《山海经》听着玩儿罢了。

咱们那一溜儿住的多半是拉车的，做工的，码头上搬东西的，推小车的，和我合得上。咱们都赚不多钱，娶不起媳妇，一回家，人是累极了，又没什么乐的，全聚到茶馆里去。茶馆里有酒喝，有热闹瞧，押宝牌九全套儿都有，不远儿还有块空地，走江湖的全来那儿卖钱。有一伙唱花鼓的，里边儿有个小媳妇子，咱们老去听她的《荡湖

船》。

哎哎呀，伸手摸到姐儿那东西呀！

姐儿的东西好像三角田——

齐咯龙呛……

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

一梭两头尖，

胡子两边分……

哈！够味儿哪！我听了她就得回到茶馆里去喝酒，抓了老板娘串荡湖船。喝的楞子眼了，就一窝风赶到钉棚里去。钉棚里的娼妇可真是活受罪哪！全活不上三十岁。又没好的客来，左右总是咱们没媳妇的穷光蛋。咱们身子生得结实，一股子狠劲儿胡顶乱来，也不管人家死活，这么着可苦了她们啦。眼睛挤箍着真想睡了，还抽着烟卷让人家爬在身上，脸搽得像猴子屁股，可又瘦得像鬼，有气没力地哼着浪语，明明泪珠儿挂在腮帮儿上，可还得含着笑劲儿，不敢嚷疼。啊，惨哪！有一遭儿，咱们四个人全挑上了一个小娼妇。她是新来的，还像人，腿是腿，胳膊是胳膊，身上的皮肉也丰泽。那天才是第一天接客呢！好一块肥肉！咱们四个全挑上了。他妈的，轮着来！咱们都醉了，轮到我时，我一跳上去，她一闭眼儿，手抓住了床柱子，咬着牙儿。泪珠儿直掉，脸也青啦。我酒也醒了，兴致也给打回去了。往后我足有十多天不上那儿去。张老婆儿唠叨唠叨，成天的唠叨，叫我省着些儿，逛钉棚，不如娶个媳妇子。可是，咱们一天拉下来，第二天憩着，兜儿里有的是钱，是春天，猫儿还要叫春呢，咱们不乐一下

子，这活儿还过得下去吗？咱们也是人哪！过了不久，我真的耐不住了，又去喝酒逛钉棚啦。一到茶馆里，一天的累也忘了，什么都忘了，乐咱们的！

天渐渐儿地又热了。娘儿们的衣服一天薄似一天，胳膊腿全露出来哩；冰淇淋铺子越来越多，嚷老虎黄西瓜的也来了。苦了咱们拉车的，也乐了咱们拉车的。坐车的多了，一到能多拉一元多钱——有钱的不拿一元钱当一回事儿，咱们可得拿命去换，得跑死人哪！老头儿没底气，跑着的时候儿还不怎么，跑到了，乍一放，一口气喘不过来就完啦。狗儿也只有躺在胡同里喘气的份儿，咱们还拉着车跑，坐车的还嚷大热毒日头里，不快点儿拉。柏油路全化了，践上去一脚一个印就像践在滚油上面，直疼到心里边儿——你说呀，咱们就像在热锅子里爬的蟹呢！有一次我拉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从江湾路往外滩花园跑。才跑到持志大学那儿，咱已跑得一嘴的粘涎子，心口上像烧着一堆干劈柴，把嗓子烧得一点点往外裂。脑袋上盖着块湿毛巾，里边儿还哄哄的不知在闹什么新鲜玩意儿，太阳直烘在背上，烤火似的，汗珠子就像雨点儿似的直冒，从脑门往下挂，盖住了眉毛，流进了嘴角儿，全身像浸在盐水里边儿。我是硬汉子；我一声不言语，咬紧牙拚条命拉。八毛钱哪！今天不用再拉了。坐车的那小子真他妈的大爷气，我知道他赶着往公园里去管没正经的干，他在车上一个劲儿顿着足催。我先不理他。往后他索性说：“再不快拉，大爷不给钱！”成！老子瞧你的！不给？老子不揍你这囚囊的？我把车杠子往地下猛的一扔，往旁一逃，躲开了，他往前一扑，从车里掀出来，跌多远。那小子跳起身

来——你猜他怎么着？他先瞧衣服！

“老子不拉了。给钱！”我先说。

他一瞪眼——这小子多机灵，他四围一望半个巡警也没，只有几个穿短褂儿的站在一旁咧着嘴笑，那神儿可不对眼儿，会错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打闷棍的，说道：“跌了大爷还要钱？”回身就走。我能让他跑了吗？我赶上去一把扯住他。他没法儿，恶狠狠的瞪着我从裤兜儿里掏出钱来往地上一扔，我才放他走了。那天我真高兴，像封了大元帅，一肚皮的气也没了。摔那小子一交，哈哈！

我回到家里，洗了澡，就手儿把衣服也洗净搓干了，搁在窗外。张老婆儿又进来了，我知道她管累赘，逃了出来。张老头儿正坐在河沿子那儿吹嘴，我检一块小石子往他秃脑袋上扔。他呀了一声儿回过头来一瞧是我，就笑开啦。笑得多得味儿！“扔大叔的脑袋？淘气！孩子，这一石子倒打得有准儿！”

“我的一手儿枪打得还要有准儿呢！他妈的，多咱找几个有钱的娘儿们当靶子。”

“好小子，你是说当那个靶子，还是说当这个靶子？哈哈！”这老家伙又喝的楞子眼了。“你这小子保镖的倒合式。”

“你大叔提拔我才行哪。要不然，我就老把你这脑袋当靶子。”

他一听叫他大叔，就是一盅。“成！你大叔给你荐个生意比打死个人还不费力呢！多咱我荐你到刘公馆去当保镖的——啊，想起来了，刘公馆那个五姨太太顶爱结实的小伙子……”他又吹开了。

那天真热！要住在屋子里边儿，人就算是蒸笼里边儿的饽饽哩。河沿子那儿有风吹着凉快。张老头儿吃了饭再谈一回儿才走，我也不想回到屋子里去，抽着烟坐在铁栏杆上面说闲话儿。坐到十二点多，风吹着脊梁盖儿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索性躺在水门汀上睡了。我正睡得香甜，朦朦胧胧的像到了家，妈在哭，抽抽噎噎怪伤心的。哭声越来越清楚，咚的一声，我一睁眼，大月亮正和高烟囱贴了个好烧饼，一个巡警站在桥下打盹儿。原来做了个梦。他妈的半夜三更鬼哭！脑袋一沉，迷迷糊糊地又睡去了。

第二天傍晚儿咱们在乘凉时，啊，他妈的，一只稻草船的伙计一篙下去，铁钩扯上个人来！我死人见多了，咱们家那儿一句话说岔了，就得拔出刀子杀人，可没见过跳河死的。怕人哪！那儿还像十个月生下来的人？肚皮儿有水缸那么大，鼻子平了，胳膊像小提桶，扎一刀能淌一盆水似的。我细细儿一瞧，原来就是钉棚里那个新来的小娼妇。她死了还睁着眼呢！天下还有比咱们拉车的更苦的！我回到屋子里去时，张老婆儿说道：“阿弥陀佛，前生没修呵！今生做娼妇。”我接着做了几晚上的梦，老见着这么个头肿脑胀的尸身。这么一来我真有三个多礼拜不去看花鼓戏——看了又得往钉棚跑呀！往后渐渐儿的到了冬天，兴致也没了，才不去了。

冬天可又是要咱们拉车的性命的时候儿。我先以为冬天成天的跑不会受冷，至不济也比热天强。他妈的，咱们拉车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是舒泰的。北风直吹着脸，冷且别说它，坐车的爱把篷扯上来，顺着风儿还好，逆着风儿，那腿上的青筋全得绷在皮肉上面，小疙瘩似

的。上桥可真得拚命哪！风儿刮得呼呼的打唢哨，店铺的招牌也给吹得打架，吹飞顶帽子像吹灰，可是咱们得兜着一篷风往桥上拉，身子差一钉点贴着地，那车轮子还像生了根。一不留神把风咽了口下去，像是吞了把刀子，从嗓子到肠子给一劈两半。下雪片儿，咱们的命一半算是在阎王老子手里！下小雪也不好受，夹着雨丝儿直往脖子里钻，碰着皮肉就热化成条小河，顺着脊梁往下流；下大雪吗，你得把车轮子在那儿划上两条沟，一步儿刻两朵花才拉得动。就算是响晴的蓝天吧，道儿上一溜儿冰，一步一个毛儿跟头，不摔死，也折腿。可是咱们还得拉——不拉活不了呀！咱们的活儿像举千斤石卖钱，放下活不了，不放下多咱总得给压扁。今儿说不了明儿的事！我拉了两年车，穷人的苦我全尝遍了，老天爷又叫我瞧瞧富人的活儿啦。张老头儿跑来说道：“孩子，快给大叔叩头。可不是？我早就说荐个人不费什么力！刘老爷上礼拜接着收到四封信要五十万，急着雇保镖。我给你说了，一说就成！你瞧，大叔没吹嘴不是？明儿别去拉车，大叔来带你去。孩子！哈哈，大叔没吹嘴不是？”他说着又乐开了。我一把扯着他到同福园去。

第二天我扎紧了裤脚，穿了对襟短褂儿，心里想着刘老爷不知是怎么个英雄好汉，会有这么多家产。吃了饭张老头儿来了，我把裤脚再扎一扎，才跟他走。刘公馆在静安寺路，离大华饭店不远儿。他妈的，可真是大模大样的大公馆，那铁门就有城门那么高，那么大。张老头儿一进门就谈开啦，他指着那个营门的巡警跟我说：“这是韩大哥。”我一听他的口音是老乡，咱们就谈上了。号房先去

回了管家的，才带着我进去。里边是一大片草地，那边儿还有条河，再望过去是密密的一片树林，后边有座假山，左手那边是座小洋房，只瞧得见半个红屋顶，这边是座大洋房。这模样儿要没了那两座屋子，倒像咱们家那儿山根。我走进一看那屋子前面四支大柱子，还有那一人高的阔阶沿，云堆的似的，他妈的，张老头儿没吹，站在上面像在冰上面溜，真是大理石的！左拐右弯的到了管家的那儿，管家的带了我去见老爷。他妈的，真麻烦！他叫我站在门外，先进去了。再出来叫我进去。真是王宫哪！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践在上面象踩棉花。屋子里边放着的，除了桌子，椅子我一件也认不得。那个老爷穿着黑西装，大概有五十左右，光脑门，脑杓稀稀拉拉的有几根发，梳得挺光滑的，那脑袋吗，说句笑话儿，是汽油灯；大肚皮，大鼻子，大嘴，大眼儿，大咧咧的塑在那儿，抽雪茄烟。我可瞧不出他那一根骨头比我贵。我打量他，他也打量我，还问我许多话，跟管家的点一点脑袋，管家的带我出来了。

到了号房，张老头儿伴着我到处去瞧瞧。车棚里一顺儿大的小的放着五辆汽车。我瞧着就吓了一跳。穿过树林，是座园子，远远儿的有个姑娘和一个小子在那儿。那个姑娘穿着件袍儿不像袍儿，褂儿不像褂儿的绒衣服，上面露着胸脯儿，下面磕膝盖儿，胳膊却藏在紧袖子里，手也藏在白手套里，穿着菲薄的丝袜子，可又连脚背带小腿扎着裹腿似的套子。头发像夜叉，眉毛是两条线，中国人不能算，洋鬼子又没黄头发。张老头儿忙跑上去陪笑道：“小姐少爷回来了？这小子是我荐来的保镖，今天才来，

我带他来瞧瞧，”他说着跟我挤挤眼。他是叫我上去招呼一声。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可不愿意赶着有钱的拍！咱小狮子是那种人？瞧着那个小子的模样儿我就不高兴，脸擦得和姑娘一样白，发儿像镜子，怯生生的身子——兔儿爷似，他妈的！他们只瞧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咱们兜了个圈子也就回来了。那天晚上我睡在号房里，铺盖卷儿也现成的。

除了我，还有个保镖的，是湖南人，叫彭祖勋，倒也是条汉子。咱们两个，替换着跟主子出去。我还记得是第三天，我跟着五姨太太出去了一遭儿回来。才算雇定了。那五姨太太吗，是个娼妇模样儿的小媳妇子，那脸瓜子望上去红黄蓝白黑都全，领子挺高挺硬，脖子不能转，脑袋也不能随意歪。瞧着顶多不过二十五岁，却嫁个秃脑袋的——古话儿说嫦娥爱少年，现在可是嫦娥爱财神爷！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妈的！那天我跟着她从先施公司回来，离家还有半里来地儿，轧斯林完了。五姨太太想坐黄包车回去。我说：“别！我来把车推回家。”

“你独自个儿推得动吗？”那小娼妇门缝里瞧人，把人都瞧扁了。开车的也说还多叫几个人。我喝一声儿：“别！”收紧裤带，两条胳膊推住车，让他们上了车，我浑身一攒劲，两条腿往地上一蹬，腰板一挺，全身精筋和栗子肉都蹦了起来，拍的一来，胸前的扣儿涨飞了两颗，一抬腿往前迈了一走，那车可动啦。一动就不费力了！我一路吆喝着，推着飞跑，来往的人都站住了瞧，跟了一伙儿瞧热闹的，还有人扯长怪嗓子叫好。到了家，我一站直，那小娼妇正在汽车后面那块玻璃里边瞧着我，老乡和

两个号房，还有老彭都站在那儿看。老彭喝了声：“好小子！”

“你索性给推到车棚里去吧！”小姐原来刚从学校里回来，也跟在咱们后边儿，我倒没瞧见她。

“这小子两条胳膊简直是铁打的！”五姨太太跳下车来瞧着我。妈的，浪货！

“成！”我真的又想推了。咱老乡笑着说道：“好小子，姑娘跟你说着玩儿的！”

“说着玩儿的？”他妈的，咱小狮子是给你打哈哈的？小姐问我叫什么，我也不理她，回到号房里去了。

“还是弯巴子哪！五姨，咱们跟爹说去，好歹留下这小子。”

这么着，我就在那儿当保镖的了；成天的没什么事做，单跟着主子坐汽车，光是工钱每个月也有五十元。只在第八天傍晚儿出了一遭儿岔子。我把老爷从厂里接回来，才到白利南路，你知道那条路多冷僻，巡警也没一个，已是上灯的时候儿，路旁只见一株株涂了白漆的树根，猛的窜出来四五个穿短褂儿的想拦车，开车的一急就往前冲，碰的一枪，车轮炸了。车往左一歪，我一机灵，掏出手枪，开了车门，逃了下来，蹲在车轮后面，车前两支灯多亮，我瞧得见他们，他们瞧不见我。我打了一枪，没中。他们往后一躲，嚷了声：“有狗，”碰的回了一枪，打碎了车门上的厚玻璃，碎片儿溅在我的脸上，血淌下来，我也不管，这回我把枪架在胳膊上，瞄准了就是一枪。一个小子往后一扑，别的扶着跑了，嘴里还大声儿的嚷：“好狗！打大爷！”第二天赏了我二百元钱，我拿着钱

不知怎么的想起了那个小子的话：“有狗！”他妈的，老子真是狗吗！可是绑票的还没死了这条心，隔了不上一礼拜，五姨太太给绑去了。老彭忘了带枪——是他跟着去的，赤手空拳和人家揪，给打了三枪。五姨太太算出了八万钱赎了回来。那娼妇真不要脸，回来时还打扮的挺花梢的，谁知道她在强盗窝里吃了亏不曾？可是老爷，他情愿出这么多钱的王八！老彭在医院里跑出来，只剩了一条胳膊，老爷一声儿不言语，给了五十元钱叫走，就算养老彭一辈子，吃一口儿白饭，也化不了他多少钱，他却情愿每年十万百万的让姨太太化，不愿养个男儿汉。我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还有那个老太太，我也不知还比张老太婆儿多了些什么，成天在家里坐着，还天天吃人参什么的，三个老妈子伏侍她一个；张老太婆儿可还得挤箍着老花眼缝破丁了。都是生鼻子眼儿的，就差得这么远！

他们和咱们穷人真是两样的，心眼儿也不同。咱们成天忙吃的穿的，他们可活得不耐烦了，没正经的干，成天的忙着闹新鲜玩意儿还忙不过来，看电影哪，拍照哪，上大华饭店哪，交朋友哪，开会哪，听书哪——玩意儿多着哪。那小姐吗，她一张脸一个身子就够忙。脸上的一颗痣我就弄不清楚，天天搬场，今儿在鼻子旁，明儿到下巴去了，后儿又跑到酒涡儿里边儿去了，一会儿，嘴角那儿又多了一颗了。衣服真多，一回儿穿这件，一回儿穿那件，那式样全是千奇百怪的，张老头儿真的没扯牛，有一次她上大华饭店去，真的穿了双银的高跟儿皮鞋。老乡说她的袜子全得二十五元一双呢。咱们拉车的得拉十天哪！少爷也是这么的，今儿长褂儿，明儿西装——还做诗呢！

咱们见下雪了就害怕，他们见下雪了就乐。拿着雪扔人。我走过去，冷不防的一下扔了我一脸。我回头一看，那小姐穿得雪人似的，白绒衫，白绒帽，还在抓雪想扔我。拿老子取乐儿？我也抓了一团雪一幌，她一躲，我瞧准了扔过去，正打中脖子。少爷和五姨太太全在一旁拍手笑开了。他们三个战我一个，我真气。我使劲地扔，少爷给赶跑了。五姨太太跌在地上，瞧着笑软了，兀自爬不起来。我抓了雪就赶小姐，她往假山那边儿跑，我打这边儿兜过去。在拐角上我等着，她跑过来撞在我怀里，倒在我胳膊上笑。我的心猛的一跳。她老拿男子开玩笑，今儿爱这个，明儿爱那个，没准儿，现在可挑上了我。少爷也是那么的，他爱着的姑娘多着哪，荷包里有的是钱，谁不依他。玩儿的呀！可是咱小狮子是给你开玩笑的？我一缩脸，一缩胳膊，让她直撅撅地倒在地上。走我的！她自己爬了起来，讨了没趣儿，干瞪眼。

这还不新奇。有天晚上我在园子里踱。月亮像圆镜子，星星——像什么？猛的想起来，玉姐儿的眼珠子！我的心像给鳔胶蒙住了，在小河那边猛狐丁地站住了，愣磕磕地发怔。山兜儿的那边儿有谁在说话。我一听是少爷的声气：

“青色的月光的水流着，
啊啊山兜是水族馆……”

那小子独自个儿在闹什么？我刚在纳罕，又来了一阵笑声，还夹着句：“去你的吧！”是五姨太太！好家伙！猛的天罗地网似的来了一大嘟噜，架也架不开，是那小媚妇的纱袍儿，接着不知什么劳什子冲着我飞来，我一伸手接

住了，冲着脸又飞来一只青蝴蝶似的东西，我才一抬手，已搭拉在脸上了，蒙着眼，月亮也透着墨不溜湫的，扯下来一看，妈的，一只高跟皮鞋，一双丝袜子！拿小媳妇的袜子望人家脸上扔，好小子！

“袒裸的你是人鱼，
啊啊你的游泳……”

什么都扔过来了！

“嘻——呀！……”

在喘气啦！睡姨娘，真有他的！可是不相干，反正是玩儿的！他们什么都是玩儿的：吃饭是玩儿的，穿衣服是玩儿的，睡觉是玩儿的……有钱，不玩儿乐又怎么着？又不用担愁。一家子谁不是玩儿乐的？小姐，少爷，姨太太，老太太都是玩儿过活的。不单玩玩就算了，还玩出新鲜的来呢！没早晚，也没春夏秋冬。夏天屋子里不用开风扇，一股冷气，晚上到花园去，冬天吗，生炉子，那炉子也怪，不用生火，自家儿会暖。他们的冷暖是跟市上的东西走的，卖西瓜冰淇淋了，坐篷车，卖柿子，卖栗子了，坐跑车，卖鸡呀鸭的吃暖锅了坐轿车。咱们成年的忙活儿，他们成年的忙玩儿。那老爷吗，他赚钱的法儿我真猜不透。厂里一礼拜只去一遭儿，我也不见他干什么别人不会干的事，抽抽雪茄，钱就来了。他忙什么？忙着看戏，玩姑娘哪！他这么个老头儿自有女人会爱他，全是天仙似的，又年青，又漂亮，却情情愿愿地伴着他。家里有五个姨太太，外面不知有多少，全偷野老儿，自家儿绿头巾戴的多高，可满不在乎的。有个拍电影的段小姐真是狐精。他顶爱她。一礼拜总有两次从天通庵路拍电影的地方接到

旅馆里去，她身上的衣服，珠项圈……什么不是他给的呀！说穿了她还不是娼妇？钉棚里的娼妇可多么苦？还有这么乐的，我真想不到。少爷也看上了她了。那天我跟他到段小姐家里，他掏出个钻戒叫我进去给她，说老爷在外面等着。那小娼妇——你没瞧见呢！露着白胳膊，白腿，领子直开到腰下，别提胸脯儿，连奶子也露了点儿。她进了汽车，一见是少爷，也没说什么话。车直开到虹桥路，他们在一块草地上坐下了，我给他们望风。那草软软儿的像毛巾，什么事不能干哪！他们爷儿俩真是一对儿，大家满不在乎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谁也不管谁。别说管儿子，那小娼妇看上我身子结实，要他吩咐我去伴她一晚上，他也答应哩。那小娼妇拿身子卖钱，倒玩起我来啦。可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他叫我去我不能不去。我存心给她没趣儿，谁知道，妈的，她真是狐精！那时正是热天。她穿的衣服，浑身发银光，水红的高跟儿缎鞋，鞋口上一朵大白绸花儿，紫眼皮儿一溜，含着笑劲儿，跟我说话儿。我口渴，喝了一杯洋酒。这一来可糟了！她往我身上一坐，一股子热嘟嘟的香味儿直冒。我满想不理她，可是那酒就怪，喝了下去，热劲儿从我腿那儿直冒上来，她回过头来说道：“别装正经，耍个嘴儿呀！”她攥着嘴唇迎上来。好个骚狐精，那娇模样儿就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妈的吞了我！她的奶子尖儿硬啦，像要刺破薄绸袍儿挺出来似的，我一撕，把她的袍子从领子直撕下去——什么看不见呀！妈的，浪上人的火来了。冷不防地她跳起来，逃开了，咬着牙儿笑。我一追，她就绕着桌子跑。死促狭的小娼妇，浪上人的火来，又逃着逗人？我跑又不能跑，她

还在那儿笑着说道：“一般急得这个样儿，还装正经！”我急了托地一蹦，从桌子这边儿跳到那边儿，……他们连这件事也能闹这许多玩意儿。那小媳妇子胸脯儿多厚，我一条胳膊还搂不过来，皮肉又滑又白，像白缎子，腿有劲，够味儿的！我闹得浑身没劲，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睡去了。

半晚上我猛的醒回来，一挪手正碰着她。月光正照在床上，床也青了，她像躺在草上的白羊，正睡得香甜。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跳河死的那个小媚妇，就像睡在我旁边似的。我赶忙跳起来，往外跑，猛想起没穿衣服，赶回来找衣服，一脚踩在高跟鞋上面，险些儿摔了个毛儿跟头。他妈的，真有鬼！衣服什么的全扔在地上，我检了自家穿的，刚穿好，她一翻身，像怕鬼赶来似的，我一气儿跑了回来。往后我见了她，她一笑，我就害怕。咱小狮子怕她！我自家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在那儿当了一年半保镖的，他们的活儿我真瞧不上眼。我有时到张老头儿家里去，瞧瞧他们，回来再瞧瞧老爷少爷，晚上别想睡觉。不能比！瞧了那边儿不瞧这边儿，不知道那边儿多么苦，这边儿多么乐。瞧了可得气炸了肚子！谁是天生的贵种？谁是贱种？谁也不强似谁！干吗儿咱们得受这么些苦？有钱的全是昧天良的囚囊。张老头儿，他在主子家里拉了十多年，小心勤苦，又没短儿给他们捉住了，现在他主子发财了，就不用他了。这半年他嘴也不吹了，我去瞧他时，他总是垂头丧气地坐在家里。他这么老了，还能做什么事？我去一遭儿总把几个钱给他。他收了钱，就掉泪：“多谢你，孩子！”他们两老夫妻就靠这点子钱过活，张老婆儿晚上还干活儿呢，一只眼睛

了！可怜哪。有一次我到那儿去，张老头儿病在床上，张老婆儿一边儿念佛，一边儿干活。她跟我说道：“孩子哇！大米一年比一年贵，咱们穷人一年比一年苦。又不能吃土。现在日子可不容易过哪！前儿住在前楼的一家子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男的给工厂里开除了，闲在家里。孩子们饿急了，哭着嚷，那男的一刀子通了那个大孩子的肚子，阿弥陀佛，肠子漏了，血直冒。女的赶上去抢刀，他一回手道：‘你也去了吧，’劈了她半只脑袋。等他抹回头往自家儿肚子撩，阿弥陀佛，那女的眼睁着还没死透，瞧着孩子在哭，丈夫拿刀子扎自家，一急就拼着血身往刀口一扑，阿弥陀佛，半只脑袋正冲着刀锋，快着哪，像批萝卜似的批下半个脑盖来！阿弥陀佛，他一瞧这模样儿痛偏了心，拿着刀子疯嚷嚷的往外跑，见了穿长褂儿的先生们就刹，末了，阿弥陀佛，把自家儿的心也摘出来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还不到八岁，小的还在地上爬呢。等人家跑进去，那个小的正爬在地，解开了他妈的扣儿，抓着他妈的奶子，嚷着哭哪！阿弥陀佛……”她那只瞎眼也淌泪。我怎么听得下去？脑袋也要炸了！以后我真怕到那儿去。

咱们简直不如小姐的那只狗哪！妈的，我提起那条西洋狗就有气。真是狗眼瞧人低，瞧见小姐会人似的站直了，垂着两条前腿摆尾巴，见了咱们吗，对你咕咕眼，吆唤了两声夹着尾巴跑了。每天得给它洗澡，吃牛肉，吃洋糖，吃冰淇淋，小姐吃的都有它的份——妈的，咱们饭也没吃的呢！我也不管小姐在不在，见了它就踹。

我做到第二年夏天真做不下去了。小姐老缠着我。我

知道她恨我，可又不愿意叫我走。她时常逗我，猛的跑起来躲在我怀里，不是说给我赶那只狗，别让走近来，就说你挟着我回去吧，我脚尖儿跑疼了。我故意不把她放在眼里。爱女人？我没那么傻！压根儿爱女人就是爱××××××现在要是玉姐儿来逗我，也许会爱她。除了玉姐儿，我眼里有谁？你知道她要玩个男子，谁肯不依她？生得俏，老子有钱，谁不愿意顺着杆儿爬上去？我可是傻心眼儿。咱小狮子顶天立地的男儿汉，给你玩儿乐的？你生得俏，得让老子玩你，不能让你玩我。我给你解闷儿吗？我偏给她个没趣儿。她恨得我什么似的。那狗入的小媳妇时常当着大伙儿故意放出主子的架子来呕我。我可受不了这份罪！这几个钱我可不希罕。

那天我到张老头儿那儿去，离吉元当不远儿，聚着一大堆人，我挤进去看时，只见一个巡警站在那儿，地上躺着个老婆儿，脸全蒙着血，分不清鼻子眼儿，白头发也染红了，那模样儿瞧着像张老太婆儿。旁边有两件破棉袄儿也浸在血里。我一问知是汽车碰的，当下也没理会，挤了出来，到张老头儿家里。他正躺在床上。又病了！这回可病得利害，说话儿也气喘。我问张老太婆儿那儿去了。

“啊，孩子！”他先淌泪。“我病了，她拿着两件破袄儿去当几个钱请大夫。去了半天啦，怎么还不见回？天保佐，瞎了一只眼，摸老瞎似的东碰西磕别碰了汽车……”

我一想刚才那个别是她吧，也不再等他说下去，赶出来，一气儿跑到那儿，大伙儿还没散，我细细儿的一瞧，可不正是她！我也不敢回去跟张老头儿说。我怎么跟他说呢？

我掩着脸跑到家里。老乡一把扯住我说：“你到那儿去来着？那儿没找到？老爷等着使唤你，快去！”我赶忙走进去，半路上碰着了老爷，五姨太太，和小姐。我一瞧那模样儿知道又要出去兜风了。妈的，没事儿就出去兜风，咱们穷人在汽车缝子里钻着忙活儿呢！老爷见了我就大咧咧的道：“你近来越加不懂规矩了，也不问问要使唤你不，觑空儿就跑出去。”滚你妈的；老子不干。我正要发作，小姐又说：“呀！我的鞋尖儿践了这么些尘土！你给我拭一拭净。”

“滚你妈的！”

老爷喝道：“狗奴才，越来越像样了。我没了你就得叫绑票给绑去不成？你马上给我滚！”

我也喝道：“你骂谁呀？老子……”我上去，一把叉住他，平提起来，一旋身，直扔出去。小姐吓得腿也软了，站在那儿挪不动一步儿。我左右开弓给了她两个耳刮子：“你？狗入的娼妇根！想拿我打哈哈？你等着瞧，有你玩儿乐的日子！咱小狮子扎一刀子不嚷疼，扔下脑袋赌钱的男儿汉到你家来做奴才？你有什么强似我的？就配做主子？你等着瞧……”

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等着瞧，有你们玩儿乐的日子！我连夜走了。

一九三〇，八月，一日。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那天回到宿舍，对你这张会说话的嘴，忘了饥饿地惊异了半天。我望着蓝天，如果是在恋人面前，你该是多么会说话的啊——这么想着。过着这尼庵似的生活，可真寂寞呢。

再这么下去，连灵魂也要变化石啦……可是，来看我一次吧！ 蓉子。

克莱拉宝似的字在桃红色的纸上嬉嬉地跳着回旋舞，把我围着——“糟糕哪”我害怕起来啦。

第一次瞧见她，我就觉得：“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

她有着一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支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

曾经受过亏的我，很明白自己直爽的性格是不足对付姑娘们会说谎的嘴的。和她才会面了三次，总是怀着“留神哪”的心情，听着她丽丽拉拉地从嘴里洋溢着苏州味的話，一面就这么想着。这张天真的嘴也是会说谎的吗？也许会的——就在自己和她中间赶忙用意志造了一道高墙。第一次她就毫无遮拦地向我袭击着。到了现在，这位危险的动物竟和我混得像十多年的朋友似的。“这回我可不会再上当了吧？不是我去追求人家，是人家来捕捉我的呢！”每一次回到房里总躺在床上这么地解剖着。

再去看她一次可危险了！在恋爱上我本来是低能儿。就不假思索地，开头便——“工作忙得很哪”的写回信给她。其实我正空得想去洗澡。从学堂里回来，梳着头发，猛的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青色的信封，剪开来时，是——“为什么不把来看我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里面去呢！来看我一次吧！在校门口等着。”真没法儿哪，这么固执而孩子气得可爱的话。穿上了外套，抽着强烈的吉士牌，走到校门口，她已经在那儿了。这时候儿倒是很适宜于散步的悠长的煤屑路，长着麦穗的田野，几座荒凉的坟，埋在麦里的远处的乡村，天空中横飞着一阵乌鸦……

“你真爱抽烟。”

“孤独的男子是把烟卷儿当恋人的。它时常来拜访我，在我寂寥的时候，在车上，在床上，在默想着的时候，在疲倦中的时候……甚至在澡堂里它也会来的。也许有人说它不懂礼貌，可是我们是老朋友……”

“天天给啤酒似的男子们包围着，碰到你这新鲜的人倒是刺激胃口的。”糟糕，她把我当作辛辣的刺激物呢。

“那么你的胃也不是康健的。”

“那都是男子们害我的。他们的胆怯，他们的愚昧，他们那种老鼠似的眼光，他们那装做悲哀的脸……都能引起我的消化不良症的。”

“这只能怪姑娘们太喜欢吃小食。你们把雀巢牌朱古力糖，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花生米等混在一起吞下去，自然得患消化不良症哩。给你们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Sunkist……能不装做悲哀的脸吗？”

“所以我想吃些刺激品啊！”

“刺激品对于消化不良症是不适宜的。”

“可是，管它呢！”

“给你排泄出来的人很多吧？”

“我正患着便秘，想把他们排泄出来，他们却不肯出来，真是为难的事哪。他们都把心放在我前面，摆着挨打的小丑的脸……我只把他们当傻子罢哩。”

“危险哪，我不会也给她当朱古力糖似的吞下，再排泄出来吗？可是，她倒也和我一样爽直！我看着她那张红菱似的嘴——这张嘴也会说谎话吗？”这么地怀疑着。她蹲下去在道儿旁摘了朵紫色的野花，给我簪在衣襟上；“知道吗，这花的名儿？”

“告诉我。”

“这叫 Forget - me - not’” 就明媚地笑着。

天哪，我又担心着。已经在她嘴里了，被当做朱古力糖似的含着！我连忙让女性嫌恶病的病菌，在血脉里加速度地生殖着。不敢去看她那微微地偏着的脑袋，向前走，到一片草地上坐下了。草地上有一片倾斜的土坡，上面有一株柳树，躺在柳条下，看着盖在身上的细影。蓉子坐在那儿玩着草苺子。

“女性嫌恶症患者啊，你是！”

从吉士牌的烟雾中，我看见她那骄傲的鼻子，嘲笑我的眼，失望的嘴。

“告诉我，你的病菌是哪里来的。”

“一位会说谎的姑娘送给我的礼物。”

“那么你就在杂志上散布着你的病菌不是？真是讨厌的人啊！”

“我的病菌是姑娘们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单方。”

“你真是不会叫姑娘们讨厌的人呢！”

“我念首诗你听吧——” 我是把 Louise Gilmore 的即席小诗念着：

假如我是一只孔雀，
我要用一千只眼
看着你。

假如我是一条蜈蚣，
我要用一百只脚
追踪你。

假如我是一个章鱼，
我要用八支手臂
拥抱你。

假如我是一头猫，
我要用九条性命
恋爱你。

假如我是一位上帝，
我要用三个身体
占有你。

她不做声，我看得出她在想真是讨厌的人呢！刚才装做不懂事，现在可又来了。

“回去吧。”

“怎么要回去啦？”

“男子们都是傻子。”她气恼地说。

不像是张会说谎的嘴啊！我伴了她在铺满了黄昏的煤屑路上走回去，悉悉地。

接连着几天，从球场上回来，拿了网拍到饭店里把 After-noon Tea 装满了肚子，舒适地踱回宿舍去的时候，过了五分钟，闲得坐在草地上等晚饭吃的时候，从课堂里挟了书本子走到运动上去溜荡的时候，总看见她不是从宿舍往校门口的学校 Bus 那儿跑，就是从那儿回到宿舍去。见了我，只是随便地招呼一下，也没有信来。

到那天晚上，我正想到图书馆去，来了一封信：“到我这儿来一次——知道吗？”这么命令似的话。又要去一

次啦！就这么算了不好吗？我发觉自己是站在危险的深渊旁了。可是，末了，我又跑了去。

月亮出来了，在那边，在皇宫似的宿舍的屋角上，绯色的，大得像只盆子。把月亮扔在后面，我和她默默地走至校外，沿着煤屑路走去，那条路像流到地平线中去似的，猛的一辆汽车的灯光从地平线下钻了出来，道旁广告牌上的抽着吉士牌的姑娘在灯光中愉快地笑，又接着不见啦。到一条桥旁，便靠了栏杆站着。我向月亮喷着烟。

“近来消化不良症好了吧？”

“好了一点儿，可是今儿又发啦。”

“所以又需要刺激品了不是？”

在吉士牌的烟雾中的她的脸笑了。

“我念首诗给你听。”

她对着月亮，腰靠在栏杆上。我看着水中她的背影。

假如我是一只孔雀，
我要用一千只眼
看着你。

假如我是一条蜈蚣，
我要用一百只脚
追踪你。
假如我……

我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地抬着脑袋，微微地闭着眼——银色的月光下的她的眼皮是紫色的。在她花朵似的嘴唇上，喝葡萄酒似的，轻轻地轻轻地尝着醉人的酒味。一

面却——“我大概不会受亏了吧！”这么地快乐着。

月亮照在背上，吉士牌烟卷儿掉到水里，流星似的，在自己的眼下，发现了一双黑玉似的大眼珠儿。

“我是一瞧见了你就爱上了你的！”她把可爱的脑袋埋在我怀里，嘻嘻地笑着。“只有你才是我在寻求着的，哪！多么可爱的一副男性的脸子，直线的，近代味的……温柔的眼珠子，懂事的嘴……”

我让她那张会说谎的嘴，啤酒沫似的喷溢着快板的话。

“这张嘴不是会说谎的吧。”到了宿舍里，我又这么地想着。楼上的窗口有人在吹 Saxophone，春风吹到脸上来，卷起了我的领子。

“天哪！天哪！”

第二天我想了一下，觉得危险了。她是危险的动物，而我却不是好猎手。现在算是捉到了吗？还是我被她抓住了呢？可是至少……我像解不出方程式似的烦恼起来。到晚上她写了封信来，天真地说：“真是讨厌的人呢！以为你今天一定要来看我的，那知道竟不来。已是我的猎获物了，还这么倔强吗？……”我不敢再看下去，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不能做她的猎获物的。把信往桌上一扔，便钻到书籍城，稿子山，和墨水江里边儿去躲着。

可是糟糕哪！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她的唇印；墙上钉着的 Vilma Banky 的眼，像是她的眼，Nancy Carrol 的笑劲儿也像是她的，顶奇怪的是她的鼻子长到 Norme Shearer 的脸上去了。末了这嘴唇的花在笔杆上开着，在托尔斯泰的秃脑袋上开着，在稿纸上开着……在绘有蔷薇

花的灯罩上开着……拿起信来又看下去：“你怕我不是？也像别的男子那么的胆怯不成？今晚上的月亮，像披着一层雾似的蹒跚地走到那边柳枝上面了。可是我爱瞧你那张脸哪——在平面的线条上，向空中突出一条直线来而构成了一张立体写生，是奇迹呢！”这么刺激的，新鲜的句子。

再去一次吧。这么可爱的句子呢。这些克莱拉宝似的字构成的新鲜的句子围着我，手系的手跳着黑底舞，把我拉到门宫去了——它们是可以把世界上一切男子都拉到那儿去的。

坐在石阶上，手托着腮，歪着头，在玫瑰花旁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正是蓉子，门灯的朦胧的光，在地上刻划着她那鸽子似的影子，从黑暗里踏到光雾中，她已经笑着跳过来了。

“你不是想从我这儿逃开去吗？怎么又来啦？”

“你不在等着我吗？”

“因为无聊，才坐在这儿看夜色的。”

“嘴上不是新擦的 Tangee 吗？”

“讨厌的人哪！”

她已经拉着我的胳膊，走到黑暗的运动场中去了。从光中走到光和阴影的溶合线中，到了黑暗里边，也便站住了。像在说，“你忘了啊”似的看着我。

“蓉子，你是爱我的吧？”

“是的。”

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我就吻着这不说谎的嘴。

“蓉子，那些消遣品怎么啦？”

“消遣品还不是消遣品罢哩。”

“在消遣品前面，你不也是说着爱他的话的吗？”

“这都因为男子们太傻的缘故，如果不说，他们是会叫化似的跟着你装着哀求的脸，卑鄙的脸，憎恨的脸，讨好的脸，……碰到跟着你歪缠的化子们，不是也只能给一个铜子不是？”

也许她也在把我当消遣品呢，我低着脑袋。

“其实爱不爱是不用说的，只要知道对方的心就够。我是爱你的。你相信吗？是吗；信吗？说呀！我知道你相信的。”

我瞧着她那骗人的说谎的嘴明知道她在撒谎，可还是信了她的谎话。

高速度的恋爱哪！我爱着她，可是她对于我却是个陌生人。我不明白她，她的思想，灵魂，趣味是我所不认识的。友谊的了解这基础还没造成，而恋爱已经凭空建筑起来啦！

每天晚上，我总在她窗前吹着口笛学布谷叫。她总是孩子似的跳了出来，嘴里低低地唱着小夜曲，到宿舍门口叫：“Alexy”，我再吹着口笛，她就过来了。从朦胧的光里踏进了植物的阴影里，她就攀着我 Coat 的领子，总是像在说“你又忘了啊”似的等着我的吻，我一个轻轻的吻，吻了她，就——“不会是在把我当消遣品吧”这么地想着，可是不是我化子似的缠着她的，是她缠着我的啊，以后她就手杖似的挂在我胳膊上，飘荡着裙角漫步着。我努力在恋爱下面，建筑着友谊的基础。

“你读过《茶花女》吗？”

“这应该是我们的祖母读的。”

“那么你喜欢写实主义的东西吗？譬如说，左拉的《娜娜》，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

“想睡的时候拿来读的。对于我是一服良好的催眠剂。我喜欢读保尔穆杭，横光利一，堀口大学，刘易士——是的我顶爱刘易士。”

“在本国呢？”

“我喜欢刘呐鸥的新的话术，郭建英的漫画，和你那种粗暴的文字，犷野的气息……”

真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哪，蓉子！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可是问题是在这儿——

“你的女性嫌恶症好了吧？”

“是的。可是你的消化不良症呢？”

“好多啦，是为了少吃小食。”

“一九三一年的新发见哪：女性嫌恶症的病菌是胃病的特效药。”

“可是，也许正相反，消化不良的胃囊的分泌物是女性嫌恶症的注射剂呢？”

对啦，问题是在这儿。换句话说，对于这位危险的动物，我是个好猎手，还是只不幸的绵羊？

真的，去看她这件事也成为我每日工作表的一部分——可是其他工作是有时因为懒得可以省掉的。

每晚上，我坐在校园里池塘的边上，听着她说苏州味的谎话，而我也相信了这谎话。看着水面上的影子，低低地吹着口笛，真像在做梦。她像孩子似的数着天上的星，

一颗，两颗，三颗……我吻着它花朵似的嘴一次，两次，三次……

“人生有什么寂寞呢？人生有什么痛苦呢？”

吉士牌的烟这么舞着，和月光溶化在一起啦。她靠在我肩上，唱着 Kiss me again，又吻了她，四次，五次，六次……

于是，去看她这会事，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洗澡，运动，读书，睡觉，吃饭再加上了去看她，便构成了我的生活，——生活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可是这恋爱的高度怎么维持下去呢？用了这速度，是已经可以绕着地球三圈了。如果这高速度的恋爱失掉了她的速度，就是失掉了它的刺激性，那么生存在刺激上面的蓉子不是要抛弃它了吗？不是把和这刺激关联着的我也要抛弃了吗？又要摆布着消遣品去过活了呢！就是现在还远没把那些消遣品的滓排泄干净啊！解公式似的求得了这么个结论，真是悲剧哪——想出了这么的事，也没法子，有一天晚上，我便写了封信给她——

医愈了我的女性嫌恶症，你又送了我神经衰弱症。碰到了你这么快板的女性啊！这么快的恋爱着，不会也用同样的速度抛充我的吗？想着这么的事，我真担心。告诉我：蓉子，会有不爱我的一天吗？

想不到也会写这么的信了；我是她的捕获物。我不是也成了缠着她的化子吗？

“危险啊！危险啊！”

我真的患了神经衰弱症。可是，她的覆信来了：“明

儿晚上来，我告诉你。”是我从前对她说话的口气呢。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希望我不是这些东西吧。

第二天下午我想起了这些事，不知怎么的忧郁着。跑去看蓉子，她已经出去啦。十万吨重量压到我心上。竟会这么关心着她了！回到宿舍里，房里边没一个人，窗外运动场上一只狗寂寞地躺在那儿，呢帽跟我飞着俏媚眼。戴上了它，沿着××路向一个俄罗斯人开的花园走。我发觉少了件东西，少了个伴着我的姑娘。把姑娘当手杖带着，至少走路也方便点儿哪。

在柳影下慢慢地划着船，低低地唱着 Rio Rita，也是件消磨光阴的好法子。岸上站着那个管村的俄国人，悠然地喝着 vodka，抽着强烈的俄国烟，望着我。河里有两只白鹅，躺在水面上，四面是圆的水圈儿。水里面有树，有蓝的天，白的云，猛的又来了一只山羊。我回头一瞧，原来它正在岸旁吃草。划到荒野里，就把桨搁在船板上，平躺着，一只手放在水里，望着天。让那只船顺着水滴下去，像流到天边去似的。

有可爱的歌声来了，用女子的最高音哼着 Minuet in G 的调子，像是从水上来的，又依依地息在烟水间。可是我认识那歌声，是那张会说谎的嘴里唱出来的。慢慢儿的近了，听得见划桨的声音。我坐了起来——天哪！是蓉子！她靠在别的一个男子肩上，那男子睁着做梦的眼，望着这边儿。近啦，近啦，擦着过去啦！

“Alexy”

这么叫了我一声，向我招着手；她肩上围着白的丝手

帕，风吹着它往后飘，在这飘着的手帕角里，露着她的笑。我不管她，觉得女性嫌恶症的病菌又在我血脉里活动啦。拚命摇着桨，不愿意回过脑袋去，倒下去躺在船板上。流吧，水呀！流吧，流到没有说谎的嘴的地方儿去，流到没有花朵似的嘴的地方儿去，流到没有骗人的嘴的地方儿去，啊！流吧，流到天边去，流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流到梦的王国里去，流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可是，后边儿有布谷鸟的叫声哪！白云中间现出了一颗猫的脑袋，一张笑着的温柔的脸，白的丝手帕在音乐似的头发上飘。

我刚坐起一半，海棠花似的红缎高跟儿鞋已经从我身上跨了过去，蓉子坐在我身旁，小鸟似的挂在我肩膀肘上。坐起来时，看见那只船上那男子的惊异的脸，这脸慢慢儿的失了笑劲儿，变了张颓丧的脸。

“蓉子。”

“你回去吧。”

他怔了一会儿就划着船去了。他的背影渐渐的小啦，可是他那唱着 I belong to girl who belongs to the somebody else 的忧郁的嗓子，从水波上轻轻地飘过来。

“傻子呢！”

“……”

“怎么啦？”

“……”

她猛的抖动着银铃似的笑声。

“怎么啦？”

“瞧瞧水里的你的脸哪——一副生气的脸子！”

我也笑了——碰着她那么的人，真没法儿。

“蓉子，你不是爱着我一个人呢”

“我没爱着你吗？”

“刚才那男子吧？”

“不是朱古力糖吗？”

想着她肯从他的船里跳到我的船里，想着他的那副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似的脸……

“可是，蓉子，你会有不爱我的一天吗？”

她把脑袋搁在我肩上，太息似的说：

“会有不爱你的一天吗？”

抬起脑袋来，抚摸着我的头发，于是我又信了她的谎话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乐着——究竟不是消遣品呢！

过了三天，新的欲望在我心里发芽了。医愈了她的便秘吧。我不愿意她在萍前面，也说着爱他们的话。如果她不听我的话，就不是爱我一个人，那么还是算了的好；再这么下去，我的神经衰弱症怕会更害得厉害了吧：这么决定了，那天晚上就对蓉子说：

“排泄了那些萍吧！”

“还有呢？”

“别时常出去！”

“还有呢？”她猛的笑了。

“怎么啦？”

“你也变了傻子哪！”

听了这笑声，猛的恼了起来。用憎恨的眼光瞧了她一回，便决心走了。简直把我当孩子！她赶上来，拦着我，

微微地抬着脑袋，那黑玉似的大眼珠子，长眼毛……攀住了我的领子：

“恨我吗？”

尽瞧着我，怕失掉什么东西似的。

“不，蓉子。”

蓉子踮着脚尖。像抱着只猫，那种 Touch。她的话有二重意味，使你知道是谎话，又使你相信了这谎话。在她前面我像被射中了的靶子似的，僵直地躺着。有什么法子抵抗她啊！可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被我克服着呢，这危险而可爱的动物。为了自以为是好猎手的骄傲而快乐着。

蓉子有两个多礼拜没出去。在我前面，她猫似的蜷伏着，像冬天蹲在壁炉前的地毯上似的。我惊异着她的柔顺。Week end 也只在学校的四周，带着留声机，和我去行 Picnic。她在软草上躺着，在暮春的风里唱着，在长着麦的田野里孩子似地跑着，在坟墓的顶上坐着看埋到地平线下去的太阳，听着田野里的布谷鸟的叫声，笑着，指着远处天主堂的塔尖假着我……我是幸福的。我爱着她，用温柔的手，聪明的笑，二十岁的青春的整个的心。

可是好猎手被野兽克服了的日子是有的。

礼拜六下午她来了一封信：

今儿得去参加一个 Patty。你别出去；我晚上回来的——我知道你要出去的话，准是到舞场里去，可是我不愿意知道你是在抱着别的姑娘哪。

晚上，在她窗前学着布谷鸟的叫声。哄笑骑在绯色的

灯光上从窗帘的缝里逃出来，等了半点钟还没那唱着小夜曲，叫“Alexy”的声音。我明白她是出去了。啤酒似的，花生似的，朱古力糖似的，Sunkist 似的……那些消遣品的男子的脸子，一副副的泛上我的幻觉。走到校门口那座桥上，想等她回来，瞧瞧那送她回来的男子——在晚上坐在送女友回去的街车里的男子的大胆，我是很明白的。

桥上的四支灯，昏黄的灯光浮在水面上。默默地坐着。道儿上一辆辆的汽车驶过，车灯照出了街树的影，又过去了，没一辆是拐了弯到学校里来的，末了，在校门外夜色里走着的恋人们都进来了；他们是认识我的惊奇的眼，四只四只的在我前面闪烁着。宿舍的窗口那儿一只 Saxophone 冲着我——

“可以爱的时候爱着吧！女人的心，霉雨的天气，不可测的——”张着大嘴呜呜地嚷着。想着在别人怀里的蓉子，真像挖了心脏似的。直到学校里的灯全熄了，踏着荒凉的月色，秋风中的秋叶似的悉悉地，独自个儿走回去，向往墓地走去那么忧郁……

礼拜日早上我吃了早点，拿了申报的画报在草地上坐着看时，一位没睡够的朋友，从校外进来，睁着那喝多了 Cocktail 的眼，用那双还缠着华尔兹的腿站着，对我笑道：

“蓉子昨儿在巴黎哪，发了疯似的舞着——Oh, Sorry, 她四周浮动着重草似的这许多男子，都恨不得把她捧在头上呢！”

到四五点钟，蓉子的信又来啦。把命运放在手上，读着：

没法儿的事，昨儿晚上 Patty 过了后，太晚了，

不能回来。今儿是一定回来的，等着我吧。

站在校门口直等到末一班的 Bus 进了校门，还是没有她。我便跟朋友们到上海去。崎岖的马路把汽车颠播着，汽车把我的身子像行李似的摇着，身子把我的神经扰着，想着也许会在舞场中碰到她的这回事，我觉得自己是患着很深的神经衰弱症。

先到“巴黎”，没有她，从 Jazz 风，舞腿林里，从笑浪中举行了一个舞场巡礼，还是没有她。再回到巴黎，失了魂似的舞着到十一点多，瞧见蓉子，异常地盛装着的蓉子带了许多朱古力糖似的男子们进来了。

于是我的脚踏在舞女的鞋上，不够，还跟人家碰了一下。我颓丧地坐在那儿，思量着应付的方法。蓉子就坐在离我们不远儿的那桌上。背向着她，拿酒精麻醉着自己的感觉。我跳着顶快的步趾，在她前面亲热地吻着舞女。酒精炙红了我的眼，我是没了神经的人了。回到桌子上，侍者拿来了一张纸，上面压着一只苹果：

何苦这么呢？真是傻子啊！吃了这只苹果，把神经冷静一下吧，瞧着你那疯狂的眼，我痛苦着哪。

回过脑袋去，那双黑玉似的大眼珠儿正深情地望着我。我把脑袋伏在酒杯中间，想痛快地骂她一顿。Fox-trot 的旋律在发光的地板上滑着。

“Alexy”

她舞着到我的桌旁来。我猛的站直了：

“去你的吧，骗人的嘴，说谎的嘴！”

“朋友，这不像是 Gentleman 的态度呀。瞧瞧你自己，

像一只生气的熊呢……”伴着她的男子，装着嘲笑我的鬼脸。

“滚你的，小兔崽子；没你的份儿。”

“Yuh”拍！我腮儿上响着他的手掌。

“Say What's the big idea?”

“No, Alexy Say no, by golly!”蓉子扯着我的胳膊，惊惶着。我推开了她。

“You don't meant……”

“I mean it .”

我猛的一拳，这男子倒在地上啦。蓉子见了为她打人的我，一副不动情的扑克脸：坐在桌旁。朋友们把我拉了出去：说着“I'm through”时，我所感觉到的却是犯了罪似的自惭做了傻事的心境。

接连三天在家里，在床旁，写着史脱林堡的话，读着讥嘲女性的文章，激烈地主张着父系家族制……

“忘了她啊！忘了她啊！”

可是我会忘了这会说谎的蓉子吗？如果蓉子是不会说谎的，我早就忘了她了。在同一的学校里，每天免不了总要看这会说谎的嘴的。对于我，她的脸上长了只冷淡的鼻子——一礼拜不理我。可是还是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那双跳舞的脚，飘荡着袍角，站在轻风上似的，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有着一只猫的脑袋，蛇的身子……

礼拜一上纪念周，我站在礼堂的顶后面，不敢到前面去，怕碰着她。她也来了，也站在顶后面，没什么事似的，嬉嬉地笑着。我摆着张挨打的脸，求恕地望着她。那

双露在短袖口外面的胳膊是曾经攀过我的领子的。回过头来瞧了我的脸，她想笑，可是我想哭了。同学们看着我，问我，又跑过去看她，问她，许多人瞧着我，纪念周只上了一半，我便跑出去啦。

下一课近代史，我的座位又正在她的旁边。这位戴了眼睛，耸着左肩的讲师，是以研究产业革命著名的，那天刚讲到这一章。铅笔在纸上的磨擦用讲师喷唾沫的速度节奏地进行着。我只在纸上——“骗人的嘴啊：骗人的嘴啊……”写着。

她笑啦。

“蓉子！”

红嘴唇像闭着的蚌蛤。我在纸片上写有：“说谎的嘴啊，可是愿意信你的谎话呢！可以再使我听一听你的可爱的谎话吗？”递给她。

“下了课到××路的草地上等我。”

又记着她的札记，不再理我了。

一下课我便到那儿去等着。已经是夏天啦，麦长到腰，金黄色的。草很深。广阔的田野里全是太阳光，不知那儿有布谷鸟的叫声，叫出了四月的农村。等判决书的杀人犯似地在草地上坐着。时间凝住啦。好久她还没来。学校里的钟声又飘着来了，在麦田中徘徊着，又溶化到农家的炊烟中。于是，飞着的鸽子似地来了蓉子，穿着白绸的Pyjamas，发儿在白绸结下跳着Tango的她，是叫我想起了睡莲的。

“那天你是不愿意我和那个男子跳舞不是？”

劈头便这么爽直地提到了我的罪状，叫我除了认罪以

外是没有别的辩诉的可能了。我抬起脑袋望着这亭亭地站着的审判官，用着要求从轻处分的眼光。

“可是这些事你能管吗？为什么用那么傻的方法呢。你的话，我爱听的自然听你，不爱听你是不能强我服从的。知道吗？前几天因为你太傻，所以不来理你，今儿瞧你像聪明点儿——记着……”她朗诵着刑法的条例，我是只能躺在地下吻着她的脚啦。

她也坐了下来，把我的脑袋搁在她的腿上，把我散乱的头发往后扔，轻轻地说道：“记着，我是爱你的，孩子。可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动。”又轻轻地吻着我。闭上了眼，我微微地笑着，——“蓉子”这么叫着，觉得幸福——可是这幸福是被恕了的罪犯的。究竟是她的捕获物啊！

“难道你还以为女子只能被一个人崇拜着吗？爱是只能爱一个人，可是消遣品，工具是可以有许多的。你的口袋里怕不会没有女子们的照片吧。”

“啊，蓉子。”

从那天起，她就让许多人崇拜着，而我是享受着被狮子爱着的一只绵羊的幸福。我是失去了抵抗力的。到末了，她索性限制我出校的次数，就是出去了晚上九点钟以前也是要到她窗前去学着布谷鸟叫声报到的——我不愿意有这种限制吗？不，就是在八点半坐了每点钟四十英里的车赶回学校来，到她窗前去报到，也是引着我这种 fidelity 以为快乐的。可是……甚至限制着我的吻她啦。可是，在狮子前面的绵羊，对于这种事有什么法子想呢，虽然我愿意拿一滴血来换一朵花似的吻。

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在校外受了崇拜回来，紫色的毛

织物的单旗袍，——在装饰上她是进步的专家。在人家只知道穿丝织品，使男子们觉得像鳗鱼的时候，她却能从衣服的质料上给你一种温柔的感觉。还是唱着小夜曲，云似地走着的蓉子。在银色的月光下面，像一只有银紫色的翼的大夜蝶，沉着地疏懒地动着翼翅，带来四月的气息，恋的香味，金色的梦。拉住了这大夜蝶，想吞她的擦了暗红的 Tangee 的嘴。把发际的紫罗兰插在我嘴里，这大夜蝶从我的胳膊里飞去了。嘴里含着花，看着翩翩地飞去的是她，两只高跟儿鞋的样子很好的鞋底在夜色中舞着，在夜色中还颤动着她的笑声。再捉住了她时，她便躲在我怀里笑着，真没法儿吻她啊。

“蓉子，一朵吻，紫色的吻。”

“紫色的吻，是不给贪馋的孩子的。”

我骗她，逼她，求她，诱她，可是她老躲在我怀里。比老鼠还机警哪。在我怀里而不让我耍嘴儿，不是容易的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蓉子，如果我骗到了一个吻，这礼拜你得每晚上吻我三次的。”

“可以的，可是在这礼拜你骗不到，在放假以前不准要求吻我，而且每天要说一百句恭维我的话，要新鲜的，每天都不同的。”

比欧洲大战还剧烈的战争哪，每天三次吻，要不然，就是每天一百句恭维的话，新鲜的，每天不同的。还没决定战略，我就冒昧地宣战了。她去了以后，留下一种优柔的温暖的香味，在我的周围流着，这是我们的爱抚所生的微妙的有机体。在这恋的香味氤氲着的地方，我等着新的

夜来把她运送到我的怀里。可是新的夜来了，我却不说起这话。再接连三天不去瞧她。到第四天，抓着她的手，装着哀愁的脸，滴了硫酸的眼里，流下两颗大泪珠来。”

“蓉子！”我觉得是在做戏了。

“今天怎么啦；像是很忧郁地？”

“怎么说呢，想不到的事。我不能再爱你了！给我一个吻吧，最后的吻！”我的心跳着，胜败在这刹那间可以决定咧。

她的胳膊围上我的脖子，吻着；猛的黑玉似的大眼睛一闪，她笑啦。踮起脚尖来，吻着我，一次，两次，三次。

“聪明的孩子！”

这一星期就每晚上吃着紫色的 Tangee 而满足地过活着。可是她的唇一天比一天冷了，虽然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起来。快放假啦，我的心脏因大考表的贴在注册处布告板上而收缩着。

“蓉子，你慢慢儿的不爱我了吧？”

“傻子哪！”

这种事是用不到问的，老练家是不会希望女人们讲真话的。就是问了她们会告诉你的吗？傻子哪！我不会是她的消遣品吧？可是每晚上吻着的啊。

她要参加的 Party 愈来愈多了，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渐渐地减少啦。我忧郁着。我时常听到人家报告我说她和谁在这儿玩，和谁在那儿玩。绷长了脸，人家以为我是急大考，谁知道我只希望大考期越长越好。想起了快放假

了这件事，我是连读书的能力都给剥夺了的。

“就因为生在有钱人家才受着许多苦痛呢。什么都不能由我啊，连一个爱人也保守不住。在上海，我是被父亲派来的人监视着的，像监视他自己的财产和门第一样。天哪！他忙着找人替我做媒。每礼拜总有两三张梳光了头发，在阔领带上面微笑着的男子的照片寄来的，在房里我可以找到比我化妆品还多的照片来给你看的，我有两个哥哥，见了我总是带一位博士硕士来的。都是刮胡髭刮青了脸的中年人。都是生着轻蔑病的：有一次伴了我到市政厅去听音乐，却不刮胡髭，‘还等你化装的时候儿又长出来的’这么嘲笑着我。”

“那么你怎么还不订婚呢？博士，硕士，教授，机会不是很多吗？”

“就因为我只愿意把他们当消遣品。近来可不对了，爹急着要把我出嫁，像要出清底货似的。他不是很爱我的吗？我真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人。伴他一辈子不好吗？我顶怕结婚，丈夫，孩子，家事，真要把我的青春断送了。为什么要结婚呢？可是现在也没法子了，爹逼着我，说不听他的话，下学期就不让我到上海来读书。要结婚，我得挑一个顶丑顶笨的人做丈夫，聪明的丈夫是不能由妻子摆布的。我高兴爱他时就爱他，不高兴就不准他碰我。”

“一个可爱的恋人，一个丑丈夫，和不讨厌的消遣品——这么安排着的生活不是不会感到寂寞了吗，……”

“你想订婚吗？”

蓉子不说了，咬着下嘴唇低低地唱着小夜曲，可是，

忽然掉眼泪啦，珍珠似的，一颗，两颗，……

“不是吗？”

我追问着。

“是的，和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崇拜得我什么似的。像只要捧着我的脚做丈夫便满足了似地。那小胖子。我们的订婚式，你预备送什么？”

说话的线索在这儿断了。忧虑和怀疑，思索和悲哀……被摇成混合酒似地在我脑子里边窜着。

蓉子站在月光中。

“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我早就订了婚。未婚夫在美洲，这夏天要回来了；他是个很强壮的人，在国内时足球是学校代表，那当儿，他时常抚着我的头，叫我小妹妹的，可是等他回来了，我替你介绍吧。”

“早就订了婚了？”

“怎么啦？吓坏了吗！骗你的啊，没订过婚，也不想订婚。瞧你自己的惊惶的脸哪！如果把女子一刹那所想出来的话都当了真，你得变成了疯子呢？”

“我早就疯了。你瞧，这么地，……”

我猛的跑了开去，头也不回地。

考完了书，她病啦。

医生说是吃多了糖，胃弱消化不了。我骑着脚踏车在六月的太阳下跑十里路到××大学去把她的闺友找来伴她，是怕她寂寞。到上海去买了一大束唐纳生替她放在床旁。吃了饭，我到她的宿舍前站着，光着脑袋，我不敢说一声话。瞧着太阳站在我脑袋上面，瞧着太阳照在我脸上面，瞧着太阳移到墙根去，瞧着太阳躲到屋脊后面，瞧着

太阳沉到割了麦的田野下面。望着在白纱帐里边平静地睡着的蓉子，把浸在盐水里边儿的自家儿的身子也忘了。

在梦中我也记挂蓉子，怕她病瘦了黑玉似的大眼珠啊。

第二天我跑去看她，她房里的同学已经走完啦。床上的被褥凌乱着，白色的唐纳生垂倒了脑袋，寂寞地萎谢了。可是找不到那对熟悉的大眼珠儿，和那叫我 Alexy 的可爱的声音。问了阿妈，才知道是她爹来领回啦。怕再也看不到她了吧？

在窗外怔了半天。萧萧地下雨啦。

在雨中，慢慢地，落叶的蛩音似地，我踱了回去。装满了行李的汽车，把行李和人一同颠播着，接连着往校外驶。在荒凉的运动场旁徘徊着，徘徊着，那条悠长的悠长的煤屑路，那古铜色的路灯，那浮着水藻的池塘，那广阔的田野，这儿埋葬着我的恋，蓉子的笑。

直到晚上她才回来。

“明儿就要回家去了，特地来整行李的。”

我没话说。默默地对坐着，到她们的宿舍锁了门，又到她窗前去站着。外面在下雨，我就站在雨地里。她真的瘦了，那对大眼珠儿忧郁着。

“蓉子为什么忧郁着？”

“你问它干吗儿呢？”

“告诉我，蓉子，我觉得你近来不爱我了，究竟还爱着我吗？”

“可是你问它干吗儿呢？”

隔了一回。

“你是爱着我的吧？永远爱着我的吧？”

“是的，蓉子，用我整个的心。”

她隔着窗上的铁栅抱了我的脖子，吻了我一下“那么永远地爱着我吧。”——就默默地低下了脑袋。

回去的路上，我才发觉给雨打湿了背脊，没吃晚饭的肚子。

明天早上在课堂的石阶前又碰到了蓉子。

“再会吧！”

“再会吧！”

她便去了，像秋天的落叶似的，在斜风细雨中，蔚蓝色的油纸伞下，一步一步的踏着她那双可爱的红缎高跟鞋。回过脑袋来，抛了一个像要告诉我什么似的眼光，于是低低地，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调子，走进柳条中去了。

我站在那儿，细雨给我带来了哀愁。

过了半天，我跑到她窗前去，她们宿舍里的人已经走完了。房里是空的床，空的桌子。墙上钉着的克莱拉宝的照片寂寞地笑，而康纳生也依依地躺在地板上了。割了麦的田野里来了布谷鸟的叫声。我也学着它，这孤独的叫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就消逝啦。

在六月的细雨下的煤屑路悉悉地走出来，回过脑袋去，柳条已经和暮色混在一块儿了。用口笛吹着 Souvenir 的调子，我搭了最后一班 Bus 到上海。

写了八封信，没一封回信来。在马路上，张着疯狂的眼，瞧见每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便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地赶上去瞧，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在舞场里，默

默地坐着，瞧着那舞着的脚，想找到那双踏在样子很好的红缎高跟鞋儿上面的，可爱的脚，见了每一只脚都捕捉着，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到丽娃栗姐村，在河上，慢慢地划着船，听着每一声从水面上飘起来的歌，想听到那低低的小夜曲的调子。可是，没有她！没有她啊！在宴会上，看着每一只眼珠子，想找到那对熟悉的，藏着东方的秘密似的黑眼珠子；每一只眼，棕色的眼，有长睫毛的眼，会说话的眼，都在我搜寻的眼光下惊惶着。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在家里，每隔一点钟看一次信箱，拿到每一封信都担忧着，想找到那跳着回旋舞的克莱拉宝似的字。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听见每一个叫我名字的声音，便狼似地竖起了耳朵，想听到那渴望的“Alexy”的叫声。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到处寻求说着花似的谎话的嘴，欺人的嘴。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

她曾经告诉我，说也许住在姑母家里，而且告诉我姑母是在静安寺路，还告诉了我门牌。末了，我便决定去找了，也许我会受到她姑母的侮辱，甚至于撵出来，可是我只想见一次我的蓉子啊。六月的太阳，我从静安寺走着，走到跑马厅，再走回去，再走到这边儿来，再走到那边儿去。压根儿就没这门牌。六月的太阳，接连走了四五天，我病倒啦。

在病中“也许她不在上海吧。”——这么地安慰自己。

老廖，一位毕了业的朋友回四川去，我到船上送他。

“昨儿晚上我瞧见蓉子和不是你的男子在巴黎跳舞，……”

我听到脑里的微细组织一时崩溃下来的声儿。往后，

又来一个送行的朋友，又说了一次这样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很知道我的。

“算了吧！After all, it's regret!”

听了这么地劝着我的话，我笑了个给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滓的笑。老廖弹着 Guitar，黄浦江的水，在月下起着金的鱼鳞。我便默着。

“究竟是消遣品吧！”

回来时，用我二十岁的年轻的整个的心悲哀着。

“孤独的男子还是买支手杖吧。”

第二天，我就买了支手杖。它伴着我，和吉士牌的烟一同地，成天地，一步一步地在人生的路彳亍着。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一 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金业交易所里边挤满了红着眼珠子的人。

标金的跌风，用一小时一百基罗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野兽，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经。

胡均益满不在乎地笑。他说：

“怕什么呢？再过五分钟就转涨风了！”

过了五分钟，——

“六百两进关啦！”

交易所里又起了谣言：“东洋大地震！”

“八十七两！”

“三十二两！”

“七钱三！”

（一个穿毛葛袍子，嘴犄角儿咬着象牙烟嘴的中年人猛的晕倒了。）

标金的跌风加速地吹着。

再过五分钟，胡均益把上排的牙齿，咬着下嘴唇——嘴唇破了的时候，八十万家产也叫标金的跌风吹破了。

嘴唇破了的时候，一颗坚强的近代商人的心也碎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郑萍坐在校园里的池旁。一对对的恋人从他前面走过去。他睁着眼看；他在等，等着林妮娜。

昨天晚上他送了只歌谱去，在底下注着：

如果你还允许我活下去的话，请你明天下午到校园里的池旁来。为了你，我是连头发也愁白了！

林妮娜并没把歌谱退回来——一晚上，郑萍的头发又变黑啦。

今天他吃了饭就在这儿等，一面等，一面想：

“把一个钟头分为六十分钟，一分钟分为六十秒，那种分法是不正确的。要不然，为什么我只等了一点半钟，就觉得胡髭又在长起来了呢？”

林妮娜来了，和那个长腿汪一同地。

“Hey，阿萍，等谁呀？”长腿汪装鬼脸。

林妮娜歪着脑袋不看他。

他哼着歌谱里的句子：

陌生人啊！

从前我叫你我的恋人，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陌生人啊！

从前你说我是你的奴隶，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陌生人啊……

林妮娜拉了长腿汪往外走，长腿汪回过脑袋来再向他装鬼脸。他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郑萍的头发又白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郑萍的胡髭又从皮肉里边钻出来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霞飞路，从欧洲移殖过来的街道。

在浸透了金黄色的太阳光和铺满了阔树叶影子的街道上走着。在前面走着的一个年轻人忽然回过脑袋来看了她一眼，便和旁边的还有一个年轻人说起话来。

她连忙竖起耳朵来听：

年轻人甲——“五年前顶抖的黄黛茜吗！”

年轻人乙——“好眼福！生得真……阿门！”

年轻人甲——“可惜我们出世太晚了！阿门！女人是

过不得五年的!”

猛的觉得有条蛇咬住了她的心，便横冲到对面的街道上去。一抬脑袋瞧见橱窗里自家儿的影子——青春是从自家儿身上飞到别人身上去了。

“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

便把上面的牙齿咬紧了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心给那蛇吞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她又跑进买装饰品的法国铺子里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季洁的书房里。

书架上放满了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的 HAMLET，日译本，德译本，法译本，俄译本，西班牙译本……甚至于土耳其文的译本。

季洁坐在那儿抽烟，瞧着那烟往上腾，飘着，飘着。忽然他觉得全宇宙都化了烟往上腾——各种版本的 HAMLET 张着嘴跟他说起话来啦：

“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

季洁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

嘴唇碎了的时候，各种版本的 HAMLET 笑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他自家儿也变了烟往上腾了。

一九×年——星期六下午。

市政府。

一等书记缪宗旦忽然接到了市长的手书。

在这儿干了五年，市长换了不少，他却生了根似地，只会往上长，没降过一次级，可是也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

在这儿干了五年，每天用正楷写小字，坐沙发，喝清茶，看本埠增刊，从不迟到，从不早走，把一肚皮的野心，梦想，和罗曼史全扔了。

在这儿干了五年，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今儿忽然接到了市长的手书！便怀着抄写公文的那种谨慎心情拆了开来。谁知道呢？是封撤职书。

一回儿，地球的末日到啦！

他不相信：

“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再看了两遍，撤职书还是撤职书。

他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墨盒里的墨他不用再磨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会计科主任把他的薪水送来了。

二 星期六晚上

厚玻璃的旋转门：停着的时候，像荷兰的风车；动着的时候，像水晶柱子。

五点到六点，全上海几十万辆的汽车从东部往西部冲锋。

可是办公处的旋转门像了风车，饭店的旋转门便像了水晶柱子。人在街头站住了，交通灯的红光潮在身上泛滥

着，汽车从鼻子前擦过去。水晶柱子似的旋转门一停，人马上就鱼似地游进去。

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单是：

1. 一顿丰盛的晚宴，里边要有冰水和冰淇淋；
2. 找恋人；
3. 进夜总会；
4. 一顿滋补的点心，冰水，冰淇淋和水果绝对禁止。

(附注：醒回来是礼拜一了——因为礼拜日是安息日。)

吃完了 Chicken à la king 是水果，是黑咖啡。恋人是 Chicken à la king 那么娇嫩的，水果那么新鲜的。可是她的灵魂是咖啡那么黑色的……伊甸园里逃出来的蛇啊！

星期六晚上的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

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

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每一个让男子带着的女子全说自己还不满十八岁，在暗地里伸一伸舌尖儿。开着车的人全忘了在前面走着的，因为他的眼珠子正在玩赏着恋人身上的风景线，他的手却变了触角。

星期六的晚上，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老练的女子全预备了 Kissproof 的点唇膏。

.....

街——

(普益地产公司每年纯利达资本三分之一
100000 两

东三省沦亡了吗

没有 东三省的义军还在雪地和日寇作殊死战

同胞们快来加入月捐会

大陆报销路已达五万份

一九三三年宝塔克

自由吃排)

“大晚报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年红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报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年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

亚力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

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年红灯——

忽然年红灯固定了:

“皇后夜总会”

玻璃门开的时候，露着张印度人的脸；印度人不见了，玻璃门也关啦。门前站着个穿蓝褂子的人，手里拿着许多白哈吧狗儿。吱吱地叫着。

一只大青蛙，睁着两只大圆眼爬过来啦，肚子贴着地，在玻璃门前吱的停了下来。低着脑袋，从车门里出来了那么漂亮的一位小姐，后边儿跟着钻出来了一位穿晚礼服的绅士，马上把小姐的胳膊拉上了。

“咱们买个哈吧狗儿。”

绅士马上掏出一块钱来，拿了支哈吧狗给小姐。

“怎么谢我？”

小姐一缩脖子，把舌尖冲着他一吐，皱着鼻子做了个鬼脸。

“Charming, dear!”

便按着哈吧狗儿的肚子，让它吱吱地叫着，跑了进去。

三 五个快乐的人

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

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

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的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

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

一条黑镶边……

白人的快乐，黑人的悲哀。非洲黑人吃人典礼的音乐，那大雷和小雷似的鼓声，一只大号角呜呀呜的，中间那片地板上，一排没落的斯拉夫公主们在跳着黑人的蹁跹舞，一条条白的腿在黑缎裹着的身子下面弹着：——

得得得——得达！

又是黑和白的一堆！为什么在她们的胸前给镶上两块白的缎子，小腹那儿镶上一块白的缎子呢？跳着，斯拉夫的公主们，跳着，白的腿，白的胸脯儿和白的小腹；跳着，白的和黑的一堆……白的和黑的一堆。全场的人全害了疟疾。疟疾的音乐啊，非洲的林莽里是有毒蚊子的。

哈吧狗从扶梯那儿叫上来。玻璃门开啦，小姐在前面，绅士在后面。

“你瞧，彭洛夫班的猎舞！”

“真不错！”绅士说。

舞客的对话：

“瞧，胡均益！胡均益来了。”

“站在门口的那个中年人吗？”

“正是。”

“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呢？”

“黄黛茜吗！喂，你这人怎么的！黄黛茜也不认识。”

“黄黛茜那会不认识。这不是黄黛茜！”

“怎么不是？谁说不是？我跟你赌！”

“黄黛茜没这么年青！这不是黄黛茜！”

“怎么没这么年青，她还不过三十岁左右吗！”

“那边儿那个女的有三十岁吗？二十岁还不到——”

“我不跟你争。我说是黄黛茜，你说不是，我跟你赌一瓶葡萄汁。你再仔细瞧瞧。”

黄黛茜的脸正在笑着，在瑙玛希拉式的短发下面，眼只有了一支，眼角边有了好多皱纹，却巧妙地在黑眼皮和长眉尖中间隐没啦。她有一只高鼻子，把嘴旁的皱纹用阴影来遮了。可是那支眼里的憔悴味是即使笑也遮不了的。

号角急促地吹着，半截白半截黑的斯拉夫公主们一个个的，从中间那片地板上，溜到白台布里边，一个个在穿晚礼服的男子中间溶化啦。一声小铜钹像玻璃盘子掉在地上似地，那最后一个斯拉夫公主便矮了半截，接着就不见了。

一阵拍手，屋顶要会炸破了似的。

黄黛茜把哈吧狗儿往胡均益身上一扔，拍起手来，胡均益连忙把拍着的手接住了那支狗，哈哈地笑着。

顾客的对话：

“行，我跟你赌！我说那女的不是黄黛茜——喂，慢着，我说黄黛茜没那么年轻，我说她已经快三十岁了。你说她是黄黛茜。你去问她，她要是没到二十五岁的话，那就不是黄黛茜，你输我一瓶葡萄汁。”

“她要是过了二十五岁的话呢？”

“我输你一瓶。”

“行！说了不准翻悔，啊？”

“还用说吗？快去！”

黄黛茜和胡均益坐在白台布旁边，一个侍者正在她旁边用白手巾包着酒瓶把橙黄色的酒倒到高脚杯里。胡均益看着酒说：

“酒那么红的嘴唇啊！你嘴里的酒是比酒还醉人的。”

“顽皮！”

“是一只歌谱里的句子呢。”

哈，哈，哈！

“对不起，请问你现在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

黄黛茜回过脑袋来，却见顾客甲立在她后边儿。她不明白他是在跟谁讲话，只望着他。

“我说，请问你今年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在——”

“什么话，你说？”

“我问你今年是不是二十岁？还是——”

黄黛茜觉得白天的那条蛇又咬住她的心了，猛的跳起来，拍，给了一个耳括子，马上把手缩回来，咬着嘴唇，把脑袋伏在桌上哭啦。

胡均益起站来道：“你是什么意思？”

顾客甲把左手掩着左面的腮帮儿：“对不起，请原谅我，我认错人了。”鞠了一个躬便走了。

“别放在心里，黛茜。这疯子看错人咧。”

“均益，我真的看着老了吗？”

“那里？那里！在我的眼里你是永远年青的！”

黄黛茜猛的笑了起来：“在‘你’的眼里我是永远年青的！哈哈，我是永远年青的！”把杯子提了起来。“庆祝我的青春啊！”喝完了酒便靠胡均益肩上笑开啦。

“黛茜，怎么啦？你怎么啦？黛茜！瞧，你疯了！你疯了！”一面按着哈吧狗的肚子，吱吱地叫着。

“我才不疯呢！”猛的静了下来。过了回儿猛的又笑了

起来，“我是永远年青的——咱们乐一晚上吧。”便拉着胡均益跑到场里去了。

留下了一只空台子。

旁边台子上的人悄悄地说着：

“这女的疯了不成！”

“不是黄黛茜吗？”

“正是她！究竟老了！”

“和她在一块儿的那男的很像胡均益，我有一次朋友请客，在酒席上碰到过他的。”

“可不正是他，金子大王胡均益。”

“这几天外面不是谣得很厉害，说他做金子蚀光了吗？”

“我也听见人家这么说。可是，今儿我还瞧见他坐了那辆‘林肯’，陪了黄黛茜在公司里买了许多东西的——我想不见得一下子就蚀得光，他又不是第一天做金子。”

玻璃门又开了，和笑声一同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子，还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人扳着他的胳膊，一位很年轻的小姐摆着张焦急的脸，走在旁边儿，稍为在后边儿一点。那先进来的一个，瞧见了舞场经理的秃脑袋，一抬手用大手指在光头皮上划了下：

“光得可以！”

便哈哈地捧着肚子笑得往后倒。

大伙儿全回过脑袋来瞧他：

礼服胸前的衬衫上有了一堆酒渍，一丝头发拖在脑门上，眼珠子像发寒热似的有点儿润湿，红了两片腮帮儿，胸襟那儿的小口袋里胡乱地塞着条麻纱手帕。

“这小子喝多了酒咧!”

“喝得那个模样儿!”

秃脑袋上给划了一下的舞场经理跑过去帮着扶住他，一边问还有一个男子：

“郑先生在那儿喝了酒的?”

“在饭店里吗! 喝得那个模样还硬要上这儿来。”忽然凑着他的耳朵道：“你瞧见林小姐到这儿来没有，那个林妮娜?”

“在这里!”

“跟谁一同来的?”

这当儿，那边儿桌子上的一个女的跟桌上的男子说：“我们走吧? 那醉鬼来了!”

“你怕郑萍吗?”

“不是怕他。喝醉了酒，给他侮辱了，化不来的。”

“要出去，不是得打他前边儿过吗?”

那女的便软着声音，说梦话似的道：“我们去吧!”

男的把脑袋低着些，往前凑着些：“行，亲爱的妮娜!”

妮娜笑了一下，便站起来往外走，男的跟在后边儿。

舞场经理拿嘴冲着他们一叻：“那边儿不是吗?”

和那个喝醉了的男子一同进来的那女子插进来道：

“真给他猜对了。那个不是长脚汪吗?”

“糟糕! 冤家见面了!”

长脚汪和林妮娜走过来了。林妮娜看见了郑萍，低着脑袋，轻轻儿的喊：“明新!”

“妮娜，我在这儿，别怕!”

郑萍正在那儿笑，笑着，笑着，不知怎么的笑出眼泪来啦，猛的从泪珠儿后边儿看出去，妮娜正冲着自家儿走来，乐得刚叫：

“妮——”

一擦泪，擦了眼泪却清清楚楚的瞧见妮娜挂在长脚汪的胳膊上，便：

“妮——你！哼，什么东西！”胳膊一挣。

他的朋友连忙又扳住了他的胳膊：“你瞧错人咧，”扳着他往前走。同来的那位小姐跟妮娜点了点头，妮娜浅浅的笑了笑，便低下脑袋和冲郑萍瞪眼的长脚汪走出去了，走到门口，开玻璃门出去。刚有一对男女从外面开玻璃门进来，门上的年红灯反映在玻璃上的光一闪——

一个思想在长脚汪的脑袋里一闪：“那女的不正是从前扔过我的芝君吗？怎么和缪宗旦在一块儿？”

一个思想在芝君的脑袋里一闪：“长脚汪又交了新朋友了！”

长脚汪推左面的那扇门，芝君推右面的一扇门，玻璃门一动，反映在玻璃上的年红灯光一闪，长脚汪马上扳着妮娜的胳膊肘，亲亲热热地叫一声：“Dear！……”

芝君马上挂到缪宗旦的胳膊上，脑袋稍为抬了点儿：“宗旦……”宗旦的脑袋里是：“此致缪宗旦君，市长的手书，市长的手书，此致缪宗旦君……”

玻璃门一关上，门上的绿丝绒把长脚汪的一对和缪宗旦的一对隔开了。走到走廊里正碰见打鼓的音乐师约翰生急急忙忙的跑出来，缪宗旦一扬手：

“Hullo, Johnny!”

约翰生眼珠子歪了一下，便又往前走道：“等会儿跟你谈。”

缪宗旦走到里边刚让芝君坐下，只看见对面桌子上一个头发散乱的人猛的一挣胳膊，碰在旁边桌上的酒杯上，橙黄色的酒跳了出来，跳到胡均益的腿上，胡均益正在那儿跟黄黛茜说话，黄黛茜却早已吓得跳了起来。

胡均益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怎么会翻了的？”

黄黛茜瞧着郑萍，郑萍歪着眼道：“哼，什么东西！”

他的朋友一面把他按住在椅子上，一面跟胡均益赔不是：“对不起的很，他喝醉了。”

“不相干！”掏出手帕来问黄黛茜弄脏了衣服没有，忽然觉得自家的腿湿了，不由的笑了起来。

好几个白衣侍者围了上来，把他们遮着了。

这当儿约翰生走了来，在芝君的旁边坐了下来：

“怎么样，Baby?!”

“多谢你，很好。”

“Johnny, you look very sad!”

约翰生耸了耸肩膀，笑了笑。

“什么事？”

“我的妻子正在家生孩子，刚才打电话来叫我回去——你不是刚才瞧见我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吗？——我跟经理说，经理不让我回去。”说到这儿，一个侍者跑来道：“密司特约翰生，电话。”他又急急忙忙地跑去了。

电灯亮了的时候，胡均益的桌子上又放上了橙黄色的酒，胡均益的脸又凑在黄黛茜的脸前面，郑萍摆着张愁白了头发的脸，默默地坐着，他的朋友拿手帕在擦汗。芝君

觉得后边儿有人在瞧她，回过脑袋去，却是季洁，那两只眼珠子像黑夜似的，不知道那瞳子有多深，里边有些什么。

“坐过来吧？”

“不。我还是独自个儿坐。”

“怎么坐在角上呢？”

“我喜欢静。”

“独自个儿来的吗？”

“我爱孤独。”

他把眼光移了开去，慢慢地，像僵尸的眼光似地，注视着她的黑鞋跟，她不知怎么的哆嗦了一下，把脑袋回过来。

“谁？” 缪宗旦问。

“我们校里的毕业生。我进一年级的时候，他是毕业班。”

缪宗旦在拗着火柴梗，一条条拗断了，放在烟灰缸里。

“宗旦，你今儿怎么的？”

“没什么！”他伸了伸腰，抬起眼光来瞧着她。

“你可以结婚了，宗旦。”

“我没有钱。”

“市政府的薪水还不够用吗？你又能干。”

“能干——”把话咽住了，恰巧约翰生接了电话进来，走到他那儿：“怎么啦？”

约翰生站到他前面，慢慢儿的道：“生出来一个男孩子，可是死了。我的妻子晕了过去。他们叫我回去，我却

不能回去。”

“晕了过去，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便默着，过了回儿才说道：“我要哭的时候人家叫我笑！”

“I’ m sorry for you, Johnny!”

“Let’s cheer up!” 一口喝干了一杯酒，站了起来，拍着自家儿的腿，跳着跳着道：“我生了翅膀，我会飞！啊，我会飞，我会飞！”便那么地跳着跳着的飞去啦。

芝君笑弯了腰，黛茜拿手帕掩着嘴，缪宗旦哈哈地大声儿的笑开啦。郑萍忽然也捧着肚子笑起来。胡均益赶忙把一口酒咽了下去跟着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黛茜把手帕不知扔到那儿去啦，脊梁盖儿靠着椅背，脸望着上面的红年红灯。大伙儿也跟着笑——张着的嘴，张着的嘴，张着的嘴……越看越不像嘴啦。每个人的脸全变了模样儿，郑萍有了个尖下巴，胡均益有了个圆下巴，缪宗旦的下巴和嘴分开了，像从喉结那儿生出来的，黛茜下巴下面全是皱纹。

只有季洁一个人不笑，静静地用解剖刀似的眼光望着他们，竖起了耳朵，在深林中的猎狗似的，想抓住每一个笑声。

缪宗旦瞧见了那解剖刀似的眼光，那竖着的耳朵，忽然他听见了自家儿的笑声，也听见了别人的笑声，心里想着：——“多怪的笑声啊！”

胡均益也瞧见了——“这是我在笑吗？”

黄黛茜朦胧地记起了小时候有一次从梦里醒来，看到那暗屋子，曾经大声地嚷过的——“怕！”

郑萍模模糊糊地——“这是人的声音吗？那些人怎么在笑的！”

一回儿这四个人全不笑了。四面还有些咽住了的，低低的笑声，没多久也没啦。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倚靠，那么的又害怕又寂寞的心情侵袭着他们，小铜钹呛的一声儿，约翰生站在音乐台上：

“Cheer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便咚咚地敲起大鼓来，那么急地，一阵有节律的旋风似的。一对对男女全给卷到场里去啦，就跟着那旋风转了起来。黄黛茜拖了胡均益就跑，缪宗旦把市长的手书也扔了，郑萍刚想站起来时，扠他进来的那位朋友已经把胳膊搁在那位小姐的腰上咧。

“全逃啦！全逃啦！”他猛的把手掩着脸，低下了脑袋，怀着逃不了的心境坐着。忽然他觉得自家儿心里清楚了起来，觉得自家儿一点也没有喝醉似的。抬起脑袋来，只见给自己打翻了酒杯的桌上的那位小姐正跟着那位中年绅士满场的跑，那样快的步武，疯狂似地。一对舞侣飞似的转到他前面，一转又不见啦。又是一对，又不见啦。“逃不了的！逃不了的！”一回脑袋想找地方儿躲似的，却瞧见季洁正在凝视着他，便走了过去道：“朋友，我讲笑话你听。”马上话匣子似的讲着话。季洁也不作声，只瞧着他，心里说：——

“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是什么！”

郑萍只见自家儿前面是化石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

的，他不管，一边讲，一边笑。

芝君和缪宗旦跳完了回来，坐在桌子上。芝君微微地喘着气，听郑萍的笑话，听了便低低的笑，还没笑完，又给缪宗旦拉了去啦。季洁的耳朵听着郑萍，手指却在那儿拗火柴梗，火柴梗完了，便拆火柴盒，火柴盒拆完了，便叫侍者再去拿。

侍者拿了盒新火柴来道：“先生，你的桌子全是拗断了的火柴梗了！”

“四秒钟可以把一根火柴拗成八根，一个钟头一盒半，现在是——现在是几点钟？”

“两点还差一点，先生。”

“那么，我拗断了六盒火柴，就可以走啦。”一面还是拗着火柴。

侍者白了他一眼便走了。

顾客的对话：

顾客丙——“那家伙倒有味儿，到这儿来拗火柴。买一块钱不是能在家里拗一天了吗？”

顾客丁——“吃了饭没事做，上这儿拗火柴来，倒是快乐人哪。”

顾客丙——“那喝醉了的傻瓜不乐吗？一进来就把人家的酒打翻了。还骂人家什么东西，现在可拼命和人家讲起笑话来咧。”

顾客丁——“这溜儿那几个全是快乐人！你瞧，黄黛茜和胡均益，还有他们对面的那两个，跳得多有劲！”

顾客丙——“可不是，不怕跳断腿似的。多晚了，现在？”

顾客丁——“两点多咧。”

顾客丙——“咱们走吧？人家多走了。”

玻璃门开了，一对男女，男的歪了领带，女的蓬了头发，跑出去啦。

玻璃门又开了，又是一对男女，男的歪了领带，女的蓬了头发，跑出去啦。

舞场慢慢儿的空了，显着很冷静的，只见经理来回的踱，露着发光的秃脑袋，一回儿红，一回儿绿，一回儿蓝，一回儿白。

胡均益坐了下来，拿手帕抹脖子上的汗道：“我们停一支曲子，别跳吧？”

黄黛茜说：“也好——不，为什么不跳呢？今儿我是二十八岁，明儿就是二十八岁零一天了！我得老一天了！我是一天比一天老的。女人是差不得一天的！为什么不跳呢，趁我还年轻？为什么不跳呢！”

“黛茜——”手帕还拿在手里，又给拉到场里去啦。

缪宗旦刚在跳着，看见上面横挂着的一串串汽球的绳子在往下松，马上跳上去抢到了一个，在芝君的脸上拍了一下道：“拿好了，这是世界！”芝君把汽球搁在他们的脸中间，笑着道：

“你在西半球，我在东半球！”

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汽球上弹了一下，汽球碰的爆破啦。缪宗旦正在微笑着的脸猛的一怔：“这是世界！你瞧，那破了的汽球——破了的汽球啊！”猛的吧胸脯噗儿推住了芝君的，滑冰似地往前溜，从人堆里，拐弯抹角地溜过去。

“算了吧，宗旦，我得跌死了！”芝君笑着喘气。

“不相干，现在三点多啦，四点关门，没多久了！跳吧！跳！”一下子碰在人家身上。“对不起！”又滑了过去。

季洁拗了一地的火柴——

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

郑萍还在那儿讲笑话，他自家儿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尽笑着，尽讲着。

一个侍者站在旁边打了个呵欠。

郑萍猛的停住不讲了。

“嘴干了吗？”季洁不知怎么的会笑了

郑萍不作声，哼着：

陌生人啊！

从前我叫你我的恋人。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陌生人啊！

.....

季洁看了看表，便搓了搓手，放下了火柴：“还有二十分钟咧。”

时间的足音在郑萍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的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的，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妮娜抬着脑袋等长腿汪的嘴唇的姿态啊！过一秒钟，这姿态就会变的，再过一秒钟，又会变的，变到现在，不知从等吻的姿态换到那一种姿态啦。”觉得心脏慢慢儿地缩小了下来，“讲笑话吧！”可是连笑话也没有咧。

时间的足音在黄黛茜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她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地，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一秒钟比一秒钟老了！‘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也许明天变成了个老太婆儿啦！”觉得心脏慢慢儿的缩小了下来。“跳哇！”可是累得跳也跳不成了。

时间的足音在胡均益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地打他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地，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天一亮，金子大王胡均益就是个破产的人了！法庭，拍卖行，牢狱……”觉得心脏慢慢儿的缩小了下来。他想起了床旁小几上的那瓶安眠药，餐间里那把割猪排的餐刀，外面汽车里在打磕睡斯拉夫王子腰里的六寸手枪，那么黑的枪眼……“这小东西里边能有什么呢？”忽然渴望着睡觉，渴慕着那黑的枪眼。

时间的足音在缪宗旦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的，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下礼拜起我是个自由人咧，我不用再写小楷，我不用再一清早赶到枫林桥去，不用再独自个坐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里喝风；可不是吗？我是自由人啦！”觉得心脏慢慢儿的缩小了下来。“乐吧！喝个醉吧！明天起没有领薪水的日子了！”在市政府做事的谁能相信缪宗旦会有那堕落放浪的思想呢，那么个谨慎小心的人？不可能的事，可是不可能事也终有一天可能了！

白台布旁坐着的小姐们一个个站了起来，把手提袋拿到手里，打开来，把那面小镜子照着自家儿的鼻子擦粉，

一面想：“像我那么可爱的人——”因为她们只看到自家儿的鼻子，或是一只眼珠子，或是一张嘴，或是一缕头发；没有看到自家儿整个的脸。绅士们全拿出烟来，擦火柴点他们的最后的一枝。

音乐台放送着：

“晚安了，亲爱的！”俏皮的，短促的调子。

“最后一支曲子咧！”大伙儿全站起来舞着。场里只见一排排凌乱的白台布，拿着扫帚在暗角里等着的侍者们的打着呵欠的嘴，经理的秃脑袋这儿那儿的发着光，玻璃门开直了，一串串男女从梦里走到明亮的走廊里去。

咚的一声儿大鼓，场里的白灯全亮啦，音乐台上的音乐师们低着身子收拾他们的乐器。拿着扫帚的侍者们全跑了出来，经理站在门口跟每个人道晚安，一回儿舞场就空了下来。剩下来的是一间空屋子，凌乱的，寂寞的，一片空的地板，白灯光把梦全赶走了。

缪宗旦站在自家儿的桌子旁边——“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黄黛茜望了他一眼——“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胡均益叹息了一下——“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郑萍按着自家儿酒后涨热的脑袋——“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季洁注视着挂在中间的那只大灯座——“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什么是汽球？什么是爆了的汽球？

约翰生皱着眉尖儿从外面慢慢儿地走进来。

“Good - night, Johnny!” 缪宗旦说。

“我的妻子也死了!”

“I’ m awfully sorry for you, Johny!” 缪宗旦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你们预备走了吗?”

“走也是那么，不走也是那么!”

黄黛茜——“我随便跑那去，青春总不会回来的。”

郑萍——“我随便跑那去，妮娜总不会回来的。”

胡均益——“我随便跑那去，八十万家产总不会回来的。”

“等会儿! 我再奏一支曲子，让你们跳，行不行?”

“行吧。”

约翰生走到音乐台那儿拿了只小提琴来，到舞场中间站住了，下巴扣着提琴，慢慢儿的，慢慢儿的拉了起来，从棕色的眼珠子里掉下来两颗泪珠到弦线上面。没了灵魂似的，三对疲倦的人，季洁和郑萍一同地，胡均益和黄黛茜一同地，缪宗旦和芝君一同地在他四面舞着。

猛的，嘣! 弦线断了一条。约翰生低着脑袋，垂下了手：

“I can’t help!”

舞着的人也停了下来，望着他怔。

郑萍耸了耸肩膀道：“No one can help!”

季洁忽然看看那条断了的弦线道：“C’est totne sa vie.”

一个声音悄悄地在这五个人的耳旁吹嘘着：“No one can help!”

一声儿不言语的，像五个幽灵似的，带着疲倦的身子

和疲倦的心一步步地走了出去。

在外面，在胡均益的汽车旁边，猛的碰的一声儿。

车胎？枪声？

金子大王胡均益躺在地上，太阳那儿一个枪洞，在血的下面，他的脸痛苦地皱着。黄黛茜吓呆在车厢里。许多人跑过来看，大声地问着，忙乱着，谈论着，太息着，又跑开去了。

天慢慢儿亮了起来，在皇后夜总会的门前，躺着胡均益的尸身，旁边站着五个人，约翰生，季洁，缪宗旦，黄黛茜，郑萍，默默地看着他。

四 四个送殡的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四个人从万国公墓出来，他们是去送胡均益入土的。这四个人是愁白了头发的郑萍，失了业的缪宗旦，二十八岁零四天的黄黛茜，睁着解剖刀似的眼珠子的季洁。

黄黛茜——“我真做人做疲倦了！”

缪宗旦——“他倒做完了人咧！能像他那么憩一下多好啊！”

郑萍——“我也有了颗老人的心了！”

季洁——“你们的话我全不懂。”

大家便默着。

一长串火车驶了过去，驶过去，驶过去，在悠长的铁轨上，唧的叹了口气。

辽远的城市，辽远的旅程啊！

大家太息了一下，慢慢儿的走着——走着，走着。前面是一条悠长的，寥落的路……

辽远的城市，辽远的旅程啊！

一九三二，一二，二二。

CRAVEN “A”



Craven “A” 的纯正的郁味从爵士乐里边慢慢儿的飘过来。回过脑袋去——噢，又是她！坐在那边儿的一张桌子上，默默地抽着烟。时常碰到的，那个有一张巴黎风的小方脸的，每次都带了一个新的男子的姑娘。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注意着她了，她有两种眼珠子：抽着 Craven “A” 的时候，那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维也勒绒似的，从淡淡的烟雾里，眼光淡到望不见人似的，不经意地，看着前面；照着手提袋上的镜子擦粉的时候，舞着的时候，笑着的时

候，说话的时候，她有一对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从镜子边上，从舞伴的肩上，从酒杯上，灵活地瞟着人，想把每个男子的灵魂全偷了去似地。

仔仔细细地瞧着她——这是我的一种嗜好。人的脸是地图；研究了地图上的地形山脉，河流，气候，雨量，对于那地方的民俗习惯思想特性是马上可以了解的。放在前面的是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图：

北方的边界上是一片黑松林地带，那界石是一条白绢带，像煤烟遮满着的天空中的一缕白云。那黑松林地带是香料的出产地。往南是一片平原，白大理石的平原，——灵敏和机智的民族的发源地。下来便是一条葱秀的高岭，岭的东西是两条狭长的纤细的草原地带。据传说，这儿是古时巫女的巢穴。草原的边上是两个湖泊。这儿的居民有着双重的民族性：典型的北方人的悲观性和南方人的明朗味；气候不定，有时在冰点以下，有时超越沸点；有猛烈的季节风，雨量极少。那条高岭的这一头是一座火山，火山口微微地张着，喷着 Craven “A” 的郁味，从火山口里望进去，看得见整齐的乳色的溶岩，在溶岩中间动着的一条火焰。这火山是地层里蕴藏着的热情的标志。这一带的民族还是很原始的，每年把男子当牺牲举行着火山祭。对于旅行者，这国家也不是怎么安全的地方。过了那火山便是海岬了。

下面的地图给遮在黑白图案的棋盘纹的，素朴的薄云下面！可是地形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走过那条海岬，已经是内地了。那儿是一片丰腴的平原。从那地平线的高低曲折和弹性和丰腴味推测起来，这儿是有着很深的粘土层。

气候温和，徘徊是七十五度左右；雨量不多不少；土地润泽。两座孪生的小山倔强地在平原上对峙着，紫色的峰在隐隐地，要冒出到云外来似地。这儿该是名胜了吧。便玩想着峰石上的题字和诗句，一面安排着将来去游玩时的秩序。可是那国家的国防是太脆弱了，海岬上没一座要塞，如果从这儿偷袭进去，一小时内便能占领了这丰腴的平原和名胜区域的。再往南看去，只见那片平原变了斜坡，均匀地削了下去——底下的地图叫横在中间的桌子给挡住了！

南方有着比北方更醉人的春风，更丰腴的土地，更明媚的湖泊，更神秘的山谷，更可爱的风景啊！

一面憧憬着，一面便低下脑袋去。在桌子下面的是两条海堤，透过那网袜，我看见了白汁桂鱼似的泥土。海堤的末端，睡着两只纤细的，黑嘴的白海鸥，沉沉地做着初夏的梦，在那幽静的滩岸旁。

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

那两只海鸥醒啦，跟着那《晚安吧，维也纳》的调子，在透明的空气的海中飞着，自在地，安眠地，一会儿便混在一些海狗，一些黄鲨鱼，一些黑鲸鱼中间咧。Craven “A” 在桌上寂寞地燃着。

“我时常碰到的，坐在那边儿那只桌子上的小方脸的，

穿黑白格子的那位姑娘。你认识她吗？”我问浩文，他正想站起来。

“那一个，你说？”他又坐了下来。

“就是那一个，和一个有小胡髭的男子在跳的。”

这当儿她和小胡髭舞到我们桌子前面来了，瞧见了浩文，跟他点了点脑袋。

“就是她！”

“她吗？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 Hot Baby 呢！”浩文笑了起来，瞧着他的舞伴林苔莉小姐。

林小姐撇了撇嘴唇道：“瞧我干吗？”

浩文对我说道：“怎么？你想认识她吗？”

我说：“想了好久了。她是个有趣的人物。”

“快别说啦。再说下去，我们的林小姐要不高兴了。”

“怎么？林小姐跟她讲不来的吗？”

“不是讲不来，我又不认识她，只是——可是，你们男子为什么专爱认识她呢？那么个小方脸，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漂亮？”

浩文轻轻地在我耳朵旁说道：“你说的那位姑娘就是余慧娴，大名鼎鼎的余慧娴。”

“就是她吗？”

我知道许多她的故事的；差不多我的朋友全曾到这国家去旅行过的，因为交通便利，差不多全只一两天便走遍了全国，在那孪生的小山的峰石上，他们全题过诗词，老练的还是了当地一去就从那港口登了岸，再倒溯到北方去的，有的勾留了一两天，有的勾留了一礼拜，回来后便向我夸道着这国家的风光的明媚。大家都把那地方当一个短

期旅行的佳地。

浩文又说下去道：“你知道的，我们都跟她说过爱她，可是谁是真的爱她呢？那么 Cheap 的！人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暂时玩玩是可以的，你要真的爱上了她，那就糟了！在香港，一个人是为着她死了，一个人还关在狱里，你瞧她却在这儿乐，那么危险的人呢。你如果要我介绍……”

我点了点脑袋。

（一个被人家轻视着的女子短期旅行的佳地明媚的风景在舞场海水浴场电影院郊外花园公园里生长着的香港被玩弄的玩弄着别人的被轻视的被轻视的给社会挤出来的不幸的人啊）

忽然，对于她，我发生了一种同情，一种怀念：“她自家儿可知道是被人家轻视着玩弄着呢？”——那么地想着。

一支调子完了，她从我们的桌子前走过回到自家儿的桌上去，给浩文一把抓住了。

“在这儿坐一回吧。”

她坐了下来，看着我道：“浩文，又给我介绍新朋友吗？”

“对了，袁野邨先生，余慧娴小姐。”

“袁先生，请你到我桌上去拿一拿烟。”

“我有烟。”

“不。我要 Craven ‘A’。”

“为什么要 Craven ‘A’ 呢？”

“我爱它那淡淡的，浅灰色的烟味。”

便走到她桌子上，把在盖上蹲着只黑猫的红盒子拿了

来，给她擦亮了火，点了：“我叫你 Craven ‘A’ 小姐。”

“留心，黑猫是带着邪气的。”

“黑猫也是幸福的象征。”

忽然她说道：“你坐过来些，我跟你讲句话。”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向我招着手。把脑袋凑了过去。她悄悄的说道：“我叫你黑猫，好不好！”——那么稚气地。我不由笑了出来。

林小姐在鼻子里冷笑了一声儿。她的眼光在告诉我：“可不是吗，那么 Cheep 的！”我替 Craven “A” 难受；我瞧着她，她却很高兴地笑着，不明白林小姐的笑似地。

她只抽了两口，便把在烟蒂儿上染着唇脂的烟卷递给了我。一面抽着这蜜味的烟，一面问：“怎么我辛辛苦苦去拿了来，你又不抽了呢？”

“没事做，心里腻烦的时候才抽烟的。”

“现在不腻烦吗？”

点了点脑袋。

“为什么不腻烦呢？”

“因为——过来！”

把耳朵凑过去。她瞧着浩文，在我耳朵旁悄悄儿的说道：“因为你有一张可爱的男性的脸哪！”说着便掩着脸笑起来。猛的我觉得腿上给踢了一下，看时，只见那两只黑嘴的白海鸥刚飞了回去，躲在她椅子底下，抬起脑袋来时，她却用手指缝里偷看我。对于那么没遮拦的大胆的孩气，我只有傻子似地说着：“顽皮的孩子！”忽然她把手掩住了我的嘴叫别做声，把我手里的烟卷又抢了去，默默地坐着，喷着淡淡的烟，脸上没有笑劲儿，也没有狡黠的耗

子的眼珠子。我瞧见的是什么呢？是一对浅灰色维也勒绒似的眼珠子。

音乐台那儿轻轻地飘起来的是一只感伤的，疲倦的调子，《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很熟悉的一只民谣。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她默默地坐着。我默默地坐着。在我前面的不是余慧娴，被许多人倾倒着的余慧娴，却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剪影。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弦线上消逝了的时候，她太息了一下道：“你知道那只调子吗？很熟很熟的一只旧调子。”

“我很喜欢那只调子的。”

“我简直是比什么还爱着这只调子。我六岁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教了我这支歌；这支歌我还记着，母亲却早就死了。我把这支歌教了绍明，这支歌我还记着，绍明呢？我把这支歌教了许多人，现在这些人全变了我的陌生人。这支歌是和我的一切记忆，一同地存在着的……”

我听着这半老的妇人向我絮絮地诉说着，在桌子上，隔着两只酒杯；在舞着的时候，脸贴着我的衬衫，在舞场门口，挂在我的胳膊上，在归家途中的汽车上，靠着我的

肩膀。

暮春的晚上真是有点儿热。便推开了窗，站在七层楼的窗口，看外面溶解在灯光中的街景，半夜的都市是睡熟了，只有年红灯的眼珠子在蔚蓝的被单下看着人。把她放在我口袋里的半包 Craven “A” 掏出来抽着。淡淡的烟雾飘到夜空里边，两个幻像飘到我的眼前。

一个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看不见人似地，不经意地，看着我；

一个是年青的，孩气的姑娘向我嘻嘻地笑着。

又想起了浩文的话，林小姐的冷笑的眼光……寂寞啊！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我为她寂寞着。

“可是我爱着她呢，因为她有一颗老了的心，一个年青的身子。

二十一日志”

第二天从电影院出来，在车里：

“我爱你呢！”悄悄地吹嘘着。

“你也想做我的 Gigolo 吗？”

“为什么不做你的恋人呢？”

“我是不会爱一个男子的。如果是第一次碰到你，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还是刚认识呢，让我过几天再爱你吧。’如果是一个月的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是不会再爱你了的。’如果是一年的

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不认识你。’”

拐个弯，把车往荒僻的马路上开去。

“你会爱‘我’的。”

“不会的。”

“会的，因为我爱着你。”

“没有一个男子能真诚地永远地爱着一个女人的——”

忽然她把我的胳膊紧紧地拉着：“刚才电影里瑙玛希拉的表情还记得吗？”

回过脑袋去，只见她稍微抬着点儿脑袋，眼珠子闪着醉人的光采：“瞧，是不是这么的？”睫毛慢慢儿的盖到下眼皮上。

扳住了塞车，把车前的灯关了的时候，在自家儿的下巴下面发现了一张微微地战栗着的嘴。“记得的，后来那男子就抱住她了。”便噙住了那只战栗着的樱桃。

她在我耳旁悄悄地：“坏东西！”

“我也表演给你看呀。”

“每天打个电话来，坏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 Gigolo，坏东西！”

“你才是坏东西！”

“黑猫，你是真的爱着我吗？”

“真的。”

“我不信，你是坏东西！”

二

夜风，挽歌似地吹着。从上面望下去，两排街灯无尽

绵延着，汽车的前灯夜海里的探照灯似的互相交织。夜的都会浮在黑暗的海中，朦胧地，粉画似地。

大月亮的尖角钩住在棕榈树的阔叶子上，生着棕色的毛发的树干前面坐着一对对的男女。音乐台那儿是大红大绿的，生硬的背景，原始的色调。围着年红灯的野火，坐着一伙土人，急促的蛇皮鼓把人的胃也震撼着。拍着手，吹着号角，嚷着，怕森林里的猛兽袭来似的。在日本风的纸灯下，乱跳乱抖着的是一群暂时剥去了文明，享受着野蛮人的音乐感情的，追求着末梢神经的刺激感的人们。

跟着 Rumba 的节奏，钟摆似地摇动着脑袋和肩膀，Craven “A” 舞着，把头发阳伞似地撒了开来，在小胡髭的怀里。小胡髭给累得一脸的汗，喘着气，高兴地笑着。我摇着大蒲扇，看着这非洲的黑女儿：

“那么疯狂地跳着啊！”

觉得大地真的马上要沉下去的样子。

倩苹忽然在我的身边说道：“不准看她！”

“为什么呢？”

“那种人！”

一个穿黑旗袍的女子在我前面急急地走过，在我旁边站住了，往场子中间瞧，一张生气的脸。

“你瞧，这是小胡髭的妻子，有把戏瞧的了。”倩苹高兴了起来。

这女子瞧见了小胡髭，便气虎虎地走了进去，一把拖开了他，在怔住了的 Craven “A” 的腮帮儿上，拍的一下耳括子。

“贱货！不要脸的贱货！”

在我身边的倩苹拍起手来。我看见许多桌子上的女子们笑着。

“也许她们要把小胡髭的妻子抬在头上，当民族英雄地游行着了”，——那么想着，便把高兴着的倩苹扔在桌上，走了过去，却见那小胡髭低着脑袋，Craven “A” 已经跑到外面走廊里去了。

我追到走廊里，刚巧见到她跨进电梯。我赶进电梯，她瞧见了，便坍了的建筑物似地倒在我怀中，哭了起来，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

五楼，四楼，三楼，二楼，——那么地跌了下去。

“我们去喝点儿酒吧？”

“好的，孩子。”

走出饭店门的时候，她的头发遮了她的一只眼珠子，嘴里有葡萄味的酒香。没擦胭脂的腮帮儿也红了。把烟蒂儿塞在我口袋里，走上车去。

在车里，她哈哈地笑着。

“一只猫，两只狗，……”说着那么的话。

“就是那么的，那时我是十七岁……他说，亲爱的，再喝一杯……就是那么的……你知道吗？……心也跳得那么厉害……

（拉着我的手去按在她胸脯儿上。）

就是那么的，他把我抱到床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我没醉，我还会说话……第二天起来，我发觉自家儿是睡在一个旅馆里的床上，我的贞操，碎纸片似地散了一地……”

脑袋靠到我肩膀上，慢慢地地没了声音，溶了的雪人似的。在肩旁的是一个睡了的孩子。在睡梦中还是用嘴说着话：“我哭着……他不说话……是的……他不说话……后来，就不见了……”

车在我的 Apartment 前停下来时，她已经连话也不说了，沉沉地睡在我的胳膊上面。我托着她下车，把她搁在臂上，抱进门，管门的印度人对我笑着。抱着她进电梯，开电梯的歪带着黑呢的制帽，在金线绣的“司机人”三个字下笑着。走到房间门口，侍者弯着腰开门时，忽然侧着脑袋对我笑着。等我走进了屋子，那房间门便咯的锁了。我懂得那些笑，懂得那些咯的钥匙声的。

把她放到床上时，我已经连衬衫也浸透了汗啦。

躺在床上的是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胸脯儿那儿的图案上的红花，在六月的夜的温暖的空气里，在我这独身汉的养花室里盛开了，挥发着热香。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石膏模型到了晚上也是裸体的。已经十二点钟咧！便像熟练的橱窗广告员似地，我卸着石膏模型的装饰。高跟儿鞋，黑漆皮的腰带，——近代的服装的裁制可真复杂啊！一面钦佩裁缝的技巧，解了五十多颗扣子，我总算把这石膏模型从衣服里拉了出来。

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

这不是石膏模型，也不是大理石像，也不是雪人；这是从画上移植过来的一些流动的线条，一堆 Cream，在我的被单上绘着人体画。

解了八条宽紧带上的扣子，我剥了一层丝的梦，便看见两条白蛇交叠着，短裤和宽紧带无赖地垂在腰下，缠住

了她。粉红色的 Corset 紧紧地啮着她的胸肉——衣服还要脱了，Corset 就做了皮肤的一部分吗：觉得刚才喝下去的酒从下部直冒上来。忽然我知道自家儿已经不是橱窗广告员，而是一个坐着“特别快”，快通过国境的旅行者了。便看见自家儿的手走到了那片丰腴的平原上，慢慢儿的爬着那孪生的小山，在峰石上题了字，刚要顺着那片斜坡，往大商埠走去时，她忽然翻了个身，模模糊糊地说了两句话，又翻了过来，撅着的嘴稍为张着点儿，孩子似地。

“完全像个孩子似的！”——便想起了在舞场里的电梯里，她一见到我便倒在怀里哭出来的模样。那么地倚赖着我啊！

给她盖上了一层毯子，我用冷水洗了一个脸，把自家儿当作她的父亲，当作她的哥，跑去关了电灯，坐在沙发里，连衣服也没脱，睡了。做了一晚的梦：梦着坐飞机；梦着生了翅膀，坐在飞机上再往上飞去；梦见溜冰；来了，梦见自家儿从山顶上滑下来，嘶的一下子，便睡熟啦。后来又做起梦来，梦见一只蚊子飞到我鼻了里，痒得厉害，拿手指去捉，它又飞了出来，一放下手，它又飞进去啦，临了，我一张嘴，打了个喷嚏，睁开眼来，却见一只眼珠子狡黠地笑着。她蹲在我前面，手里拿了细纸条，头发还蓬乱着。

“坏东西！”擦了擦鼻子，打了个呵欠。

“你在这儿睡了一晚上吗？”

“床上不是给你睡去了吗？”

“衣服是你给我脱的吗？”

“我解了五十多颗扣子呢！”

“为什么不替我把短裤和 Corset 也脱了，给我换上睡衣呢？你瞧，不是很容易的吗？在这儿一解就行了。害我一晚上没睡舒服。”

“换了别人早就给你脱了。你看，我是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的。”

“亲爱的！”忽然捧了我的脸，吻了一下，叫我把眼皮闭上，便又睡熟咧。再醒回来时便不见了她。

晚上回来，袋里的钥匙怎么也摸不到，便叫侍者开了门。房间里铺满了一地月光，窗纱是那么地皎洁，窗是一个静静的星空，床那儿黑得可爱。也不想开灯，换了睡衣，在黑儿里边抽了支烟，看得着月光移到床上去，照得半床青。走到床边，躺下了，一只手伸到里床去拉被，不料却触在一个人的身上，给吓得直跳起来，却给她把一支胳膊拉住了。黑儿里是一个窗纱那么皎洁的人体，没有 Corset 也没有短裤。

“今天没喝醉，在这儿等了好久了。”

“早上是你把我的钥匙拿去的吗？”

我又躺了下去，昨天的酒又从下部冒了起来。

三

吃了早饭，坐在窗前看报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个女子声音的电话。“大概又是离婚案件吧？”——那么地想着拿了电话筒。

“袁律师公馆。”

“吓死我了，袁律师公馆！”

“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我听出来了，是 Craven “A” 的清脆的，带着橙子香的声音。

“你吗?”

“为什么不来看我?”

“唔……我……”我真的有点儿忘了她了，因为近来刚接到了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实在忙得不得了。

“别唔呀我的，马上就来!”

“在电话筒里给我个吻，我就来。”

电话筒里啧的一声儿，接着就是笑声，一面儿便断了；我再讲话时，那边儿已经没了人。

(啧啧啧啧啧啧)

这声音雷似的在我脑子里边哄闹着，我按着她写给我的地址，走到法租界很荒僻的一条马路上。找到五十八号，是一座法国式的小屋子，上去按了按铃。右边一排窗里的一扇，打开了，从绿窗帷里探出一颗脑袋来。

“咪……!”学着猫叫，冲着我喷了口烟。

我走到窗口，她却在绿窗帷后面消隐了。爬在窗外，我喊：“慧娴!”

“咪……!”她却亭亭地站在门口，穿着西服，圆领子给晨风吹了起来。

走到门口，她便拉着我的手，非常高兴地跳到里边客室里去。很简单的陈设，一张长沙发，两张软椅，一只圆桌，一个壁炉，一张小几，一只坐垫放在地上，一架无线电播音机，一只白猫躺在壁炉前的瓷砖上，热得伸着舌

尖。从绿窗帷里漏进一丝太阳光来，照在橱钟的腿上。这是一个静寂的六月的早晨。我坐到软椅上：

“你好吗？快乐吗？”

她把坐垫拿过来，孩子似地坐在我脚下，抬着脑袋，鸚鵡似地说着话：“真是寂寞呢。又是夏天，那么长的夏天！你瞧，全出去了，我独自个儿在家里抽着烟。寂寞啊！我时常感到的。你也有那种感觉吗？一种切骨的寂寞，海那样深大的，从脊椎那儿直透出来，不是眼泪或是太息所能洗刷的，爱情友谊所能抚慰的——我怕它！我觉得自家儿是孤独地站在地球上，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来的。那样的寂寞啊！我是老了吗？还只二十岁呢！为什么我会有那种孤独感，那种寂寞感？”

“所以你有这许多 Gigolo 吗？”

“Gigolo？是的，我有许多。你瞧！”把桌子上的一本贴照簿拿给我，便跑着去啦。

打开那本厚厚的贴照簿，全是在阔领带上笑着的男子。我正在翻。她拿着只精致的小银箱，一杯鲜橘水，一盒糖跑来了：“你瞧，这小银箱里的东西。”银箱里是手帕和信札，在那褪色的绢上和陈旧的纸上有些血画的心，和血写的字。“这许多人！有的说，要是我再不爱他的话，他要自杀了，有的说预备做独身汉，有的预备憎恨着天下所有的女子。……可是要自杀的到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到处跟人家说：‘那么 Cheap 的！值得为了她自杀吗？’预备做独身汉的却生了子女，预备做女性憎恨者的却在疯狂地追求着女性，一面却说：‘我从前爱错了，会去爱上了那么 Cheap 的一个女子！’男子全是有一张说谎的嘴的，

他们倒知道轻视我！他们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时候，不会来找我的。说我玩弄他们——他们是真的爱我不成？屁！……那么的寂寞啊！只有揪着头发，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枕在我膝盖上，撅的嘴。

“好孩子，我还是爱着你呢！”抚着她的头发。

“我不信。”忽然回过脑袋来，跪在地上看着我，扯着我的领子：“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她便竖立了身子，胳膊围着我的脖子了，把我的脑袋拉下去：“真的吗？”把身子全挂在我的脖子上面，摇着我的肩膀：“可是真的吗？真的吗！”

轻轻地在她嘴上吻了一下：“真的！”

她一动不动地，紧紧地看着我的眼珠子。

“你不信吗？”

她放了手，忽然断了气似的，坍到我腿上，脊梁靠着我的膝盖：“我不信。他们说我 Cheap! Cheap! 他们说我 Cheap!” 青色的寂寞从她脸上浮过，不再做声了，像睡熟了似的。

她的腿伸在前面，脚下的两只黑嘴白海鸥，默默地。

我懂得这颗寂寞的心的。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她嘴里，又像是从海鸥的嘴里漏了出来，太息似地。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四

为了解决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我忙了一个多礼拜，又到南京去了一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车站上打了个电话给她，想告诉她我回来后就去见她。不料打了五个电话，那边老说是姓夏，末了一个，我把她的电话号码说出来，问是不是这个号码。

“是的。是三八九二五。”

“是法租界姓余的吗？”

那边过了一回才说道：“是的，你找谁？”

“我找慧娴。对不起，烦你去请你们的小姐来听电话。”

“我们这儿没这么个人的。”便断了。

当时，我因为急着搭车，也没再打。从南京回来后，我在房间里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封信，是大前天寄出的邮戳，拆开来时，里边是一把钥匙，和一张很小的素笺。

黑猫：

我去了。我相信世上大概只有你一个人还会记着我吧！

Craven “A”

我坐下来，在桌上拿了支 Craven “A” 抽着，从烟雾里飘起了一个影子，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抽完了烟，我便把那把钥匙放到一只藏纪念物的小匣
子里边。我预备另外再配一把钥匙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写。

公 墓

—

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在这纯洁的大理石底下，
静静地躺着我的母亲。墓碑是我自家儿写的——

徐母陈太夫人之墓

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儿克渊书

二

四月，愉快的季节。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这儿没有爵士音乐，没有立体的建筑，跟经理调情的女书记。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抽烟的。

在母亲的墓前，我是纯洁的，愉快的；我有一颗孩子的心。

每天上午，我总独自个儿跑到那儿去，买一束花，放在母亲的墓前，便坐到常青树的旁边，望着天空，怀念着辽远的孤寂的母亲。老带本诗集去，躺在草地上读，也会带口琴去，吹母亲爱听的第八交响曲。可是在母亲墓前，我不抽烟，因为她是讨厌抽烟的。

管墓的为了我天天去，就和我混熟了，时常来跟我瞎拉扯。我是爱说话的，会唠叨地跟他说母亲的性情，说母亲是怎么个人。他老跟我讲到这死人的市府里的居民，讲到他们的家，讲到来拜访他们的人。

“还有位玲姑娘也是时常到这儿来的。”有一天他这么说起了。“一来就像你那么的得坐上这么半天。”

“我怎么没瞧见过？”

“瞧见过的。不十分爱说话的，很可爱的，十八九岁的模样儿，小个子。有时和她爹一块儿来的。”

我记起来了，那玲姑娘我也碰到过几回，老穿淡紫

的，稍微瘦着点儿，她的脸和体态我却没有实感了，只记得她给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体，有时是结着轻愁的丁香，有时是愉快的，在明朗的太阳光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鸽。

“那座坟是她家的？”

“斜对面，往右手那边儿数去第四，有花放在那儿的——瞧到了没有？玲姑娘今儿早上来过啦。”

那座坟很雅洁，我曾经把它和母亲的坟比较过，还记得是姓欧阳的。

“不是姓欧阳的吗？”

“对啦。是广东人。”

“死了的是她的谁？”

“多半是她老娘吧。”

“也是时常到这儿来伴母亲的孤儿呢。”当时我只这么想了一下。

三

那天我从公墓里出来，在羊齿植物中间的小径上走着，却见她正从对面来了，便端详了她一眼。带着墓场的冷感的风吹起了她的袍角，在她头发上吹动了暗暗的海，很有点儿潇洒的风姿。她有一双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儿上有点儿焦红，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黄昏的薄雾，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网的电气广告。以后又碰到了几次。老瞧见她独自个儿坐在那儿，含着沉默的笑，望着天

边一大块一大块的白云，半闭着的黑水晶藏着东方古国的秘密。来的时候儿总是独自个来的，只有一次我瞧见她 and 几位跟她差不多年龄的姑娘到她母亲墓旁的墓地上野餐。她们大声地笑着，谈着。她那愉快的笑是有传染性的，大理石，石狮子，半折的古柱，风吕草，全对我嚷着：

“愉快啊——四月，恋的季节！”

我便“愉快啊”那么笑着；杜鹃在田野里叫着丁香的忧郁，沿着乡下的大路走到校里，便忘了饥饿地回想着她广东味的带鼻音的你字。为了这你字的妩媚我崇拜着明媚的南国。

接连两天没瞧见她上公墓去，她母亲的那座坟是寂寞的，没有花。我坐在母亲的墓前，低下了脑袋忧郁着。我是在等着谁——等一声远远儿飘来的天主堂的钟，等一阵晚风，等一个紫色的朦胧的梦。是在等她吗？我不知道。干吗儿等她呢？我并不认识她。是怀念辽远的母亲吗？也许是的。可是她来了，便会“愉快啊”那么地微笑着，这我是明白的。

第三天我远远儿的望见她正在那儿瞧母亲的墓碑。怀着吃朱古力时的感觉走了过去，把花放到大理石上：

“今儿你来早了。”

就红了脸。见了姑娘红着脸窘住了，她只低低的应了一声儿便淡淡地走了开去。瞧她走远了，我猛的倒了下去，躺在草地上；没有嘴，没有手，没有视觉，没有神经中枢，我只想跳起来再倒下去，倒下去再跳起来。我是无轨列车，我要大声的嚷，我要跑，我要飞，力和热充满着我的身子。我是伟大的。猛的我想起了给人家瞧见了，不

是笑话吗？那么疯了似的！才慢慢儿地静了下来，可是我的思想却加速度地飞去了，我的脑纤维组织爆裂啦。成了那么多的电子，向以太中蹿着。每一颗电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边苍蝇似的嗡嗡的叫。想着想着，可是在想着什么呢？自家儿也不知道是在那儿想着什么。我想笑；我笑着。我是中了 spring fever 吧？

“徐先生你的花全给你压扁啦。”

那管墓的在嘴角儿上叨着烟蒂儿，拿着把剪小树枝的剪刀。我正躺在花上，花真的给我压扁了。他在那儿修剪着围着我母亲的墓场的矮树的枝叶。我想告诉他我跟玲姑娘讲过了，告诉他我是快乐的。可是笑话哪。便拔着地上的草和他谈着。

晚上我悄悄地对母亲说：“要是你是在我旁边儿，我要告诉你，你的儿子疯了。”可是现在我跟谁说呢？同学们要拿我开玩笑的。睡到早上，天刚亮，我猛的坐了起来望了望窗外，操场上没一个人，温柔的太阳的触手抚摩着大块的土地。我想着晚上的梦，那些梦却像云似的飞啦，捉摸不到。又躺下去睡啦，——睡啦，像一个幸福的孩子。

下午，我打了条阔领带——我爱穿连领的衬衫，不大打领带的。从那条悠长的煤屑路向公墓那儿走去。温柔的风啊！火车在铁路上往那边儿驶去，嚷着，吐着气，喘着，一脸的汗。尽那边儿，蒙着一层烟似的，瞧不清楚，只瞧得蓝的天，广阔的田野，天主堂的塔尖，青的树丛。花房的玻璃棚反射着太阳的光线，池塘的水面上有苍老的青苔，岸上有柳树。在矮篱旁开着一丛蔷薇，一株桃花。

我折了条白杨的树枝，削去了桠枝和树叶，当手杖。

一个法国姑娘。戴着白的法兰西帽，骑在马上踱着过来，她的笑劲儿里边有地中海旁葡萄园的香味。我笑，扬一扬手里的柳条，说道：

“愉快的四月啊！”

“你打它一鞭吧。”

我便在马腿上打了一鞭，那马就跑去了。那法国姑娘回过身来扬一扬胳膊。她是亲热的。挑着菜的乡下人也对我笑着。

走到那条往母亲墓前去的小径上，我便往她家的坟那儿望，那坟旁的常青树中间露着那淡紫的旗袍儿，亭亭地站在那儿哪，在树根的旁边，在黑绸的高跟儿鞋上面，一双精致的脚！紫色的丁香沉默地躺在白大理石上面，紫色的玲姑娘，沉默地垂倒了脑袋，在微风里边。

“她也在那儿啊：和我在一个蔚蓝的天下面存在着，和我在一个四月中间存在着，吹动了她的头发的风就是吹起了我的阔领带的风哪！”——我是那么没理由地高兴。

过去和她谈谈我们的母亲吧。就这么冒昧地跑过去不是有点儿粗野吗？可是我真的走过去啦，装着满不在乎的脸，一个把坟墓当作建筑的艺术而欣赏着的人的脸。她正在那儿像在想着什么似的，见我过去，显着为难的神情，招呼了一下，便避开了我的视线。

吞下了炸弹哪，吐出来又不是，不吐出来又不是。再过一回儿又得红着脸窘住啦。

“这是你母亲的墓吧？”究竟这么说了。

她不作声，天真的嘴角角儿送来了怀乡病的笑，点下

了脑袋。

“这么晴朗的季节到郊外来伴着母亲是比什么都有意思的。”只得像独自那么的扮着滑稽的角色，觉得快要变成喜剧的场面了。

“静静地坐在这儿望着蓝天是很有味的。”她坐了下去，不是预备拒绝我的模样儿。“时常瞧见你坐在那儿，你母亲的墓上，——你不是天天来的吗？”

“差不多天天来的。”我也跟着坐了下去，同时——“不会怪我不懂礼貌吧？”这么地想着。“我的母亲顶怕蚂蝗哪！”

“母亲啊！”她又望着远方了，沉默地笑着，在她视线上面，在她的笑劲儿上面，像蒙了一层薄雾似的，暗示着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也喝醉了似地，躺在她的朦胧的视线和笑劲儿上面了。

“我还记得母亲帮我逃学，把我寄到姑母家里，不让爹知道。”

“母亲替我织的绒衫子，我三岁时穿的绒衫子还放在我放首饰的小铁箱里。”

“母亲讨厌抽烟，老从爹嘴上把雪茄抢下来。”

“母亲爱白芙蓉，我爱紫丁香。”

我的爹有点儿怕母亲的。

“跟爹斗了嘴，母亲也会哭的，我瞧见母亲哭过一次。”

“母亲啊！”

“静静地在这大理石下面躺着的正是母亲呢！”

“我的母亲也静静地躺在那边儿大理石下面哪!”

在怀念着辽远的情绪中，混和我们中间友谊的好感。我们絮絮地谈着母亲生前的事，像一对五岁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在房里边跳着兜圈儿，把自家弄累了才上床去；躺了一回儿又坐起来。宿舍里的灯全熄了，我望着那银色的海似的操场，那球门的影子，远方的树。默默地想着，默默地笑着。

四

每天坐在大理石上，和她一同地，听着那寂寂的落花，靠着墓碑。说她不爱说话的人是错了，一讲到母亲，那张契默的嘴里，就结结巴巴地洋溢着活泼的话。就是缄默的时候，她的眼珠子也会说着神秘的话，只有我听得懂的话。她有近代人的敏感，她的眼珠子是情绪的寒暑表，从那儿我可以推测气压和心理的晴雨。

姑娘们应当放在适宜的背景里，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线的建筑物里边，存在在银红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强烈颜色的衣服里边，存在在爵士乐和 neon light 里边，她会丧失她那种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的。她那蹙着的眉尖适宜于垂直在地上的白大理石的墓碑，常青树的行列，枯花的凄凉味。她那明媚的语调和梦似的微笑却适宜于广大的田野，晴朗的天气，而她那蒙着雾似的视线老是望着辽远的故乡和孤寂的母亲的。

有时便伴着她在田园间慢步着，听着在她的鞋跟下扬

起的恋的悄语。把母亲做中心点，往外，一圈圈地划着谈话资料的圆。

“我顶喜欢古旧的乡村的空气。”

“你喜欢骑马吗？骑了马在田野中跑着，是年轻人的事。”

“母亲是死在西湖疗养院的，一个五月的晚上。肺结核是她的遗产；有了这遗产，我对于运动便是绝缘体了。”说到肺结核，她的脸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

为了她的健康，我忧郁着。“如果她死了，我要把她葬在紫丁香塚里，弹着 mandolin，唱着萧邦的流浪曲，伴着她，像现在伴着母亲那么地。”——这么地想着。

恋着一位害肺病的姑娘，猛的有一天知道了她会给肺结核菌当作食料的，真是痛苦的事啊。可是痛苦有用呢？

“那么，你干吗不住到香港去哪？那儿不是很好的疗养院吗？南方的太阳会医好你的。”我真希望把她放在暖房里花似的培养着哪……小心地在快枯了的花朵上洒着水——做园丁是快乐的。我要用紫色的薄绸包着她，盖着那盛开着的蕊，成天地守在那儿，不让蜜蜂飞近来。

“是的，我爱香港。从我们家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细雨里蛇似地蜿蜒着维多利亚市的道路。我爱那种淡淡的哀愁。可是父亲独自个儿在上海寂寞，便来伴他；我是很爱他的。”

走进了一条小径，两边是矮树札成的篱子。从树枝的底下穿过去，地上有从树叶的空隙里漏下来的太阳光，蚂蚱似的爬在蔓草上；蔓草老缠住她的鞋跟，一缠住了，便

轻轻地顿着脚，蹙着眉尖说：

“讨厌的……”

那条幽静的小径是很长的，前面从矮篱里边往外伸着苍郁的夏天的灌木的胳膊，那迷离的叶和花遮住了去路，地上堆满着落花，风吕草在脚下怨恨着。俯着身子走过去，悉悉地，践着混了花瓣的松土。猛的矮篱旁伸出枝蔷薇来，枝上的刺钩住了她的头发，我上去帮着她摘那些刺，她歪着脑袋瞧。这么一来，我便忘了给蔷薇刺出血来的手指啦。

走出了那条小径。啊，瞧哪！那么一大片麦田，没一座屋子，没一个人！那边儿是一个池塘，我们便跑到那儿坐下了。是傍晚时分，那么大的血色的太阳在天的那边儿，站在麦穗的顶上，蓝的天，一大块一大块的红云，紫色的暮霭罩住了远方的麦田。水面上有柳树的影子，那么清晰的黑暗。她轻轻地喘着气，散乱的头发，桃红的腮帮儿——可是肺病的征象哪！我忧郁着。

“广大的田野！”

“蓝的天！”

“那太阳，黄昏时的太阳！”

“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她啊；她正是黄昏时的太阳！可是我没讲出来。为什么不说呢？说“姑娘，我恋着你。”可是我胆怯。只轻轻地“可爱的季节啊！”这么叹息着。

“瞧哪！”她伸出脚来，透明的，浅灰的丝袜子上面爬满了毛虫似的草实。

“我……我怎么说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从前有

一位姑娘，她是像花那么可爱的，是的，像丁香花。有一位痴心的年轻人恋着她，可是她不知道。那年轻人天天在她身旁，可是他却是孤独的，忧郁的。那姑娘是不十分康健的，他为她挂虑着。他是那么地恋着她，只要瞧见了她便觉得幸福。他不敢请求什么，也不敢希冀什么，只要她知道他的恋，他便会满意的。可是那姑娘却不知道；不知道他每晚上低低地哭泣着……”

“可是那姑娘是谁哪？”

“那姑娘……那姑娘？是一位紫丁香似的姑娘……是的，不知在那本书上看来的一个故事罢咧。”

“可爱的故事哪。借给我那本书吧。”

“我忘了这本书的名字，多咱找到了便带给你。就是找不到，我可以讲给你听的。”

“可爱的故事哪！可是，瞧哪，在那边儿，那边是我的故乡啊！”蒙着雾似的眼珠子望着天边，嘴犄角儿上挂着梦似的笑。

我的恋，没谁知道的恋，沉默的恋，埋在我年轻的心底。

“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她会知道的；我会告诉她的。我要跪在她前面，让她抚着我的头发，告诉她，她儿子隐秘的恋。母亲啊！”我也望着天边，嘴犄角儿上挂着寂寞的笑，睁着忧郁的眼。

五

在课堂前的石阶上坐着，从怀里掏出母亲照片来悄悄

地跟她说。

“母亲，爹爱着你的时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他也讲个美丽的，暗示的故事给你听的吗？他也是像我那么胆怯的吗？母亲，你为什么要生一个胆怯的儿子哪？”

母亲笑着说：“淘气的孩子。沉默地恋着不也很好吗？”

我悄悄地哭了。深夜里跑到这儿来干吗呢？夜风是冷的，夜是默静而温柔的；在幸福和忧郁双重压力下，孩子的心是脆弱的。

弹着 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个秘密，
一个青春的恋。
可是我恋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恋，
我也只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边，我是幸福的，
可是依旧是孤独的；
她不会知道一颗痛苦的孩子的心，
我也只得沉默。

她听着这充满着“她”的歌时，
她会说：“她是谁呢？”
直到年华度尽在尘土，我不会向她明说我的恋，
我是只得沉默！

我低下了脑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忧郁诗人莱诺的手杖哪，你的脸！”

“告诉你吧，我的秘密……”可是我永远不会告诉她真话的。“我想起了母亲呢！”

便又默着了。我们是时常静静地坐着的。我不愿意她讲话，瞧了她会说话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说自家儿的秘密，不是痛苦的哑子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不明说，我又不是不会说话的人。可是把这么在天真的年龄上的纯洁的姑娘当作恋的对象，真是犯罪的行为呢。她是应该玛利亚似地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热诚，每晚上为她的康健祈祷着。再说，她讲多了话就喘气，这对于她的康健有妨碍。我情愿让她默着。她默着时，她的发，她的闭着的嘴，她的精致的鞋跟会说着比说话时更有意思的悄语，一种新鲜的，得用第六觉去谛听的言语。

那天回去的路上，尘土里有一朵残了的紫丁香。给人家践过的。她拾了起来裹在白手帕里边，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家里有许多这么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三年前的，干得像纸花似的。多咱到我家里来瞧瞧吧。我有妈的照片和我小时候到现在的照片；还有贵重的糖果，青色的书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记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儿去，也不想上母亲那儿去。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我拒绝了。他们说近来变了。是的，

我变了，我喜欢孤独。我时常独自个儿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时常有失眠的晚上，可是谁知道我怎么会变的？谁知道我在恋着一位孤寂的姑娘！母亲知道的，可是她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自家儿也知道，可是我告诉谁呢？

今儿玲姑娘在家里伴父亲。我成天地坐在一条小河旁的树影下，哑吧似的，什么事也不做，戴了顶阔边草帽。夏天慢慢儿的走来了，从那边田野里，从布谷鸟的叫声里。河边的草像半年没修发的人的胡髭。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实的农夫。天上没一丁点云。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来骑马的人们，他们的白帆布马裤在马背上闪烁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里，不预备再穿了。

明儿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里去。送她些什么礼呢？我要送她一册戴望舒先生的诗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颗痛苦着的心。

今晚上我会失眠的。

六

洒水车嘶嘶地在沥青路上走过，戴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讲着她们的故国，橱窗里摆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阳伞，丝睡衣。不知那儿已经有蝉声了。

墙上牵满着藤叶，窗子前种着颗芭蕉，悉悉地响着。屋子前面有个小园，沿街是一溜法国风的矮栅。走进了矮

栅，从那条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阶去，只见门忽然开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儿笑着，很少见的顽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抛在我脸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脸上爆了。“早从窗口那儿瞧见了你哪。”

“这是我送你的小小的礼物。”

“多谢你。这比他们送我的那些糖啦，珠宝啦可爱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爱好的东西。”恳切地瞧着她。

可是她不会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进去，默着。陈设得很简单的一间书房，三面都有窗。一只桃花木的写字台靠窗放着，那边儿角上是一只书架，李清照的词，凡尔兰的诗集。

“你懂法文的吗？”

“从前我父亲在法国大使馆任上时，带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底记忆》放到书架上。屋子中间放着只沙发榻，一个天鹅绒的坐垫，前面一只圆几，上面放了两本贴照簿，还有只小沙发。那边靠窗一只独脚长几，上面一只长颈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儿。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它们枯了的时候，我要用紫色的绸把它们包起来，和母亲织的绒衫在一块儿。”

她站在那儿，望着那花。太阳从白窗纱里透过来，抚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和她的头发，温柔地。窗纱上有芭蕉的影子。闲静浸透了这书房。我的灵魂，思想，全流向她了，和太阳的触手一同地抚摸着那丁香，她的头发。

“为什么单看重那两束丁香呢？”

她回过身来，用那蒙着雾似的眼光望我，过了一回才说道：“你不懂的。”我懂的！这雾似的眼光，这一刹那，这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上永远是新鲜的。我的灵魂会消灭，我的身子会朽腐，这记忆永远是新鲜的。

窗外一个戴白帆布遮阳帽的影子一闪，她猛的跳起来，跑了出去。我便瞧一下壁上的陈设。只挂着一架银灰的画框，是 Monet 的田舍画，苍郁的夏日的色采和简朴的线条。

“爸，你替我到客厅里去对付那伙儿客人吧。不，你先来瞧瞧他，就是我时常提到的那个孩子。他的母亲是妈的邻舍呢！你瞧瞧，他也送了我一束紫丁香……”她小鸟似的躲在一个中年人的肩膀下面进来了。有这么个女儿的父亲是幸福的。这位幸福的父亲的肘下还夹着半打鱼肝油，这使我想起实验室里石膏砌的骨骼标本，和背着大鲈鱼的丹麦人。他父亲脸上还剩留着少年时的风韵。他的身子是强壮的。怎么会生了瘦弱的女儿呢？瞧了在他腋下娇小的玲姑娘，我忧郁着。他把褂子和遮阳帽交给了她，掏出手帕来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没讲几句话，便带了他那体贴女儿的脸一同出去了。

“会客室里还有客人吗？”

“讨厌的贺客。”

“为什么不请他们过来呢？”

“这间书房是我的，我不愿意让他们过来闹。”

“我不相干。你伴他们谈去吧。疏淡了他们不大有礼貌的。”

“我不是答应了你一块儿看照片的吗？”

便坐在那沙发榻上翻着那本贴照簿。从照上我认识了她的母亲，嘴角和瘦削的脸和她是很像的。她拿了一大盒礼糖来跟我一块儿吃着。贴照簿里边有一张她的照片，是前年在香港拍的：坐在一丛紫丁香前面：那熟悉的，熟悉的视线，脸比现在丰腴，底下写着一行小字：“Say it with flowers.”

“谁给你拍的？”

“爸……”这么说着便往外跑。“我去弄 Tea 你吃。”

那张照片，在光和影上，都够得上说是上品，而她那种梦似的风姿在别的照片中是找不到的。我尽瞧着那张照，一面却：“为什么她单让我一个人走进她的书房来呢？为什么她说我不懂的？不懂的……不懂的……什么意思哪，那么地瞧着我？向她说吧，说我爱她……啊！啊！可是问她要了这张照吧！我要把这张照片配了银灰色的框子，挂在书房里，和母亲的照一同地，也在旁边放了只长脚几，插上了紫丁香，每晚上跪在前面，为她祈福。”——那么地沉思着。

她拿了银盘子进来，给我倒了一杯牛奶红茶，还有一个香蕉饼，两片面包。

“这是我做的。在香港我老做椰子饼和荔子饼给父亲吃。”

她站到圆桌旁瞧我吃，孩气地。

“你自家儿呢？”

“我刚才吃了糖不能再吃了，健康的人是幸福的；我是只有吃鱼肝油的福分。广东有许多荔子园，那么多的荔

子，黑珠似的挂在枝上，那透明的荔肉！”

“你今天很快乐哪！可不是吗？”

“因为我下星期要到香港了，跟着父亲。”

“什么？”我把嘴里的香蕉饼也忘了。

“怎么啦？还要回来的。”

刚才还馋嘴地吃着的香蕉饼，和喝着牛奶红茶全吃不下了，跟她说呢？还是不跟她说？神经组织顿时崩溃了下来——没有脊椎，没有神经，没有心脏的人了哪！

“多咱走哪？”

“后天。应该来送我的。”

“谁来送你的。可是明儿我们再一同去看看母亲吧？”

“我本来预备去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吃哪？”

我瞧着她，默着——说还是不说？

“不吃吗？讨厌的。是我自家儿做的香蕉饼哪！你不吃吗？”蹙着眉尖，轻轻地顿着脚，笑着，催促着。

像反刍动物似地，我把香蕉饼吃了下去，又吐了出来，再嚼着，好久才吃完了。她坐到钢琴前面弹着，Kiss me good night, not good bye, 感伤的调子懒懒地在紫丁香上回旋着，在窗后面躲着。天慢慢儿的暗了下来，黄昏的微光从窗子那儿偷偷的进来，爬满了一屋子。她的背影是模糊的，她的头发是暗暗的。等她弹完了那调子，阖上了琴盖，我就戴上了帽子走了。她送我到栅门边，说道：

“我今儿是快乐的！”

“我也是快乐的！再会吧。”

“再会吧！”扬一扬胳膊，送来了一个微笑。

我也笑着。走到路上，回过脑袋来，她还站在门边向

我扬着胳膊。前面的一串街灯是小姐们晚礼服的钻边。忽然我发现自家儿眼眦上也挂着灯，珠子似的，闪耀着，落下去了；在我手里的母亲照片中的脸模糊了。

“为什么不向她说呢？”后悔着。

回过身去瞧，那书房临街的窗口那儿有了浅绿的灯光，直照到窗外窥视着的藤上，而那依依地，寂寞地响着的是钢琴的幽咽的调子，嘹亮的声音。

七

第二天，只在墓场里巡行了一回，在母亲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阴郁的脸色，问我为什么。“告诉她吧？”那么地想着。终究还说了一句：

“怀念着母亲呢！”

天气太热，她的纱衫已经给汗珠轻薄地浸透了背上，里面的衫衣自傲地卖弄着风情。她还要整理行装，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时候连再会也没说，那船便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可是她眼珠子说着的话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码头上，瞧着那只船。她和她的父亲站在船栏后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湿风对于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为她祝福。

她走了没几天，我的父亲为了商业的关系上天津去，得住几年，我也跟着转学到北平了。临走时给了她一封信，写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听着沙漠里的驼铃，年华的蛩音。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种风，这

儿是没有的。从香港她寄了封信来，说下月便到上海来；她说香港给海滨浴场，音乐会，夜总会，露天舞场占满了，每天只靠着窗栏逗鹦鹉玩。第二封信来时，她已经在上海啦；她说，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饰箱里，鹦鹉也带了来就挂在花瓶的那只独脚几旁，也学会了太息地说：

“母亲啊！”

她又说还是常上公墓那儿去的，在墓前现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叶呢，再过几天，刮黄沙的日子快来咧。等着信的时间是长的，读信的时间是短的——我恨中国航空公司，为什么不开平沪班哪？列车和总统号在空间运动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脉搏相应的。

从褪了金黄色的太阳光里，从郊外的猎角声里，秋天来了。我咳嗽着。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喜乐，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过几天，我又要每晚上发热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惯常的事。

多咱我们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亲也许在那儿怀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厉害，发了五天热，脸上泛着桃色。父亲忧虑着。赶明儿得进医院了。每年冬季总是在蝴蝶似的看护妇，寒热表，硝酸臭味里边过的，想不到今年这么早就进去了。

希望你天天写信来，在医院里，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着点儿。母亲那儿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来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怀念着在墓前坐着谈母亲的日子啊！

又：医生禁止我写信，以后恐怕不能再写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来了这封信后，便只有我天天写信给她，来信是没了。每写一封信，我总“告诉她吧？”——那么地思忖着。末了，便写了封很长的信给她，告诉她我恋着她，可是这封信却从邮局里退回来啦，那火漆还很完固的。信封上写着：“此人已出院。”

“怎么啦，怎么啦？好了吗？还是……还是……”便想起那鱼肝油，白色的疗养院，冷冷的公墓，她母亲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树，紫丁香……可是那墓场的冷感的风啊……冷感的风……冷感的风啊！

赶快写了封信到她家里去，连呼吸的闲暇也没有地等着。覆信究竟来了，看到信封上的苍老的笔迹，我觉得心脏跳了出来，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这么写着：

年轻人，你迟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亲墓旁的。临死的时候儿，她留下来几件东西给你。到上海来时来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领你去拜访她的新墓。

欧阳旭

“迟了！迟了！母亲啊，你为什么生一个胆怯的儿子

呢？”没有眼泪，没有太息，也没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脑袋，静静地，静静地坐着。

一年以后，我跟父亲到了上海，那时正是四月。我换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瞧，那些年轻的脸。我叩了门，出来开门的是她的爹，这一年他脸上多了许多皱纹，老多了。他带着我到玲姑娘的书房里。窗前那只独脚几还在那儿，花瓶也还在那儿。什么都和去年一样，没什么变动。他叫我坐一会，跑去拿了用绸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边的贴照簿给我。

“她的遗产是两束枯了的紫丁香，两本她自家儿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认识这两件东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记起了口袋里还有她去年给我的从地上检来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块儿走了。路上买了一束新鲜的丁香。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微笑的。

走进墓场的大门，管墓的高兴地笑着，说道：

“欧阳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经安上了。”

见了我，便：——

“好久不见了！”

“是的。”

走过母亲的墓，我没停下来。在那边儿，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上有一块新的墓碑：

爱女欧阳玲之墓

我不会忘记的，那梦似的笑，蒙着雾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肤色，还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迟了。

他脱下了帽子，我也脱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三，十六日。

夜

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可是，那儿去哪？

江水哗啦哗啦地往岸上撞，撞得一嘴白沫子的回去了。夜空是暗蓝的，月亮是大的，江心里的黄月亮是弯曲的，多角形的。从浦东到浦西，在江面上，月光直照几里远，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一只小舢板在月光上驶过来了，摇船的生着银发。

江面上飘起了一声海关钟。

风吹着，吹起了水手服的领子，把烟蒂儿一弹弹到水里。

五月的夜啊，温柔的温柔的……

老是这么的从这口岸到那口岸，歪戴着白水手帽，让风吹着领子，摆着大裤管，夜游神似地，独自个儿在夜的都市里踱着。古巴的椰子林里听过少女们叫卖椰子的歌声，在马德里的狭街上瞧披绣巾的卡门黑鬓上的红花，在神户的矮屋子里喝着菊子夫人手里的茶，可是他是孤独的。

一个水手，海上的吉普西。家在那儿哪？家啊！

去吧？便走了，懒懒地。行人道上一对对的男女走着，街车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坐在水手的中间，拉车的堆着笑脸问他要不要玩姑娘，他可以拉他去……

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真的是真空吗？

喝点儿酒吧；喝醉了的人是快乐的——上海不是快乐的王国吗？

一拐弯走进了一家舞场。

酒精的刺激味，侧着肩膀顿着脚的水手的舞步，大鼓呼呼的敲着炎热的南方的情调，翻在地上的酒杯和酒瓶，黄澄澄的酒，浓烈的色情，……这些熟悉的，亲切的老朋友们啊。可是那粗野的醉汉的笑声是太响着点儿了！

在桌上坐下了，喝着酒。酒味他是知道的，像五月的夜那么地醉人。大喇叭反覆地吹着：

我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会找到她，找到她，
我流浪梦里的恋人。

舞着的人像没了灵魂似地在音乐里溶化了。他也不想溶

化在那里边儿，可是光觉得自家儿流不到那里边儿去，只是塑在那儿，因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绪的真空。

有几个姑娘我早就忘了，
忘了她像黄昏时的一朵霞；
有几个还留在我记忆里，——
在水面，在烟里，在花上，
她老对我说：
“瞧见没？我在这里。”

因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绪的真空，因为他是独自个儿喝着酒，因为独自个儿喝着酒是乏味的，因为没一个姑娘伴着他……

右手那边儿桌上有个姑娘坐在那儿，和半杯咖啡一同地。穿着黑褂子，束了条阔腰带，从旁边看过去，她有个高的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手托着下巴坷儿，憔悴地。她的头发和鞋跟是寂寞的。

狠狠的抽了口烟，把烫手的烟蒂儿弹到她前面，等她回过脑袋来便像一个老练家似地，大拇指一抹鼻翅儿，跟她点了点脑袋：

“Hollo baby。”

就站起来走过去，她只冷冷地瞧着他，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眼珠子是饱满了风尘的，嘴唇抽多了烟，歪着点儿。

“独自个儿吗？”

不作声，拿起咖啡来喝了点儿。从喝咖啡的模样儿看来她是对于生，没有眷恋，也没有厌弃的人。可是她的视

线是疲倦的。

“在等谁呢？”

一边掏出烟来，递给她一枝。她接了烟，先不说话，点上了烟，抽了一口，把烟喷出来，喷灭了火柴，一边折着火柴梗，一边望着手里的烟卷儿，慢慢儿的：

“等你那么的一个男子哪。”

“你瞧着很寂寞的似的。”

“可不是吗？我老是瞧着很寂寞的。”淡淡的笑了一笑，一下子那笑劲儿便没了。

“为什么呢？这里不是有响的笑声和太浓的酒吧？”

她只从烟里边望着他。

“还有太疯狂的音乐呢！可是你为什么瞧着也很寂寞的！”

他只站了起来拉了她，向着那只大喇叭，舞着。

舞着：这儿有那么多的人，那么煊亮的衣服，那么香的威士忌，那么可爱的娘儿们，那么温柔的旋律，谁的脸上都带着笑劲儿，可是那笑劲儿像是硬堆上去的。

一个醉鬼猛的滑了一交，大伙儿哄的笑了起来。他刚爬起来，又是一交摔在地上。扯住了旁人的腿，抬起脑袋来问：

“我的鼻子在那儿？”

他的伙伴把他拉了起来，他还一个劲儿嚷鼻子。

他听见她在怀里笑。

“想不到今儿会碰到你的，找你那么的姑娘找了好久了。”

“为什么找我那么的姑娘呢？”

“我爱憔悴的脸色，给许多人吻过的嘴唇，黑色的眼珠子，疲倦的神情……”

“你到过很多的地方吗？”

“有水的地方我全到过，那儿都有家。”

“也爱过许多女子了吧？”

“可是我在找着你那么的一个姑娘哪。”

“所以你瞧着很寂寞的。”

“所以你也瞧着很寂寞的。”

他抱紧了点儿，她贴到他身上，便抬起脑袋来静静的瞧着他。他不懂她的眼光。那透明的眼光后边儿藏着大海的秘密，二十年的流浪。可是他爱那种眼光，他爱他自家儿明白不了的东西，

回到桌子上，便隔着酒杯尽瞧着她。

“你住那儿？”

“你问他干吗！”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问他干吗！我的名字太多了。”

“为什么全不肯告诉我？”

“过了今晚上我们还有会面的日子吗？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就得啦，何必一定要知道我是谁呢！”

我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会找到她，找到她；
我流浪梦里的恋人。

他一仰脖子干了一杯，心境也爽朗起来啦。真是可爱的姑娘啊。猛的有谁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伙计，瞧见我的鼻子没有？”原来是那醉鬼。

“你的鼻子留在家里了，没带出来。”酒还在脖子那儿，给他一下子拍得咳嗽起来了。

“家？家吗？”猛的笑了起来，瞧着那姑娘，一伸手，把她的下巴坷儿一抬：“你猜我的家在那儿？”

她懒懒的把他的手拉开了。

“告诉你，我的家在我的鼻子里边，今儿我把鼻子留在家里，忘了带出来了。”

他的伙伴刚跑过来想拉他回去，听他这么一说就笑开啦。左手那边儿桌上一个姑娘叫他逗得把一口酒全喷了。她却抬起脑袋来望着他，怜悯地，像望着一个没娘的孩子似的。他腿一拐，差点儿倒了下去，给他的伙伴扶住了。

“咱们回去吧。”

“行。再会！”手摆了一下，便——“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啊！”那么地唱着，拍着腿跑到舞着的人们里边去啦，老撞在人家身上，撞着了就自家儿吆喝着口令，立正，敬礼。一回儿便混到那边儿不见啦，可是他的嗓子还尽冒着，压低了大喇叭压低了笑声。

“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啊，”单调的，粗鲁的，像坏了的留声机似地响着。

她轻轻地太息了一下。

“都是没有家的人啊！”

家在那儿哪？家啊！

喇叭也没有，笛子也没有，铜钹也没有，大鼓也没有，一只小提琴独自个儿的低低地奏着忧郁的调子。便想起了那天黄昏，在夏威夷靠着椰子树，拉着手风琴看苍茫

的海和模糊的太阳。

又是一声轻轻的太息，她不知怎么的会显着一种神经衰弱症患者的，颓丧的可是快慰的眼光。可是一回儿便又是一张冷冷的他明白不了的脸啦。

“好像在那儿见过你的。”

“我也好像在那儿见过你似的，可是想不起来了。”

便默着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精解不了愁的日子是有的。他的脸红了起来，可是他的心却沉重起来了。

“可以快乐的时候，就乐一会儿吧。”

她猛的站了起来，一只手往他肩上一搁，便活泼地退到中间那片地板上，走了几步，一回身，胳膊往腰里一插，异样地向他一笑，扮了个鬼脸，跳起 tango 来啦。悉悉地接着转了几个身，又回到他怀里，往后一弯腰，再往外转过身子去，平躺在他胳膊上，左手攀着他的胸子。

缓慢的大鼓咚咚咚地。

她猛的腿一软，脑袋靠到他胸部，笑着。

“我醉了。”

“找个地方儿睡去吧。”

她已经全身靠在他身上，越来越沉重咧。走到门外，她的眼皮儿就阖上了，嘴上还挂着笑劲儿。在五月的夜风里，她的衣服是单薄的。可是五月的夜啊，温柔的，……温柔的。

街上没有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走着。

到一家旅馆里，把她放到床上，灭了灯，在黑暗里边站到窗前抽着烟。月光从窗口流进来，在地上，像一方块

的水。蔚蓝的烟一圈圈的飞到窗外，慢慢儿的在夜色里淡了，没了。

“给我枝烟吧，”

拿了枝烟给她，她点上了也喷起烟来啦。烟蒂儿上红的火闪耀着。平躺在床上，把胳膊垫在脑袋下面，脸苍白着。

他走到床前，一只脚踏在床上，尽瞧着她，她只望着天花板。他把在嘴里吸着的烟蒂儿吐在地上，把她抱了起来，一声儿不言语地凑到她嘴上吻着。他在自家儿的脸下瞧见了一双满不在乎的眼珠子，冷冷的。她把他的脸推开了，抽了口烟，猛的笑了起来，拿了烟蒂儿，拖着他的耳朵把一口烟全喷在他嘴里了。拍一下他的脸。他抱着她走到镜子前面，在镜上呵了口气，就在那雾气上面用手指划了颗心。她也呵了口气，也划颗心，再划支箭把那两颗心串在一块儿。再掏出擦脸的粉来给添在上面，一顺手就抹了他一脸。

“Big baby!”

说着笑，抱住了他的脖子，把脸贴着他的，两条腿在他胳膊上乱颠。猛的他觉得自家儿的脸上湿了起来。瞧她时，却见眼珠子给泪蒙住了。

“怎么啦?”

“你明儿上那去?”

“我自家儿也不知道。得随船走。”

“可是讲他干吗? 明天是明天!”

泪珠后边儿透着笑劲儿，吻着他，热情地。

他醒了回来，竖起了身子，瞧见睡在旁边儿的那姑

娘，想起昨晚上的事了。两支高跟儿鞋跌在床前。瞧手表，表没卸下来，弄停啦。

他轻轻的爬下床来，抽着烟穿衣服。把口袋里钱拿出来，放一半在她枕头边。又放了几枝烟，一回头瞧见了那镜子上的两颗心和一支箭，便把还有一半钱也放下了，她却睁开了眼来。

“走了吗？”

他点了点头。

她望着他，还是那副憔悴的，冷冷的神情。

“你怎么呢？”

“我不知道。”

“你以后怎么着呢？”

“我不知道。”

“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我不知道。”

便点上了烟抽着。

“再会吧。”

她太息了一下，说道：“记着我的名字吧，我叫茵蒂。”

他便走了，哼着：

我知道有这样一天，
我会找到你，找到你，
我流浪梦里的姑娘！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再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画着弧线，沿着天空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

拎着饭篮，独自个儿在那儿走着，一只手放在裤袋里，看着自家儿嘴里出来的热气慢慢儿的飘到蔚蓝的夜色里去。

三个穿黑绸长褂，外面罩着黑大褂的人影一闪。三张在呢帽底下只瞧得见鼻子和下巴的脸遮在他前面。

“慢着走，朋友！”

“有话尽说。朋友！”

“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今儿不是咱们有什么跟你过不去，各为各的主子，咱们也要吃口饭，回头您老别怨咱们不够朋友。明年今儿是你的周年，记着！”

“笑话了！咱也不是那么不够朋友的——”一扔饭篮，一手抓住那人的枪，就是一拳过去。

碰！手放了，人倒下去，按着肚子。碰！又是一枪。

“好小子！有种！”

“咱们这辈子再会了，朋友！”

“黑绸长褂”把呢帽一推，叫搁在脑杓上，穿过铁路，不见了。

“救命！”爬了几步。

“救命！”又爬了几步。

· 哪的吼了一声儿，一道弧灯的光从水平线底下伸了出来。铁轨隆隆地响着，铁轨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线里向前爬去，电杆木显了出来，马上又隐没在黑暗里边，一列“上海特别快”突着肚子，达达达，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颗夜明珠，龙似地跑了过去，绕着那条弧线。又张着嘴吼了一声儿，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儿，弧灯的光线钻到地平线下，一会儿便不见了。

又静了下来。

铁道交通门前，交错着汽车的弧灯的光线，管交通门的倒拿着红绿旗，拉开了那白脸红嘴唇，带了红宝石耳坠

子的交通门。马上，汽车就跟着门飞了过去，一长串。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

汽车在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叭叭的拉着喇叭。刘有德先生的西瓜皮帽上的珊瑚结子从车门里探了出来，黑毛葛背心上两只小口袋里挂着的金表练上面的几个小金镑钉当地笑着，把他送出车外，送到这屋子里。他把半段雪茄扔在门外，走到客室里，刚坐下，楼梯的地毡上响着轻捷的鞋跟，嗒嗒地。

“回来了吗？”活泼的笑声，一位在年龄上是他的媳妇，在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夫人跑了进来，扯着他的鼻子道。“快！给我签张三千块钱的支票。”

“上礼拜那些钱又用完了吗？”

不说话，把手里的一叠账交给他，便拉他的蓝缎袍的大袖子往书房里跑，把笔送到他手里。

“我说……”

“你说什么？”堵着小红嘴。

瞧了她一眼便签了。她就低下脑袋把小嘴凑到他大嘴上。“晚饭你独自个儿吃吧，我和小德要出去。”便笑着跑了出去，碰的阖上门。他掏出手帕来往嘴上一擦，麻纱手帕上印着 tangee。倒像我的女儿呢，成天的缠着要钱。

“爹！”

一抬脑袋，小德不知多咱溜了进来，站在他旁边，见

了猫的耗子似地。

“你怎么又回来啦!”

“姨娘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干吗?”

“拿钱。”

刘有德先生心里好笑，这娘儿俩真有他们的。

“她怎么会叫你回来问我要钱? 她不会要不成?”

“是我要钱。姨娘叫我伴她去玩。”

忽然门开了，“你有现钱没有?” 刘颜蓉珠又跑了进来。

“只有……”

一只刚用过蔻丹的小手早就伸到他口袋里把皮夹拿了出来! 红润的指甲数着钞票：一五，一十，二十……三百。“五十留给你，多的我拿去了。多给你晚上又得不得回来。”做了个媚眼，拉了她法律上的儿子就走。

儿子是衣架，成天地读着给 gigolo 看的时装杂志，把烫得有粗大明朗的摺纹的褂子穿到身上，领带打得在中間留了个涡，拉着母亲的胳膊坐到车上。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区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女的灯光。

开着一九三二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深秋的晚风吹来，吹动了儿子的领子，母亲的头发，全有点儿觉得凉。法律上的母亲偎在儿子的怀里

道：

“可惜你是我的儿子。”嘻嘻地笑着。

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点儿把车开到行人道上去啦。

Neon Light 伸着颜色的手指在蓝墨水似的夜空里写着大字。一个英国绅士站在前面，穿了红的燕尾服，挟着手杖，那么精神抖擞地在散步。脚下写着：“Johnny Walker; Still Going Strong.”路旁一小块草地上展开了地产公司的乌托邦，上面一个抽吉士牌的美国人看着，像在说：“可惜这是小人国的乌托邦；那片大草原里还放不下我的一只脚呢？”

汽车前显出个人的影子，喇叭吼了一声儿，那人回过脑袋来一瞧，就从车轮前溜到行人道上去了。

“蓉珠，我们上那去？”

“随便那个 cabaret 里去闹个新鲜吧；礼查，大华我全玩腻了。”

跑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滥着光的海，罪恶的海浪，慕尔堂浸在黑暗里，跪着，在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大世界的塔尖拒绝了忏悔，骄傲地瞧着这位迂牧师，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saxophone 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

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

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兹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儿子凑在母亲的耳朵旁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的舞侣——可是，蓉珠，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脚，母亲躲在儿子的怀里，低低的笑。

一个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凑在电影明星殷芙蓉的耳朵旁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忽然看见手指上多了一只钻戒。

珠宝掮客看见了刘颜蓉珠，在殷芙蓉的肩上跟她点了点脑袋，笑了一笑。小德回过身来瞧见了殷芙蓉也 gigolo 地把眉毛扬了一下。

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踩在华尔兹上面，飘飘地，飘飘地。

珠宝掮客凑在刘颜蓉珠的耳朵旁，悄悄的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把唇上的胭脂印到白衬衫上面。

小德凑在殷芙蓉的耳朵旁，悄悄地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的舞侣

——可是，芙蓉，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

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椅子是凌乱的，可是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翡翠坠子拖到肩上，伸着的胳膊。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呜呜地冲着人家嚷，那只 saxophone 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

推开了玻璃门，这纤弱的幻景就打破了。跑下扶梯，两溜黄包车停在街旁，拉车的分班站着，中间留了一道门灯光照着的路，争着“Ricksha?” 奥斯汀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大月亮红着脸蹒跚地走上跑马厅的大草原上来了。街角卖《大美晚报》的用卖大饼油条的嗓子嚷：

“Evening Post!”

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 fashion model 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的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 crepé，想

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给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

街旁，一片空地里，竖起了金字塔似的高木架，粗壮的木腿插在泥里，顶上装了盏弧灯，倒照下来，照到底下每一条横木板上的人。这些人吆喝着：“喂喂呀！”几百丈高的木架顶上的木桩直坠下来，碰！把三抱粗的大木柱撞到泥里去，四角上全装着弧灯，强烈的光探照着这片空地。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检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

死尸给搬了开去。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还有一堆他的血。在血上，铺上了士敏土，造起了钢骨，新的饭店造起来了！新的舞场造起来了！新的旅馆造起来了！把他的力气，把他的血，把他的生命压在底下，正和别的旅馆一样地，和刘有德先生刚在跨进去的华东饭店一样地。

华东饭店里——

二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鸦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掬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三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鸦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掳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四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鸦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掳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电梯把他吐在四楼，刘有德先生哼着《四郎探母》踏进了一间响着骨牌声的房间，点上了茄立克，写了张局票，不一回，他也坐到桌旁，把一张中风，用熟练的手法，怕碰伤了它似地抓了进，一面却：“怎么一张好的也抓不进来，”一副老抹牌的脸，一面却细心地听着因为不束胸而被人家叫做沙利文面包的宝月老八的话：“对不起，刘大少，还得出条子，等回儿抹完了牌请过来坐。”

“到我们家坐坐去哪！”站在街角，只瞧得见黑眼珠子的石灰脸，躲在建筑物的阴影里，向来往的人喊着，拍卖行的伙计似地；老鸨尾巴似的拖在后边儿。

“到我们家坐坐去哪！”那张瘪嘴说着，故意去碰在一个扁脸身上。扁脸笑，瞧了一瞧，指着自家儿的鼻子，探着脑袋：“好寡老，碰大爷？”

“年纪轻轻，朋友要紧！”瘪嘴也笑。

“想不到我这印度小白脸儿今儿倒也给人家瞧上咧，”手往她脸上一抹，又走了。

旁边一个长头发不刮胡须的作家正在瞧着好笑，心里想到了一个题目：第二回巡礼——都市黑暗面检阅sonata；忽然瞧见那瘪嘴的眼光扫到自家儿脸上来了，马上就慌慌张张的往前跑。

石灰脸躲在阴影里，老鸨尾巴似地拖在后边儿——躲在阴影里的石灰脸，石灰脸，石灰脸……

（作家心里想：）

第一回巡礼赌场第二回巡礼街头娼妓第三回巡礼舞场
第四回巡礼再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艺月刊》第一句就写大马路北京路野鸡交易所……不行——

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先生！”一看是个老婆儿装着苦脸，抬起脑袋望着他。

“干吗？”

“请您给我看封信。”

“信在那儿？”

“请您跟我到家里去拿，就在这胡同里边。”

便跟着走。

中国的悲剧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一九三一年是我的年代了《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译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

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暗得什么都看不见。

“你家在那儿？”

“就在这儿，不远儿，先生。请您看封信。”

胡同的那边儿有一支黄路灯，灯下是个女人低着头站在哪儿。老婆儿忽然又装着苦脸，扯着他的袖子道：“先生，这是我的媳妇。信在她那儿。”走到女人那地方儿，女人还不抬起脑袋来。老婆儿说：“先生，这是我的媳妇。我的儿子是机器匠，偷了人家东西，给抓进去了，可怜咱们娘儿们四天没吃东西啦。”

（可不是吗那么好的题材技术不成问题她讲出来的话

意识一定正确的不怕人家再说我人道主义咧……)

“先生，可怜儿的，你给几个钱，我叫媳妇陪你一晚上，救救咱们两条命！”

作家愣住了。那女人抬起脑袋来，两条影子拖在瘦腮帮儿上，嘴角浮出笑劲儿来。

嘴角浮出笑劲儿来。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掇客凑在刘颜蓉珠的耳朵旁，悄悄的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喝一杯吧。”

在高脚玻璃杯上，刘颜蓉珠的两只眼珠子笑着。

在别克里，那两只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从外套的皮领上笑着。

在华懋饭店的走廊里，那两只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从披散的头发边上笑着。

在电梯上，那两只眼珠子在紫眼皮下笑着。

在华懋饭店七层楼上一间房间里，那两只眼珠子，在焦红的腮帮儿上笑着。

珠宝掇客在自家儿的鼻子底下发现了那对笑着的眼珠子。

笑着的眼珠子！

白的床巾！

喘着气……

喘着气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

床巾：溶了的雪。

“组织个国际俱乐部吧！”猛的得了这么个好主意，一面淌着细汗。

淌着汗，在静寂的街上，拉着醉水手往酒排间跑。街

上，巡捕也没有了，那么静，像个死了的城市。水手的皮鞋搁到拉车的脊梁盖儿上面，哑嗓子在大建筑物的墙上响着：

啦得儿……啦得——

啦得儿

啦得……

拉车的脸上，汗冒着；拉车的心里，金洋钱滚着，飞滚着。醉水手猛的跳了下来，跌到两扇玻璃门后边儿去啦。

“Hullo, Master! Master!”

那么地嚷着追到门边。印度巡捕把手里的棒冲着他一扬，笑声从门缝里挤出来，酒香从门缝里挤出来，Jazz 从门缝里挤出来……拉车的拉了车杠，摆在他前面的是十二月的江风，一个冷月，一条大建筑物中间的深巷。给扔在欢乐外面，他也不想到自杀，只“妈妈的”骂了一声儿，又往生活里走去了。

空去了这辆黄包车，街上只有月光啦。月光照着半边街，还有半边街浸在黑暗里边，这黑暗里边蹲着那家酒排，酒排的脑门上一盏灯是青的，青光底下站着个化石似的印度巡捕。开着门又关着门，鸚鵡似的说着：

“Good - bye, Sir.”

从玻璃门里走出个年青人来，胳膊肘上挂着条手杖。他从灯光下走到黑暗里，又从黑暗里走到月光下面，太息了一下，悉悉地向前走去，想到了睡在的别人床上的恋人，他走到江边，站在栏杆旁边发怔。

东方的天上，太阳光，金色的眼珠子似地在乌云里睁开了。

在浦东，一声男子的最高音：

“暖……呀……暖……”

直飞上半天，和第一线的太阳光碰在一起。接着便来了雄伟的合唱。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了灰色的睡衣，江水又哗啦哗啦的往东流，工厂的汽笛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夜总会里的人们的命运！

醒回来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黑 牡 丹

“我爱那个穿黑的，细腰肢高个儿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从麦秆里流到我嘴里来，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个舞娘了。

她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回过脑袋来时，我看见一张高鼻子的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耳坠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风呢！可是我并不是爱那些东西，我是爱她坐在那儿时，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和鬓脚那儿的那朵憔悴的花，因为自个儿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乐一起来，舞场的每一个角落上，都有人抢着向她走来，忽然从我后边儿钻出了一个穿了晚礼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伙儿里边去了。她舞着，从我前面过去，一次，两次……在浆褶的衬衫上贴着她的脸，俯着脑袋，疲倦地，从康纳馨旁边看着人。在蓝的灯下，那双纤细的黑缎高跟儿鞋，跟着音符飘动着，那么梦幻地，像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下边飞着的乌鸦似地。第五次从我前面舞着过去的时候，“尼亚波立登之夜”在白的灯光里消逝了。我一只眼珠子看见她坐下来，微微地喘着气，一只眼珠子看见那“晚礼服”在我身旁走过，生硬的浆褶衬衫上有了一点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红得——红得像什么呢？只有在吃着cream的时候，会有那种味觉的。

我高兴了起来，像说梦话似地：“我爱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动物和静物的混血儿！”

她是那么地疲倦，每一次舞罢回来，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里的麦秆在酒里浸松了，钓鱼杆上的线似地浮到酒面来的时候，我抢到了她：她的脑袋在我的脑前俯着，她的脸贴着我的衬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的皮肤里——我的心脏也该给染红了。

“很疲倦的样子，”我俯下脑袋去，在宝塔形的耳坠子上吹嘘着。

耳坠子荡着……风吹着宝塔上风铃的声音。在我的脸下，她抬起她的脸来，瞧着我。那么妖气的，疲倦的眼光！SOS.！SOS.！再过十秒钟，我要爱上了那疲倦的眼光了。

“为什么不说话呢？”

“很疲倦的样子。”

“坐到我桌上来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的桌上。

“那么疲倦的样子！”

“还有点儿感冒呢。”

“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一天呢？”

“卷在生活的激流里，你知道的，喘过口气来的时候，已经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了。”

“我们这代人是胃的奴隶，肢体的奴隶……都是叫生活压扁了的人啊！”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机械地，用全速度向前冲刺着，我们究竟是有机体啊！……”

“总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来的。”

“总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来的。”

“你也是很疲倦了的人啊！”

“从那儿看出来的？”

“从你笑的样子。”

“我们都该找一个好的驿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吗？”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烟。

她也抽着烟。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着椅背。

我们就那么地坐到下半夜；舞场散了的时候，和那些快乐的人们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风的街上，她没问我的姓名，我也没问她的。可是我却觉得，压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减了许多，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和我同样地叫生活给压扁了的人。

一个月以后，是一个礼拜六的上午，从红蓝铅笔，打字机，通知书，速记里钻了出来，热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车里，身子给汽车颠着，看着街头的风景线，一面：“今天下午应该怎么地把自个儿培养一下呢？”——那么地想着，打算回去洗个澡，睡到五点钟，上饭店去吃一顿丰盛的晚宴，上舞场里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样地被生活压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门口，小铅兵似的管门孩子把门拉开来：

“顾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电梯里。开电梯的：

“顾先生，下午预备怎么玩一下吧。”

“预备玩一下。”

出了电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对面的，在舞场里做音乐师的菲律宾人。他抬了抬帽子：

“礼拜六啦！”

“礼拜六咧！”

可是礼拜六又怎么办呢？我没地方去。对于给生活压扁了的人，宇宙并不洪荒啊。

侍者给我开了门，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信来：

奇迹呢！在我的小花圃里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竖起来了，那么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风。明天是星期尾，到我这儿来玩两天吧。我们晚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顶刺激的 Sport 呢。快来吧！——

圣五星五晨

也不想睡觉了。洗了个澡，穿了条白色的高尔夫裤，戴了顶帽盔，也不外穿褂便坐了街车往郊外圣五的别墅那儿驶去。闭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烟，想着他的白石的小筑，他的一畦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

圣五是一个带些隐士风的人，从二十五岁在大学里毕业了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遗产一同地在这儿住下来。每天喝一杯咖啡，抽两支烟，坐在露台上，优暇地读些小说，花谱之类的书，黄昏时，独自个儿听着无线电播音，忘了世间，也被世间忘了的一个羊皮书那么雅致的绅士。很羡慕他的。每次在他的别墅里消费了一个星期尾，就觉得在速度的生活里奔跑着的人真不幸啊。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睁开眼来时，我已经到了郊外沥青大道上。心境也轻松的夏装似地爽朗起来。田原里充满着烂熟的果子香，麦

的焦香，带着阿摩尼亚的轻风把我脊梁上压着的生活的忧虑赶跑了。在那边坟山旁的大树底下，树荫里躺着个在抽纸烟的农人。树里的蝉声和太阳光一同地占领了郊外的空间，是在米勒的田舍画里呢！

车在一条沙铺的小径前停下来。我从小径里走去，在那颗大柏树下拐个弯，便看见了那一溜矮木栅，生满着郁金香的草地，在露台上的圣五一听见那只苏格兰种的狼狗爬到木栅上叫便跳了起来，跑过来啦。

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老顾，你好吗？”

“你请我来瞧你的黑牡丹吗？”

忽然他眼珠亮了起来：“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咧！”

“瞎说。别是你看《聊斋》看出来的白日梦吧。”

“真的。回头我仔仔细细地告诉你，真像《聊斋》里的故事呢。从大前天起的，我推翻了科学的全部论据。”

我们走进了矮木栅，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说道：“老顾，你又来了吗？”屋子的嘴张开了，一个穿黑旗袍的女子从里边走了出来。拎着只喷水壶。那张脸怪熟的，像在那儿见过的似的。

“你瞧，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来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一面嚷着：“肖珠，顾先生来了！”拖着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风的长脸，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坠子，直垂到肩上，嘴唇软得发腻……（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的皮肤里——我的心脏也该给染红了。）

“喂！”——记起了一个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地点了点脑袋。

“顾先生，请里边坐。我去洒了花就来。”

走到里边，坐在湘帘的阴影底下，喝着喷溢着泡沫的啤酒：

“圣五，你怎么想起结婚的？”

“什么想起结婚！异遇呢！”

“别说笑话了——”

“怎么说笑话？真的是牡丹花妖呢？可是我现在不能说给你听，她回头就要进来的。她刚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吗？她不许我告诉第三个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诉你。”

吃也吃饱，谈笑也谈笑饱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们架起了珠罗纱的帐子，在帆布床上躺下了，我便问他：

“究竟是怎样回事呢？”

“我正想对你说。是大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这儿。那晚上一丝风也没有，只有蚊子的叫声风似地在帐子四面吹着。躺在床上光流汗，脑袋上面，是那么的，静悄的星空。躺了一会，心倒静了下来，但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梦》，那活泼的合唱，一面幻想着那些郁金香围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纪的舞。忽然我听见一个脚音悉悉地从沙铺的小径上走来，那么轻轻地，踏在我的梦上面似地。我竖起身子来，那声音便没了。我疑心是在做梦。可是，下着细雨似地，悉！悉！一回儿那脚声又来了！这回我听出是一个女子的高跟儿鞋声音。鬼！便睁着眼珠子瞧，只

见木栅门那儿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儿里边。真的有鬼吗？我刚伸手去拿电筒，便听见呼的一声，鲍勃，我的那只狼狗，蹿了过去，直跳出栅门外面。接着便是一声吓极了的叫声从空气里直透过来，是一个女子的尖嗓子。那穿黑衣服的人回过身去就跑，鲍勃直赶上去。我拿了电筒跳起来，赶出去，鲍勃已经扑了上去，把那人扑倒在地上啦，一点声音也没的。那当儿我真的给吓了一跳——别给扑死了，不是玩的！急着赶出去，吆喝着鲍勃，走到前面，拿电筒一照——真给整个儿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谁呢！一个衣服给撕破了几块的女子，在黑暗里，大理石像似的，闭着眼珠子，长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头发委在地上，鬓脚那儿还有朵白色的康纳馨，脸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红的血，一只手按着胸脯儿，血从手下淌出来——很可爱的一个姑娘呢！鲍勃还按着她，在嗓子里呜呜着，冲着我摇尾巴。我赶走了鲍勃，把她抱起来时，她忽然睁开眼来，微地喘着气道：‘快把我抱进去吧！’那么哀求着的样子！……”

“她究竟是谁呢。”

“你别急，听我讲下去。到了里边，我让她喝了点水，便问她：‘你是谁？怎么会闹得这个模样儿的？’她不回就问我浴室在那儿。我告诉她在楼上，她便上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她下来了，嘴里衔着一支烟，穿了我的睡衣。洗去了血迹，蓬松着的鬓脚上插着朵康纳馨，在嘴角插着朵笑的那姑娘简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她走到我前面，喷了口烟。道：

‘为什么养了那么凶的一只狼狗呢？’

‘你究竟是谁呢？不说明白，我是不能留你住在这儿的。’

‘你再也不赶出来，我真要疑心自个儿是在非洲森林里，要叫狼给吃了——’那么在我的问题圈四面划着平行线。

‘你究竟是谁呢？’逼着她划一条切线。

‘你瞧，这儿也给它抓破了！’忽然撇开睡衣来，把一个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条伤痕放在我前面。窗外的星星一秒钟里边就全数崩溃了下来，在我眼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我觉得自个儿是站在赤道线上。‘给我块绷纱吧！’

我便把自个儿的嘴当了绷纱。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妻子。”

“那么你怎么知道她是牡丹妖呢？”

“第二天她跟我说的。每天早上一起来，她就去给那株黑牡丹洒水的……”

我差一点笑了出来，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我便忍住了笑。

早上醒来时，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空了的帆布床，葡萄叶里透下来的太阳光照得我一身汗。抬起脑袋来。却见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静静地抽着烟，脸上已经没有了疲倦的样子，给生活压扁了的样子。在早晨的太阳光里正像圣五信里说的，“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风。”她的脸，在优逸的生活里比一个月前丰腴多了。

那么地想着，一翻身，忽然从床上跌了下去。我爬起来时，她已经站在我旁边：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昨天晚上听圣五讲牡丹妖的故事。”

“真的吗？”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走到里边儿去。
“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

“圣五呢？”

“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我们先吃早饭吧，不用等他。”

我到楼上洗了个澡，换了衬衣下来时，露台上已经摆了张小方几，上面搁了两枚煎蛋，三片土司，一壶咖啡，在对面坐下了一朵黑牡丹。隔着那只咖啡壶，她那张软得发腻的嘴唇里吃着焦黄色的土司，吐着青色的，愉快的话：

“那天晚上是一个舞客强拉我上丽娃栗姐村去玩，他拚命地请我喝混合酒，他唱着那些流行曲，挑着我喜欢的曲子叫音乐师吹，可是他是那么个讨厌的中年人，他是把我当洋娃娃的……等他送我回去，故意把车绕着中山路走，在哥伦比亚路忽然停了下来的时候，看了他眼珠子里的火光，我便明白了。我开了车门就逃下来；他拉住我的衣襟，一下了就撒破了。我跑着，穿着田野，从草莽中跳过去，从灌木丛里钻过去，衣服全撕破了，皮肉也擦破了，我不敢喊，怕他追了来。把气力跑完了的时候，便跑到了这儿，在那沙铺的小路上——”

“以后就碰到了圣五？”

“对啦！”

“可是怎么会变了牡丹妖的？”

“我爱上了这屋子，这地方，这静，圣五又是个隐士风的绅士；我又是那么疲倦，圣五硬要问我是谁，我便说是黑牡丹妖，他就信了。如果说是舞娘，他不会信我的，

也会把我当洋娃娃的。我什么都不问，只要能休息一下，我是到这儿休息来的。这三天，我已经加了半磅咧。”便明朗地笑起来。

猛的生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吃下去的土司和煎蛋全沉淀在胃囊里了。我觉得压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来啦，世界上少了一个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咧。

下午，我走的时候，她跟我说：

“每个星期尾全消磨到这儿来吧。我永远替你在这儿预备了一个舒适的床铺，丰盛的早饭，载满了谈笑的一只露台，和一颗欢迎的心呀。”

（嘴唇上的胭脂直透过衬衫印到我皮肤里面——我的心脏也该染红了。）

幸福的人啊！

生活琐碎到像蚂蚁。

一只只的蚂蚁号码3字似的排列着。

有啊！有啊！

有333333333333……没结没完的四面八方地向我爬来，赶不开，跑不掉的。

压扁了！真的给压扁了！

又往生活里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扔在后边儿。

可是真有一天会在半路上倒下来的啊！

白金的女体塑像

—

六点五十五分，谢医师醒了。

七点：谢医师跳下床来。

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分：谢医师在房里做着柔软运动。

八点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独身汉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清癯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含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点十分到八点二十五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

台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烟。

八点二十五分：他的仆人送上他的报纸和早点——一壶咖啡，两片土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边，土司放到左手那边，煎蛋放到盘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报纸放到左前方。谢医师皱了一皱眉尖，把报纸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儿划了个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祷告，便慢慢儿的吃着他的早餐。

八点五十分，从整洁的黑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板烟，炭化酸，和咖啡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车往四川路五十五号诊所里驶去。

二

“七！第七位女客……谜……？”

那么地联想着，从洗手盆旁边，谢医师回过身子来。

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症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地。

（产后失调？子宫不正？肺病，贫血？）

“请坐！”

她坐下了。

和轻柔的香味，轻柔的裙角，轻柔的鞋跟，一同地走进这屋子来坐在他的紫姜色的板烟斗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

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只白金手表。

“是想诊什么病，女士？”

“不是想诊什么病；这不是病，这是一种……一种什么呢？说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顶瘦的，皮肤层里的脂肪不会缺少的，可以说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么白金似的。”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地，不动声色地诉说着自己的病状，就像在诉说一个陌生人的病状似的，却又用着那么亲切委婉的语调，在说一些家常琐事似的。“胃口简直是坏透了，告诉你，每餐只吃这么一些，恐怕一只鸡还比我多吃一点呢。顶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会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来。而且还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阴暗的天气，或太绮丽了的下午，便会一点理由也没有地，独自个儿感伤着，有人说是虚，有人说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么敢相信呢！我还年青，我需要健康……”眼珠子猛的闪亮起来，可是只三秒钟，马上又平静了下来，还是那么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声音却越加朦胧了，朦胧到有点含糊。“许多人劝我照几个月太阳灯，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劝我上你这儿来诊一诊……”微微地喘息着，胸侧涌起了一阵阵暗绿的潮。

（失眠，胃口呆滞，贫血，脸上的红晕，神经衰弱；没成熟的肺病呢！还有性欲的过度亢进；那朦胧的声音，淡淡的眼光。）

沉淀了三十八年的臆思忽然浮荡起来，谢医师狼狈地吸了口烟，把烟斗拿开了嘴道：

“可是时常有寒热?”

“倒不十分清楚，没留意。”

(那么随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点。”

“多不多?”

“暖……不像十分多。”

“记忆力不十分好?”

“对了。本来我的记忆力是顶顶好的，在中西念书的时候，每次考书，总在考书以前两个钟头里边才看书，没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一停。

“先给你听一听肺部吧。”

她很老练地把胸襟解了开来，里边是黑色的亵裙，两条绣带娇慵地攀在没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阵子，再把金属的听筒按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左边的腮帮儿麻木起来，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名其妙地只听得她的心脏，那颗陌生的，诡秘的心脏跳着。过了一回，才听见自己在说：

“吸气！深深地吸！”

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又听得自己在说：“吸气！深深地吸！”

又瞧见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一个诡秘的心剧烈地跳着，陌生地又熟悉地。听着听着，简直摸不准在跳动的是自己的心，还是她的心了。

他叹了口气，竖起身子来。

“你这病是没成熟的肺癆。我也劝你去旅行一次。顶好是到乡下去——”

“去休养一年？”她一边扣上钮子，一边瞧着他，没感觉似的眼光在他脸上搜求着。“好多朋友，好多医生全那么劝我，可是我丈夫抛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产公司，又离不了我。他是个孩子，离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为了不情愿离开上海……”身子往前凑了一点：“你能替我诊好的，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这么恳求着。

“诊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诊，可是……现在还有些对你病状有关系的话，请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

“二十四。”

“几岁起行经的？”

“十四岁不到。”

（早熟！）

“经期可准确？”

“在十六岁的时候，时常两个月一次，或是一月来几次，结了婚，流产了一次，以后经期就难得能准。”

“来的时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几岁结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个运动家，非常强壮的人。”

在他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连史纸似的，瞧着马上会一片片地碎了的。谢医师不再说话，尽瞧着她，

沉思地，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回儿，他说道：

“你应该和他分床，要不然，你的病就讨厌。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脑袋，一丝狡黠的羞意静静地在她的眼珠子
里闪了一下便没了。

“你这病还要你自己肯保养才好；每天上这儿来照一次太阳灯，多吃牛油，别多费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时候，上郊外或是公园里去坐一两个钟头，明白吧？”

她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没听见他的话似地；望着他，又像在望着他后边儿的窗。

“我先开一张药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欲过度亢进，虚弱，月经失调！初期肺病，谜似的女性应该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把开药方的纸铺在前面，低下脑袋去沉思的谢医师瞧见歪在桌脚旁边的，在上好的网袜里的一对脆弱的，马上会给压碎了似的脚踝，觉得一流懒洋洋的流液从心房里喷出来，流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血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起来。

（十多年来诊过的女性也不少了，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常在实验室里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裸体接触着的，看到裸着的女人也老是透过皮肤层，透过了脂肪性的线条直看到她内部的脏腑和骨骼里边去的；怎么今天这位女客人的诱惑性就骨蛆似地钻到我思想里来呢？谜——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开好了药方，抬起脑袋来，却见她正静静地瞧着他，那淡漠的眼光里像升发着她的从下部直蒸腾上来的热情似的，觉得自己脑门那儿冷汗尽渗出来。

“这药粉每饭后服一次，每服一包，明白吗？现在我给你照一照太阳灯吧。紫外线特别地对你的贫血症的肌肤是有益的。”

他站起来往里边那间手术室里走去，她跟在后边儿。

是一间白色的小屋子，有几只白色的玻璃橱，里边放了些发亮的解剖刀，钳子等类的金属物，还有一些白色的洗手盆，痰盂，中间是一只蜘蛛似地伸着许多细腿的解剖床。

“把衣服脱下来吧。”

“全脱了吗？”

谢医师听见自己发抖的声音说：“全脱了。”

她的淡淡的眼光注视着他，没有感觉似地。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全麻痹起来，降下脑袋去，茫然地瞧着解剖床的细腿。

“袜子也脱了吗？”

他脑袋里边回答着：“袜子不一定要脱了的。”可是亵裙还要脱了，袜子就永远在白金色的腿上织着蚕丝的梦吗？他的嘴便说着：“也脱。”

暗绿的旗袍和绣了边的亵裙无力地委谢到白漆的椅背上面；袜子蛛网似地盘在椅上。

“全脱了。”

谢医师抬起脑袋来：

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

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这个没有感觉，也没有感情的塑像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命令。

他说：“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

（床！仰天！）

“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像有一个洪大的回声在他耳朵旁边响着似的，谢医师被剥削了一切经验教养似地慌张起来；手抖着，把太阳灯移到床边，通了电，把灯头移到离她身子十吋的距离上面，对准了她的全身。

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花似地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

谢医师觉得这屋子里气闷得厉害，差一点喘不过气来。他听见自己的心脏要跳到喉咙外面来似地震荡着，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白漆的玻璃橱发着闪光，解剖床发着闪光，解剖刀也发着闪光，他的脑神经纤维组织也发着闪光。脑袋涨得厉害。

“没有第三个人！”这么个思想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

地压到身上，压扁了他。

谢医师浑身发着抖，觉得自己的腿是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自己的手在一寸寸地往前伸着。

（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

白桦似的肢体在紫外线光底下慢慢儿的红起来，一朵枯了的花在太阳光里边重新又活了回来似地。

（第一度红斑已经出现了！够了，可以把太阳灯关了。）

一边却麻痹了似地站在那儿，那原始的热尽煎上来，忽然，谢医师失了重心似地往前一冲，猛的又觉得自己的整个的灵魂跳了一下，害了疟疾似地打了个寒噤，却见她睁开了眼来。

谢医师咽了口粘涎子，关了电流道：

“穿了衣服出来吧。”

把她送到门口，说了声明天会，回到里边，解松了领带和脖子那儿的衬衫扣子，拿手帕抹了抹脸，一面按着第八位病人的脉，问着病症，心却像铁钉打了一下似地痛楚着。

三

四点钟，谢医师回到家里。他的露台在等着他，他的咖啡壶在等着他，他的图书室在等着他，他的园子在等着他，他的罗倍在等着他。

他坐在露台上，一边喝着浓得发黑的巴西咖啡，一边随随便便地看着一本探险小说。罗倍躺在他脚下，他的咖啡壶在桌上，他的熄了火的烟斗在嘴边。

树木的轮廓一点点的柔和起来，在枝叶间织上一层朦胧的，薄暮的季节梦。空气中浮着幽渺的花香。咖啡壶里的水蒸气和烟斗里的烟一同地往园子里彳亍着走去，一对缠脚的老妇人似地，在花瓣间消逝了婆娑的姿态。

他把那本小说放到桌上，喝了口咖啡，把脑袋搁在椅背上，喷着烟。白天的那股原始的热还在他身子里边蒸腾着。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他忽然觉得寂寞起来。他觉得他缺少个孩子，缺少一个坐在身旁织绒线的女人；他觉得他需要一只阔的床，一只梳妆台，一些香水，粉和胭脂。

吃晚饭的时候，谢医师破例地去应酬一个朋友的宴会，而且在筵席上破例地向一位青年的孀妇献起殷勤来。

四

第二个月

八点：谢医师醒了。

八点至八点三十分：谢医师睁着眼躺在床上，听谢太

太在浴室里放水的声音。

八点三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打了条红领带的中年绅士和他的太太一同地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丰满的脸，一对愉快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九磅重的身子。

八点四十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支纸烟（因为烟斗已经叫太太给扔到壁炉里边去了），和太太商量今天的午餐的餐单。

九点廿分，从整洁的棕色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咖啡，炭化酸和古龙香水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三三年的 Srudebaker 轿车把太太送到永安公司门口，再往四川路五十五号的诊所里驶去。

PIERROT

——寄呈望舒

“面朝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
来这百静中献呈我无端的泪点。”

（录自梁译樊乐希水仙辞句）

—

笼罩着薄雾的秋巷。

在那路灯的，潮润的，朦胧的光幕底下，迈着午夜那

么沉静的步趾，悄悄地来了潘鹤龄先生，戴着深灰色的毡帽，在腋下挟了本精装的《阿佐林文粹》，低低地吹着：

TRAUMERI——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

陶醉在自己的口笛里边，半闭着浸透了黄昏的轻愁的眼珠子，潘鹤龄先生，拖着瘦长的影子，萧索地走着，望着街树上的死叶，一个梦游者似地。

从一些给葡萄藤遮蔽了的窗里，滤过了绛纱的窗布，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灯火。不知哪一间屋子里的钢琴上流转着 MINUET IN G；这中古味的舞曲的寂寥地掉到水面上去的落花似的旋律，弥漫着这凄清的小巷。

凄清的季节！

凄清的，凄清的小巷啊！

潘鹤龄先生站住了，望着巷尾一百二十号二楼的窗，在那里有他的琉璃子，发香里簪着辽远的愁思和辽远的恋情的琉璃子。和寂寥的琴声一同地，他的心房的瓣一片片地掉下来，掉到地上，轻灵地。他觉得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而这些寒冷，这些忧郁是琉璃子的。

琉璃子有玄色的大眼珠子，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她的眼是永远茫然地望着远方的，那有素朴的木屋，灿烂的樱花和温煦的阳光的远方的，那么朦胧地，朦胧到叫人流泪地，可是当她倚在他肩头的时候，便有了蔚蓝的，温存的眼珠子……

（……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在那日本风的纸灯笼旁边，那玲珑的松柏盆景旁边，那白木制的纸屏风旁边。

“要到明年樱花开遍了东京的时候才能回来啊!”

“请到衣襟上簪着一个异国人的思恋吧!”

把领带上的那支缀着珠子的别针给了她，便默默地坐着。

——插曲——

明天会有太淡的烟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损的坚固的时间，

而现在，她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忍耐，

托密已经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怜。

——插曲——

走的时候，看到她萧条的行装，又把钱袋给了她，黯然地望着她的，林檎色的脸。

把绢制的蝴蝶夫人放到他衣袋里：

“为她祝福吧!”那么太息了一下抱住了他的脖子。

在她的唇上说着：“明年燕子筑巢的时候再不回来，我会到银座来做一个流浪者的，为了你；因为蝴蝶夫人似地哀怨着命运的不是你，倒是我啊!”

她的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

“沙扬娜拉!”

(而这些寒冷，这些忧郁也是潘鹤龄先生的……)

是的，这些寒冷和这些忧郁正是潘鹤龄先生的。

“沙扬娜拉!”

(“琉璃子啊!”)

他太息了一下，在自己脚下捡起了掉到地上的心房的

瓣，把中古味的舞曲，MINUET IN G，扔在后边儿，往前面走去，悄悄地。就和他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隐没到笼罩着薄雾的秋巷的那边。

二

街。

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滑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眠……

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边展开了都市的风土画：植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仿着少女的声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有着铜色的肌肤的人力车夫；刺猬似地缩在街角等行人们嘴上的烟蒂儿，褴褛的烟鬼；猫头鹰似地站在店铺的橱窗，歪戴着小帽的夜间兜销员；摆着沉毅的脸色；用希特拉演说时那么决死的神情向绅士们强求着的罗宋乞丐……

观赏着这幅秘藏的风土画的游人们便在嘴上，毫没来由地，嘻嘻地笑着。

嘻嘻地笑着，潘鹤龄先生在这街上出现了。

给这秘藏的风土画的无忧无虑的线调感染了似地，在这街上出现的潘鹤龄先生迈着轻快的大步，歪戴着毡帽，和所有的游人一样地，毫没理由地，嘻嘻地笑着。

(明天会没有了琉璃子，没有了绢制的蝴蝶夫人似的琉璃子，没有了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琉璃子啊！空去了琉璃子的房间里边，那日本风的纸灯笼，玲珑的松柏盆景，白木制的纸屏风，也会和我一样寂寞吧？可是街却是那么热闹啊。有着琉璃子，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展开着都市的风土画；没有了琉璃子，街也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也展开着都市的风土画。琉璃子啊！没有辽远的愁思的日子，没有辽远的恋情的日子，没有琉璃子的日子是有的。)

嘻嘻地笑着，他跨进了一家南国风的饭店的门。餐桌上装饰着典雅的东方色的胆瓶，瓶里装饰着十月的蔷薇，蔷薇的蕊里挥发着小夜曲的幽味。

(蔷薇的色呢？琉璃子的色呢？海上的秋风，海程的憔悴啊！)

嘻嘻地笑着，他在等着他的那位孙先生的桌上坐了下来，于是他嘻嘻地笑着说：

“你多早晚来的？”一个兴致很高的夜游者似地。

(琉璃子！我们第一次的幽会是以这儿的晚宴做开篇的，而这第一次幽会却是我们的罗曼史的第一站呢：

“很早就等着了吗？”温柔到销熔我的心的声音。)

嘻嘻地笑着，他把帽子递到绿制服的侍女的左手里边，从她右手那儿接过菜单来，说：

“意大利绒汤；冷肉，德国式的；一只炙鸡，加蕃萝和生菜；一只腓力牛排；白汁鳊鱼；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

又嘻嘻地笑着，把菜单送到侍女手里：

“此外，再给我要一大杯黑啤酒！”跟她挤了挤眼，一个都市的夜游者那么随便地，轻薄地。

（一个都市的夜游者那么随便地，轻薄地，挤了挤眼：

“看我的眼吧，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热情，什么是思恋，什么是我的秘密，什么是我的嘴不敢说的话，什么是我每晚上的祷辞。”

羞涩的夜合花似地，琉璃子低下了脑袋，在嘴边藏着微笑。

于是，我严肃起来。

于是，我想：“我真的爱着她呢。”

于是，我，一个最拙劣的求情者似地，颤抖着说：“琉璃子，我真的爱着你呢，我可以发誓。”

琉璃子啊！)

等她跑开了，又噓地把她叫了回来，绷着脸问道：

“怎么你嘴角的黑痣今天格外迷人？”

便望着那撩人地跑去的侍女的后影，痛快地，大声儿的笑了起来。

（牛排！除了性感，她们的爱娇便等于零；西洋人真是牛排！只有东方人是灵感的；琉璃子的婉约味在她身上连一点影子也不会有。）

“今天你怎么那么高兴？”孙先生在胡椒瓶上面看着他的阔嘴。

是的，潘鹤龄先生有一张在笑的时候瞧着很阔的，在沉默的时候就像一只忧郁的蚌蛤似地紧闭着的，四方形的嘴。他还有两只非常大的，老蕴藏着愁思似的眼，和低气压的浓眉，和在入前总是嘻嘻地笑着，顽皮的脸。

“我老是那么很高兴的。你瞧我不是时常笑着的吗？”

（时常笑着的，在忧郁着的琉璃子前面，因为要使她欢喜，使我自己欢喜。）

“喂，真的，你倒是时常很高兴的人。”

潘鹤龄先生有一种喜欢人家赞颂他的乐观性的癖性。听了这句话，便隔着张桌子，黑啤酒的泡沫似地，喷溢着自我解剖的话，和嘴里的烟一同地：

“谁曾瞧到过我有哪一天皱着眉尖？谁曾听到过我的太息？没有的！我是个性很强悍的人，真的，我从不曾有过失望的日子，感伤的脸——那全是弱者的，敏感性的——”

（失望的日子，感伤的脸自然也有，可是那是……那是什么呢？是我的变态。往往在阴灰的天气里边，或是睡眠不足的时候，那是生理的变态。本质地我是个强者。）

——我全不是那么个人，我有顶澄澈的理智，顶坚强的意志，顶有节制的沉湎，我从不曾沉湎于任何东西里边，女人，恋爱，诗，哥加因，麻醉品，革命，爱国狂，领袖欲，或是自我摧残的 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是顶廉价的，弱者的情绪——

（琉璃子？不，琉璃子的感伤主义只是东方女性的一种特性，在男子专制政体下的薄命感，不是她个人的。这是她的温柔的美，东方的德，不是廉价的感伤主义。好几次我盛怒地要从她家里跑出来的时候，她是那么可怜地跪到地上抱住了我的膝盖啊。温柔的鸽子！

——我的过去就可以替我证明，单瞧我从没热情地恋过一个女子，单瞧我……”

听着的孙先生狡猾地笑了起来：

“那一次跟丽娜闹翻了，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喝醉了酒痛哭着呢？”

对于那么尖锐的反攻，他有点儿给窘住了。愤激地吃了块冷火腿，在汤里撒下了胡椒，便红着脸骂孙先生不该怀疑他的自我解剖，骂他不能了解他，纵然有了十二年的友谊，说：“只有自己才是顶能了解自己的人，只有自己顶忠实，顶熟悉的自我观察者……”他又嘲笑孙先生的缺乏常识，说酒后的人的言语行为是失态的表现，酒是有着夸大的功能的，醉汉很容易夸大自己的情绪：

“感伤主义是谁也免不了的，是本质的东西。我没说自己是一点感伤性也没有的人，不过成分不重罢了。酒后的痛哭能决定人的个性吗？你把酒后的，夸大了的，我的感伤主义来判断我，这错误不也很有趣不是？其实我是很世故的。”

他反复地跟孙先生申说着他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痛哭，说他是一个没有眼泪的人，就是他有悲哀，他的悲哀决不是掉眼泪的悲哀，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是没有掉眼泪的悲哀的，引了许多例子，从各方面来证实他的话的真实性。说完了那一大串话，从炙鸡上面抬起脑袋来看孙先生的反应时，却见他正摆着裴斯开登的扑克脸，在那儿等着他的红烧鹌鹑。

对于那么不算一回事的冷淡，他敏感地觉得难堪起来，便伏在餐桌上，瞧着自己的食巾沉默着。

（我也有悲哀吗？也有感伤性的悲哀吗????? ……为什么他不能了解我的自由呢，纵然有了那么长的友谊？友

谊？什么是友谊呢？我真的是感伤性的，敏感性的，像他所知道我的一样吗？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的！感伤性，敏感性，强悍的人，我究竟是怎么个人呢？为什么每个人，连他也不相信我的自我观察呢？为什么每个人全喜欢把自己的观察做根据，把自己的意见做观点来判断我的个性，来了解我的个性啊！究竟是他们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自己？总之，他们不情愿和我采取同样的意见啊！他们甚至怀疑我的意见，怀疑我的话——真的，人类是那么不同的动物啊！我和他不同，他又和他不同，每个人全是那么孤独地，寂寞地在世上生存着啊。只有琉璃子！琉璃子！琉璃子肯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的话的。她能了解我吗？她能了解我的，也许她不能懂我的话。可是，明天她要回国去了。琉璃子啊！在素质上，她是我的姊妹。明天，我的思想，我的见解，我的灵魂就会孤独地，寂寞地生存在沙漠里边。琉璃子，在海上盛开着的青色的蔷薇，沙漠里的绿洲的琉璃子啊！)

侍女拿上咖啡来的时候，咖啡上的水蒸气，一样茫然地，TRAUMERI 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又悄悄地从他嘴唇里边漏了出来。

三

在一间不十分大的书室里边，充塞了托尔斯泰的石膏像，小型无线电播送器放送着的《春江花月夜》，普洱茶，香蕉皮，烟蒂儿和烟卷上的烟，笑声，唯特史观，美国文化，格莱泰嘉宝的八寸全身像，满壁图书，现代主义，沙

发，和支持中国文坛的潘鹤龄先生的一伙熏黄了手指和神经的朋友们。

谈话的线索是这么的：从拖鞋谈到香烟，从槟榔牌香烟的奖金，谈到航空奖券，从航空奖券谈到卓别麟的悲哀，从卓别麟的悲哀谈到劳莱与哈代，从劳莱与哈代谈到美国文化，从美国文化谈到美国女人大腿的线条，谈到嗣治的画，谈到拉斐尔前派，谈到中古的建筑，谈到莎士比亚，谈到屠格涅夫，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花柳病，谈到白浊的诊法，谈到穆朗诊白浊的方法，谈到现代人的悲哀，谈到十月革命，谈到小说的内容与技巧问题，谈到没落的苦闷，谈到嘉宝的沙嗓子，谈到沙嗓子的生理的原因，谈到性欲的过分亢进，谈到嘉宝的眼珠子，谈到嘉宝的子宫病。

讲到卓别麟的悲哀也好，讲到中古的建筑也好，每个人都会从这里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来。就拿嘉宝的沙嗓子这话题来做例子，听听他们的议论吧。

坐在窗口那儿的，咬着粗雪茄的，现代主义的作家荣哲人先生说：“现代女子的可爱，多半在她们的沙嗓子上面。沙嗓子暗示着性欲的过分亢进，而性欲又是现代生活最发展，最重要的一部门，所以沙嗓子的嘉宝被广大的群众崇拜着吧？”

“群众是有着潜伏的原始性的。原始人崇拜生殖器，有了文化的时期崇拜象征生殖器的各种神，譬如东方人对于蛇的崇拜，中古时代崇拜十字架，莪德式的建筑所以被中古人爱好着的就因为 she 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的门的构造方式，现代人的嗜好跳舞，嗜好滑冰，嗜好嘉宝的沙嗓子，

还不是为了跳舞和滑冰有着性交的快感，而嘉宝的沙嗓子引起了他们的冲动？现代人所以爱好嘉宝，正因为她是一个在性欲最发达的年龄上的，一个典型的性欲特强的妇人罢咧。”弗洛特主义者的，尖脸的金仲年先生那么地说了，便推了推眼镜，异样地笑起来。

异样地笑着的，那感觉主义者的包容先生太息了一下道：“如果在嘉宝前面我倒立了起来，用手在地上走着，她的嗓子该沙到雾那么地朦胧了吧！现代人的畸形的心理的复杂性，只能直觉地体验，决不是哪一种主义能解释得了的。”

“对了，正因为你们也有着畸形的，不健康的心理，你们的解释也变成离奇到谁也不能满意了。嘉宝的沙嗓子也有她的社会根据的。”绷着严肃的脸，戴着严肃的黑边眼镜的，唯物主义批评家的高令德先生从社会的经济基础说到有闲阶级的娱乐里边的性欲成分，说到骚乱的爵士乐和 Tap 舞，说到印象主义者的人体面：“对于明显的性欲撩拨，现代的有闲阶级是已经厌倦了的，他们需要暗示的神秘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嘉宝有了诡异的沙嗓子是必然的事情。苏俄是没有沙嗓子的！”

“连沙嗓子也没有的，那么单调的社会啊！”潘鹤龄先生是需要一些幻梦的东西的。

站在书架旁边正在端详着一只剥了皮的香蕉的黎尊先生猛的嚷了出来道：

“嘉宝的丈夫该是色癆患者吧？要不然，就是阳萎病患者！”

哄然地，全笑了起来。

“如果琉璃子也有着沙嗓子，那么老潘也该是阳萎病患者了吧！”

于是话题就转到潘鹤龄先生的身上来了，从他的琉璃子谈到他的人品，从他的人品谈到他的作品，谈嘉宝的沙嗓子和子宫病似地，使用着各人的智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批评他的小说集。他们从他的作品里发掘了跟他所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的主题来。譬如说，在他写的时候只抱着一种抒写初恋的蜜味的短篇《园》里边，荣哲人先生说他在写一个十八岁的处女的感情，高令德先生以为是写有闲阶级的恋爱游戏，包咨先生赞叹着他的句法，黎尊先生说他只是写苍蝇和初恋的关系，金仲年先生改正了荣哲人先生的意见：

“在《园》里边，很巧妙地，把处女期的女性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影响表现了出来。你当时是抱着这种思想写的吧？如果是抱着这种思想写的，那这短篇确实是成功的。”

在那些纷乱地投射过来的，坚决的主张前面，潘鹤龄先生怔住了。他听到他的自信，他的思想，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全部崩溃下来的声音。愕然地望着那些在谈论到他的别的作品的人们的脸，他吞了铁钉似地想着：

（是他们的理解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从我的作品里边看出我从没想到过的主题？为什么他们会从我的作品里边看出和我自己所知道的我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同样的东西，在每个人眼里便变成了一千种，一万种全不相同的东西。我要说的话，他们全没听到，他们听到的却全不是我要说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还是我的技巧的失

败！那又为什么我的作品能使许多人感动，能使许多人太息！而他们还那么坚决地相信着他们各人对我的误解！人和人中间的了解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我是生存在这世界上面，生存在这社会里面，我的作品被许多人读着，被许多人赞美着，使许多人流泪，而他们流泪并不是为了我要叫他们流泪的思想，地方，和句子，却是在那些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叫他们流泪的地方。我旁边有许多人，数不清的人，我和他们说话，和他们一同地笑，和他们一同地太息，可是他们却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为了他们自己以为可笑的事而笑，我又为我自己以为可笑的事而笑，他们太息他们的，我太息我的，而那些人又赞美着我的话，爱好着我的笑，甚至为我的太息所感动——多么可笑的事啊！)

看着那些在严肃地讨论着的他们的脸，他嘻嘻地笑了起来。

“怎么那么好笑？”黎尊先生问。

“想到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笑话，就笑了出来。”望着一时静默下来的他们说了那个笑话：“从前有一对夫妻，穷得厉害，简直连一天三顿饭也没有把握。那天晚上，他们夫妻俩商量的半天，想有什么法可以不穷，商量的半天便决定了到西山山腰那儿庙里去求菩萨。在菩萨前面很诚恳地叩了三个头的当天晚上，夫妻俩全梦见那尊菩萨跑来跟他们说，明天早上起来，后门门槛那儿有三颗珠子，去捡了来，要什么东西，只要把一颗珠子往天上一扔，嘴里说一声要什么，便会从天上掉下来。第二天起来，后门门槛那儿果真有三颗珠子。捡了那三颗珠子，夫妻俩便商量着

要什么好。男的说要这个，女的说要那个，两个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那男子越争越气，把自己手里的一颗珠子往上一扔，道：‘要这个！要那个！给你鸡巴！’不料那么说了一声，天上掉下来数不清的鸡巴，堆满了一屋子！”

听着的人们不由全笑得倒在椅背上。

（笑？笑是什么呢？而他们全那么滑稽地笑着！可是谁也不知道笑是什么东西！你笑你的，我笑我的，谁也不知道究竟在笑什么。人是精神地互相隔离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

潘鹤龄先生一边那么想着，一边也哈哈地大声儿的笑着说下去道：

“那女的白了男的一眼，怪他不该那么粗鲁，随随便便的掉了一颗宝珠，还弄了一屋子鸡巴，想了一想就把自己手里的一颗珠子往上一扔，说：‘去你的，鸡巴！’她还有一颗珠子可以留下来要钱的。那么一来，果真一屋子的鸡巴全没了，心里正在爽朗起来，忽然他的丈夫杀猪似地嚷了起来道：‘怎么好？我的也没了！’没有办法，只得用最后一颗珠子把丈夫的鸡巴要了回来，还是安分守己的做人。”

笑声要爆破了屋顶飞出去似的。

讲完了笑话，嘻嘻地笑着的潘鹤龄先生坐在那儿静静地想：

（人真是那么古怪，那么的可笑的动物。他们说话，他们笑，他们叫我老潘，他们知道我是潘鹤龄，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精神地我是个陌生人。寂寞啊！海样深的寂寞啊！说文学是沟通灵魂的工具，可

是从小说里边认识了，我的灵魂是怎样的灵魂哪。要是琉璃子能读中文写的东西就好了。她是我的影子，她是我的妹子，她是忠实于我的！琉璃子啊！琉璃子啊！)

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笑得椅子往后边倾斜的金仲年先生边，把他的椅脚踹了一脚。

金仲年先生叉巴着胳膊腿，大声地叫着倒了下去，他便一个最无聊的人，一个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地想着。

四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痛楚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胳膊肘靠到膝盖上面，身子往前扑着，潘鹤龄先生坐在黑暗里，解不出方程式似地想把他的脑神经一条条地抽出来。

一生到地上，他就明白人是两条腿，有嘴，有眼，有耳朵鼻子的动物。到十六岁，他明白人生，就是吃饭，睡觉，娶老婆，生儿子，或是做些不朽的事业，因此便把自己献给了 Nuse。到二十岁，他读了许多书，他知道超人哲学，悲观主义，佛法，唯物史观，中庸之道，他知道政治是政治，蚊子是蚊子，什么是什么。可是，今天他忽然什么也不明白起来，他不明白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蚊子是什么。

(批评和作者的话是靠不住的；可是读者呢？读者就是靠得住的吗？读者比批评家和作者还靠不住啊。他们称颂着我的作品的最坏的部分，模仿着我的最拙劣的地方，

而把一切好处全忽略了过去。他们盲目地太息着：“你的作品感动我了。读第一遍，它们叫我流泪，第二遍，它们叫我太息；第三遍，它们叫我沉思。”可是问一问他们吧，究竟什么东西叫他们流泪，叫他们太息，叫他们沉思呢？他们会说：“你书里那个可怜的舞女的命运。”或者说：“你书里那些优美的感伤的句子！”甚至有人会说：“为了你的名字，”那么莫名其妙的话。也许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几世纪，会有人真的懂得什么是吧？可是我们所理解的《浮士德》，《神曲》，希腊的悲剧，HAMLET，也和前几代的人所理解的一样不成？也和那些原作者要我们理解的一样不成？文学作品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吗？人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吗？我们所看到的理解只是一种以各人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别人的思想以后所得到的批评。那是为什么？那是理解吗？人们为什么有权利拿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别人的思想？可是我又有什么权利叫人家不拿各人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我的思想？有什么权利可以要求人家理解我的思想？人是可以自由地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吗？自由这东西真的是有的吗？为什么我不能自由地做一件事，自由地求我的私生活？许多小报把我的私生活记了出来，还把他们的道德律来责备我，他们只知道责备我的行为，而不能理解我的内心，而且是用他们的道德律。而且是那么地夸大了的啊！他们有什么权利那么地做呢？谁允许他们那么地做呢？我又有什么权利不准他们那么做呢？我顺从了他们的道德律，顺从了他们的习惯抽一枝烟，抽得比他们更是他们的，他们就夸赞我伟大，就崇拜我，赞美我。只要违反他们的道德律，违反了他们的习惯，就是

一转眼也会受到他们的唾骂，他们的攻击，非要把我放在脚下践得枯叶那么扁不成。那又是为什么？我顺从他们的习惯抽烟，他们赞美我，并不是赞美抽烟得好，而是赞美我顺从他们的习惯。他们要求我顺从他们，甚至于强迫我；他们给我一个圈子，叫我站在圈子里边，永远不准跑出来，一跑出来就骂我是社会的叛徒，就拒绝我的生存。我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圈子里边呢？不站在里边又站在哪儿呢！

“站在哪儿呢？站在哪儿呢？”

抬起脑袋来：在黑暗里边，桌上有着黑色的笔，黑色的墨水壶，黑色的书，黑色的石膏像，壁上有着黑色的壁纸，黑色的画，黑色的毡帽，房间里有着黑色的床，黑色的花瓶，黑色的橱，黑色的沙发，钟的走声也是黑色的，古龙香水的香味也是黑色的，烟卷上的烟也是黑色的，空气也是黑色的，窗外还有个黑色的夜空。

??????????

全身的毛孔觉到霉天那么的压迫感，把腿移了一移，透不过气来似地再接下去想：

站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寂寞的！人在母亲的胎里就是个孤独的胎儿，生到陌生的社会上来，他会受崇拜，受责备，受放逐，可是始终是孤独的，就是葬在棺材里边的遗骨也是孤独的；就是遗下来的思想，情绪，直到宇宙消灭的时候也还是孤独的啊！绝对的人和人中间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有友谊，有恋——恋也只有相对的了解。人类的心真是宇宙的秘密，宇宙的谜呢。没有互相了解的人，只有本质地互相类似的人……琉璃子！互相类似的人

中间有恋……琉璃子！琉璃子啊！没有琉璃子，我会枯死在这寂寞的，人的沙漠里吧？琉璃子，琉璃子，盛开在沙漠里的蔷薇的琉璃子，簪着辽远的愁思和恋情的琉璃子，靠在我肩头的时候有着蔚蓝的心脏的琉璃子……

他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去：

“只要不寂寞，还是到东京去做一个流浪者吧。”

五

穿着 Pyiama 的琉璃子正卸了锦缎的鞋子预备躺到床上去，瞧见蓬散着头发跑了进来的，憔悴的潘鹤龄先生，不由吓了一跳。

“什么事呢？”

“琉璃子！”跪到她脚下，抱着她的腿，抬起脑袋来望着她，她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而在这寒冷和忧郁里边有一些温煦，一些朴实的香味。

“什么事呀？”

琉璃子暗地里担忧着：别是他碰到了刚才从她房里跑出去的，那个音乐师，菲律宾人罗柴立，褐色的罗柴立，所以摆着那么憔悴的脸，来跪到她脚下，流一些泪，哀怨地说一些责备她负心的话，而和她决绝了，各走各的路。便抱住了他的脑袋，把他的脸贴到自己胸前，柔声地问着，一面却偷偷地瞧瞧房里有没有罗柴立遗下的东西，一面在心里：“如果真的他发觉了我的不忠实，预备和我决绝的时候，再在地上躺一回，抱着他的脚，哀求他再饶恕我一次吧。这懦弱的老实人一定会怜悯我的。”那么地思

付着。

“让我和你一同到东京去吧，琉璃子！”他觉得在他的脸下有一颗蔚蓝的心，没有偏见的天真的心。

“啊！”太息了一下，为了放下了心的欢喜，她抱住了他，把花一样的嘴唇温柔地吻着他了。

在酒味的嘴唇里，意外地有了烟味，辛辣的吉士牌的烟味。那烟味电似地刺激着他的记忆，一个印象，一个联想古怪地浮了上来，直觉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他看见吹色士风的，那个嘴角老叨着吉士牌的菲律宾人站在他前面；他看见他邪气地歪戴着毡帽走进这屋子来；他看见琉璃子蛇似地缠到他身上；他嗅到热带人的体臭——这体臭像是琉璃子身上的。于是他推开了她的脸，站了起来道：

“琉璃子，你是忠实于我的吧？”

“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

“直到今天？”

她也站了起来，柔弱的花枝似地挂到他脖子上面：

“你为什么要那么地问我呢？”

“为什么你的嘴里有着吉士牌的烟味呢？”

她的眼珠子狡猾地溜了一下道：“许是你的错觉吧！”

“真的吗？”

“真的。”

“不会骗我吧？”

她微笑着点了点脑袋，又把嘴唇贴了上去。

“如果是骗我，还是把真事说给我听吧，我可以原谅你的。对于我，欺骗是比不忠实更不能忍受的啊，琉璃

子!”

“我不会欺骗你的。”

忽然他觉得在他后边儿那只圆桌上有只烟盒，便推开了她回过身去，却见那桌子上真的有一只半开着的，皮制的烟盒，盛着十多根吉士牌。谁在他心里拔了颗牙齿似地苦痛着。

(假在我胸前的琉璃子也一样假在别人的胸前；她对我说：“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也对别人说：“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她在我的肢体的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在别人的肢体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她在我的肩头，有着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在别人的肩头，也有着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是属于我的，可是也属于别人，属于二个人，三个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几万个人，不，是属于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琉璃子，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活力的琉璃子，不是我的，而是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

他愤怒地喊了出来：“琉璃子!”

琉璃子垂倒了脑袋，要流下泪来的样子。

“他是谁?”

“褐色的罗柴立。”

“无耻地做了菲律宾人的情妇吗?”

“……”紧紧地抱住了他，眼泪断了串的珠子似地掉了下来。

“你不爱我吗？你对我说的话全是假的吗？你的……

你的……全是欺骗吗？”手指啮着她的肩头，要把她的脑袋摇下来似地摇着。

她只是悄悄地流着泪。

“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说！”咬着自己的牙。

“我是深深地爱着你的。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那么你打吧，你打死我吧！”可怜地，闭上了眼珠子倒在他怀里。

“你骗我！你骗我！”

“再不相信，还有什么法子呢？请剖开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脏拿出来瞧一瞧吧！”

“那么，他呢？那个菲律宾人，那个亡国奴呢？你爱着我也爱着他吗？”

“你能原谅我吗？”捧着他的脑袋望着他。

“淫妇！贱价的狗！不要脸的！吻着我也一样吻着别人！和我一同地睡在这张床上，说着要销溶我的心的，温柔的话，就在这张床上，你又在别人的耳朵旁边说着‘拥抱我吧’的话！畜生！淫贱的畜生！”

“原谅我啊！原谅我啊！”

他不作声。

过了一回，他太息了一下，把她放在床上：

“如果你肯讲真话，我为什么不原谅你呢？现代人的血液里边，不会有多少原始人的嫉妒的血轮的遗留的。可是，对于我，欺骗是比失节更不可忍耐啊，琉璃子！”

（生理的失节给我的不过是浅薄的妒忌，可是灵魂的失节，琉璃子啊，是会使我变成游魂的。保持着你给我的记忆中的印象吧！你是应该以我所想象，我所知道，我所认识的琉璃子的姿态生存着！别让我知道你的灵魂的不

洁，和你的灵魂的卑鄙吧！)

“请原谅我吧，那是在一个酒醉的晚上，醉得我弯了腿走路的一个晚上，他送我回来，就做了我的情夫。”

“以后因为已经失了节，也就没有法子了，而且他时常送钱给我，——为着生活呢！”

“那么你一点不爱他吗？”

“一点不爱他！”

“一点不爱他——”

(欺骗着他为了他送她钱用。为了我也送她钱用，她也欺骗着我，直到今天。为了生活，她出卖灵魂的崇高性，灵魂的信实；为了生活，她欺骗我；为了生活，她欺骗一个有着诚挚的心的男子。在我记忆里边洁净的琉璃子原来是我的错觉——那么地卑污的，世俗的人……)

——“琉璃子！”他绝望地喊。

“你别扔了我！你不能离开我的，我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你啊！”菱谢的声音。

“我答应你。”

她把那只皮制的烟盒恨恨地扔到窗外，把嘴凑到他的嘴上，嘴角透出笑意来，笑意里边重又闪着生命的光泽。

“顽皮的！”在她的嘴上他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她静静地听着我的自白，装作一个我的了解者，是为了生活：她现在那么吻着我，也是为了生活。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和蔚蓝的心脏原来只是一种商标，为了生活获得的方便的商标。而她是那么地欺骗了我，在我前面，和在别人前面一样地矫装着……)

“为什么不替我脱 Pyjama 呢？”发腻的声音。

于是他嘻嘻地笑着，老练地给她脱了 Pyjama，脱了 Corset。

（她说深深地爱着我，现在那么说，从前也那么说，丽娜，蓉珠，月舫，Anna，丽琼，许多人全那么说过，可是她们真的恋过我吗？如果没恋过我，她们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呢？为什么要欺骗我呢？没有欺骗，人生就不能存在吗？欺骗！什么都是欺骗！友谊，恋情，艺术，文明，……一切粗浮的和精细的，拙劣的和深奥的欺骗。每个人欺骗着自己，欺骗着别人……）

在他的脸下有着发光的眼珠子和发光的牙齿，而琉璃子的手臂又倔强地缠住了他的腰肢；他轻轻地说：“小淫妇！”嘻嘻地笑着。

（……还说我自己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这就是文化，就是人类，就是宇宙！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放在一切前面。我爱琉璃子，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她。她也为她自己而出卖我对她的忠诚。一个人和我交朋友是为了他喜欢和我交朋友，而不是为了我喜欢跟他交朋友。读者为了要娱乐他们自己，为了要在你作品里边找出他们自己喜欢，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来读我的书。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分析一件事，去观察一个人，去批评一个人。一个人所以能同情一个死了父亲的孤儿，一个失了恋的人，就因为他自己也许会失去父亲，失去恋人。为什么人类中间充满了自私？）

“你脊梁上面全是汗，留心着了凉。”琉璃子把锦被拉到他肩头上面，枕着他的手臂睡了。

他在闭上了眼皮的琉璃子的林檎色的脸上吻了几下，

又接下去想：

（要人家不自私，那不是我的自私吗？哪里才有不自私的，真的人类呢？只有母亲是不自私的。伟大的母亲啊！回家去吧！家园里该有了新鲜的竹笋了吧。家园里的阳光是亲切的，家园里的菊花是有着家乡的泥土味的，家园里的风也是秋空那么爽朗的。而且家园里还有着静止的空气和沉默的时间啊！）

琉璃子已经睡熟在他身旁。

他轻轻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走下床来，抚着发热的脑门，一个病了的老人似地，低着脑袋走了出去，走过一条条黎明的街，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整理了一下箱子，便匆匆地去赶八点四十分的特快通车。

六

病后的潘鹤龄先生，每天五点钟便起身，往田里去溜跚溜跚，也帮着耙几块土，坐到树根下跟老实的庄稼人谈谈话。在这些贫苦的，只求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的，穿着褴褛的蓝褂的人们中间发现了一颗颗真实的心，真的人类。他们辛苦地耕种着，他们都情愿使自己吃苦，而让他们的父母妻子们幸福；他们的妻子偷了人，他们会野兽似地拿了耙把她砍成五六段，可是自己偷了别人的妻子，也从不抵赖，从不摆出感伤的脸来。是的，人性是在他们里边。看吧！

有一天，在离开他家半里地儿的一座村里的稻草堆烧了起来。许多赤脚的人从四面的田野跑过去，挑着一担担

的水。他沿着村边的小河走去，走到那边，只见好几间屋子已经烧了火了。一个年青的庄稼人，有着一颗蒙古人的圆脑袋的，急急地跑了来：

“我的妈呢！她病在床上啊！”

“谁敢进去背他出来呢？”

他不说话，看了看火势，便想扑进去，却给他的妻子拦住了：

“扑进去不是一同死在里边吗？”

他推开了她：

“不会的！就是死在一起，我是吃她的奶子吃大了的。”

便扑了进去。跟在他后边，牵着他的衣襟，她也扑进去了。

在旁边瞧着的潘鹤龄先生摆了摆手，流下眼泪来。

那晚上，望着帐顶，他失眠了。他想：为什么那些过着原始生活的人们有着那么纯厚的感情呢？他们有恨，他们有爱，有同情，一些真的恨，真的爱，真的同情。他们的人性是像酒那么浓冽的。可是却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啊！为什么那样的人倒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一些狡猾的，伪善的人却有着一切生活上的奢侈和舒适？在这样的，具有真的人性的真的人类的社会中间不会有欺骗，有偏见，有隔膜了吧？为那些人努力也是值得的吧？

忽然，他对于十月革命，神往起来。

家园里半个月的培养，在他的脸上消失了浸透了黄昏的轻愁的眼珠子，在他嘴上消失了 TRAUMERI，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在记忆上消失了辽远的恋

情，辽远的愁思。在精神上和生理上，他变成了健康的人。

所以：——

“生儿子有什么用呢？每年不寄钱回来，还从家里拿出去用，害了病倒知道回到家里来的。”

“当初原希望他好好儿的成家立业，不料他现在连媳妇也不肯好好儿的娶一个。”

“还是把培植他的那些钱，那些心血放在银行里边，到今天倒也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了。”

“可不是么？”

“这应该你做母亲的跟他说的，我们全老了，做不动了，他也该好好儿的拿定心做人了。”

那天晚上听见他父亲和母亲的那番对话，第二天早上就：“在我们这社会里，父亲和母亲原是把子女当摇钱树的。”那么地想了一下，便收拾了行李，坚决地走了。

七

一个穿着敝旧的夹袍的，二十七八岁，眼里暴着许多红筋的人冲了进来，把张着嘴正睡着香甜的潘鹤龄先生推了几下道：

“一点多了，还不起来？”

揉着眼皮的潘鹤龄先生瞧了他半天，才睁开眼来问：

“怎么了”

“斗争已经发动了，很顺利。你也睡够了，快去吧，那边只有老汪和老孙在那儿。”

潘鹤龄先生挣扎着爬起来，把放在椅子上的棉袍披上了，问：“现在几点钟了？”

“一点多了。这次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好好儿的干下去吧。我三晚没睡了，让我在你床上睡一回吧。”那人一面脱衣服，一面打着呵欠躺下去：“他们雇了好多流氓预备来打工会，我们纠察队已经组织起来了，你去想法子把机关护卫，一……”说着已经打起鼾来。

潘鹤龄先生抹着眼走到街上，嘻嘻地笑着坐到电车里边，想到广大的群众在那儿指挥，想到他是被几万有人性的人爱戴着，连脚尖也愉快起来。

（许许多多的工厂张着大口，从烟囱里吐着气，肚子里边巨大的机器骚动着，每天早上把几万个人吞进去……

我说：“把机器关了！”

几万个人全把机器关了。

我说：“跑出工厂外面来！”

几万个人全冲了出来。

于是几万里里边的工厂全死了。

于是有一天，来了许多警察，抓住了他的领子，给他上了镣铐。他要坦然地跟了他们去。数不清的会跟在他后边：

“潘鹤龄万岁！”

（他们会那么地喊着，他们会从他们简单的心里边流出泪来，为了他，为了他……）

他跳下了电车，走进了一条肮脏的胡同，在第五十四家挂着孩子的尿布的门口跨了进去。屋子里挤了很多，老汪正在那儿忙着写第二十三队纠察员名单，还有几个在

写标语，一个夜校里的学生也扛了枝大笔伸长着手在一张白纸上画着蝌蚪那么的字：

“必须反对妥协路线！”

一个腿里插了把尖刀的大汉坐在一堆斧子旁边，自由自在地唱《泗洲调》。老孙正在那儿抽着烟，苦思着“告各界人士书”，瞧见他进来，连忙招呼他过去：

“我们来商量一下吧，我脑子混乱得很。”

他刚坐下去看他的写了一半的“告各界人士书”，猛的外面乱杂的喊起打来。他抬起脑袋来问“是什么事”时，唱《泗洲调》的那个大汉已经拾了把斧子跳了出去。

“不相干的，多半是他们雇用的突击队来捣毁我们的工会吧；我已经布置下十五个护卫了。”老孙那么地说了，便和他一同跑到门外去瞧。

胡同口那儿有七八十人，全拿了家伙在乱杂杂地拥进来，这边的护卫已经统打翻在地上了。

“不行，我们还是拿了文件往别处避一下吧。”

两个人刚想跑进来，却见每一间屋子里边全乱杂杂地跑出许多人来，有拎着竹扫帚的小媳妇子，拿着火钳的老太婆儿，高高地举着门闩的年青人。一大堆小孩子也捧了大石头跑过去，还有个老头儿拿着烟管，把铜烟斗冲在前面，喘吁吁地骂：

“揍这伙小子！”

一面儿便和拥进来的人揪打在一起了。

潘鹤龄先生忍着眼泪道：

“群众的热情真是可以感谢的。”

八

第四天晚上十二点钟。

“开门!”

潘鹤龄先生朦朦胧胧地问道：

“谁呀?”

越加捶得急了：“快开门!”

开了门只见站在门外的是两个警察，一个便衣的，和那天来拖他起身的，穿着敝旧的夹袍的人。

“是他吗?”那个便衣的指着他问那人。

他心里想：“是来抓我的吗?为什么只两个警察。完全不像抓个要犯的模样。”

那人苍白着脸道：“是他。”

“值价些，跟我们走吧。”便衣的毫不在乎地说。

他急急地扣上了钮子，把两只手伸了出来：

“上铐吗?”

“不用了!”

“他们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捉的人!”微微地感着侮辱；跟着他们走到门外，门外停着辆汽车，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冷清地跨上了汽车。

(捉一个人是那么平常的事吗?手铐也不上，只有两个警察，捉一个区委?如果白天到工会来捉我，该是多么诗的场面啊!上了手铐，十二个警察，枪全上了刺刀，便衣侦探们全穿了钢马甲，许多人瞧见我跨上汽车，和这无

耻的叛逆者一同地，我坐在他对面，我看着他，他惭愧地低下了脑袋去……)

他抬起脑袋来，凌然地望着对面的叛逆者，那人也抬起脑袋来，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望着他。

(还不惭愧得低下脑袋去吗？还那么坦然地望着我吗？无耻的叛逆者！你动摇了，你屈服了，你无耻地投降了，你知道吗？你是不能那么坦然地坐在我对面，望着我的。你应该红着脸，一个死囚似地在我前面忏悔的，而且不许高声地忏悔，应该像一个口吃人一样，在我前面，瑟缩地说着忏悔的话！你知道吗，无耻的叛徒？因为你出卖了组织，出卖了朋友，出卖了三万五千人的权利；因为你辜负了三万五千人的信托，三万五千人的热情。这是一种罪恶，你知道吗？你还那么坦然地看着我？我，三万五千人会为了我的被捕而从心里流出眼泪来，出狱的时候，三万五千人会为了我的释放而从心里流出眼泪来，他们会放着爆竹接我回去，而你，你是会受到他们的唾骂，他们的轻视的！只有群众是忠实的！不会动摇的，他们知道谁是谁，他们会感激，会报答于他们有恩的人，也会攻击他们的叛逆者。瞧瞧那天突击队冲进来时的场面吧！)

汽车停了。他走了下来，跟他们走进一座屋子里边。他听到皮鞭抽到肉上爽辣的声音，听到喊妈的声音，也听到一个隐约的，咬住了牙齿的，沉着的哼唧声。他也咬住了牙齿，想：

“好吧！群众会知道我的。”

坦然地走进了他的牢房。

九

半年后，跛了左腿，有了一个光脑袋的潘鹤龄先生走进了一间一楼一底的屋子，悄悄地踮着脚尖走上了扶梯，在亭子间门口悄没声的听了一回，猛的推开了门，跳了进去嚷道：

“我回来了！”

里边坐着的五个人全给吓得跳了起来，看见是他，全摆着诧异的脸色问道：

“你还活着吗？”

“当然活着！”

他们听了这话，全不作声，静静地坐了下去。

（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呢？）

“我还是我，不过跛了一只脚罢咧。”

还是不作声，静静地望着他，望了半天，里边的一个说道：“那么你投降了，无耻地投降了！”

他差一点跳了起来：

“你们居然这么怀疑着我吗？”

“是投降了，也不必抵赖；策略上你的投降于组织是有利的，只要你现在再回到组织里来，忠实于组织……？”

他跳起来。

（算了！算了！可是群众会知道的！群众不会忘记了我的！）

一句话也不说地跑了出来，跳上了电车。

（试一试吧，你们可以怀疑我，群众不会怀疑我的。

群众知道谁是谁！群众不会抛弃我的。）

下了电车，他急急地走着，走到从前每天去的那条胡同里边，脑袋上面还是挂满了尿布，墙根那儿还是焦黄的尿迹，墙上还是画满了乌龟，许多人还是乱杂杂地不知在做些什么。他向每一个人笑着。

（我回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回到你们这里来了！）

可是没一个人理他，没一个人招呼他，就像不认识他似地。他走到他从前时常去的一个人的家里，坦然地跑了进去，只有一个小媳妇子在那儿倒搂着一个孩子给抹屎，见他进去，抬起脑袋来道：

“你找谁？”

“对不起，我走错了。”颓然地退了出来。

他走着走着，跛着一条腿，和一个光脑袋一同地，茫然地望着天。他想：

“这是什么呢？这些，那些，全是什么呢？全是什么意思呢？”

对面来了荣哲人先生，瞧见了，他，一把拖住了他：“你吗？你在干什么？半年没瞧见你，文章也不写，人也找不到，你究竟在干什么？”

他望着他，一个白痴似地，嘻嘻地笑了起来。

第 二 恋

—

“哪，不是已经看得见了吗？”

那个台山籍的老水手用他的划满了皱纹的大手指着那面，并且用生硬的广州话，这样地告诉我。

顺着他的手指，戴上了眼镜，向他指点着的那面看去时，的确，睽别了将近七年的香港，这座满开了橙花的日夕眷念着的小岛，终于涌现在眼前了。

在透明的，南方的青空下，它戴了满山苍翠的树木和明朗的白石建筑物，静谧地浸在乱飞着白鸥的大海里边，正像七年前离开它的时候一样！

上海还是寒冷的三月，而这南方的海面却已经是初夏的模样了。海面上阳光放肆地奔驰着，在阳光里边的香港光亮而闪烁，像海滩上的砂粒。对着这样愉快的风景，在心头浮起来的却不是旅程终结时的孩子气的高兴，也不是被这马上要摊开眼前的大都市的杂景所引起的好奇心，而是飘渺的，淡淡的，无端的哀愁。

七年，想起来总觉得十分悠长的，整整的七年是很快很快地流过去了。欢笑和太息，月光，恋思，《ROSE MARIE》，年轻的心脏和年轻的时间：这些当年一点也不爱惜的，像街旁的小野花似的东西慢慢地都变成珍贵的记忆。躺在游艇上听六弦琴的日子，为了半块朱古力和陈宗濂打起架来的日子，穿了新衣服欢天喜地去看玛莉的日子，咬着板烟斗在街头混充中年人的日子，拚命刮胡髭想把它刮得密一点的日子，在挂满了纱制的日本灯笼的大厅举行宴舞的日子……那些黄金色的好往日呵！七年前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有着漆黑的鬓发，没有被人生的忧患点染过的眸子，橘红的脸颊，明快的心情。可是，在再看到香港的今天，虽然橙花还是和七年前一样，这里，那里，满岛开放着，我却已经在眸子上涂上抑郁的笔触，不但消失了橘红的脸颊和明快的心情，就是黑色的鬓发的消失也不是怎样辽远的事了吧。

为了想复兴中落的家业，为了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几年来差不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是却从

不曾踏上过香港的土地。虽然是那样地企念着那透过了迷蒙的烟雨，隐约地在山脚下蜿蜒着香港的街道，却始终不敢回到这每一方寸土地都埋藏着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痛苦的香港，来翻掘那些过去了的，褪色了的……

在这如果乘了汽车只要两小时便可以走遍的小岛上，我度过了一生里边最无忧无虑的四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游水，坐在沙滩上看沉到海里去的紫金色的夕阳，黄昏时带了女孩子驾了汽车满山飞，在月光下划紫洞艇，半晚上爬墙回宿舍去，是这样地生活了下来的。

是第三年的上半年吧，也是在这样满岛都开了花的三月，港大里最密切的同学陈宗濂君在家里举行了一个舞会。还记得是一个很温暖的星期六晚上，厅上的窗全开着，空气里充满了窒息的芬芳香，园子里，在树丛和树丛中间挂着玲珑的纸灯笼，那片大草地上也摆满了桌子。人的脸上，酒杯上，草地上，树上，荡漾着一片朦胧的柔软的光泽，也不知是刚升到屋脊上去的淡黄的大月亮照下来的月光，还是从纱灯笼里滤过了薄纱洒下来的灯光。

到处都笼罩着青色的雾样的光！

那天因为通知书收到了迟一点，又是星期六，好像全香港的小姐都不在家的样子，赶来赶去的赶到十点半还是没有找到舞侣，只得一个人跑了去。

“怎么？一个人来的么？”陈宗濂君摆着开玩笑似的脸。

“香港的小姐们不是全跑到你这里来了么？”我向他耸了耸肩膀。

“你真是幸运得很。”说了这样莫明其妙的话。

我撇了撇嘴想走开去时，他忽然拖住了我，想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指着外面菩提树下一张桌子边坐着的几个人道：“你只瞧一瞧！”

在那面坐着的是宗濂君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位从来没瞧见过的小姐，像是迷失在这青色的雾样的光里边似的摆着茫然的神色。

“你是叫我瞧这位小姐么？”

“这回你才聪明了！”

“她就是我的舞侣么？”

“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得很？”

年轻得很，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像一头刚开始学走路小白猫似地婉变而可爱。

“倒是幸运得很。”我这样想。

宗濂君凑在我耳朵旁边轻轻地说道：“我告诉你，这位小姐除了她自己的爸爸以外还没有跟男人跳过一次舞呢！”

这时，他们那面已经发现了我们在谈论他们似地，向这边笑了起来。向他们鞠了一个躬，便跟着宗濂君走了过去。穿白色的纱衫，搽了橘红色的唇膏，嘴唇显得那样稚嫩而任性的样子，那位小姐不但是年轻，而且实在是漂亮得很，不但是漂亮，而且一看见就会使人怀着像爱惜一头小喜鹊似地爱惜的心。

“我们的加莱古柏，章士焯先生，甜蜜的朱古力，容玛莉小姐。”宗濂君这样说着时，她抬起了头来，毫无顾忌地看了我，并且看了我的眼，她的是那样晶莹的，一点尘垢也没有的眸子！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碰见容小姐，可是……”

宗濂君的母亲在旁边调侃起来道：“不行呵。你要把自己当做他的哥哥，不能把你自己当作他的恋人，我的玛莉还是十八岁的小孩子呢。”

给她这么一来，不由狼狈得话也说不下去了，可是玛莉却一点没有羞涩的样子，正像她的毫无顾忌的眼光似地，她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

厅上，“ROSE MARIE”那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从梵华琳的弦上依依地飘起来了。

“ROSE MARIE!”她差不多要跑起来似地喊。

“容小姐也喜欢这调子么?”

她高兴得轻轻地拍着手一个劲儿的点头。

向宗濂君们说了声“对不起”，便和她一同地往厅上走去。

“我的音乐教师告诉我，说菲摩暗暗地恋着一位小姐，却从来不敢对她说明自己的秘密，后来那位小姐结婚了，菲摩每天晚上对着那位小姐的卧室的窗，一面怀念着过去的日子，一面流着眼泪，唱这支歌——真是用泪珠串起来的歌呵!”

“所以你就喜欢了它?”

“你怎么知道?”像一个小孩子惊异着父亲怎么知道他偷吃了他的牛奶似地眼睁得那样大。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她，只默默地笑着。

走到厅上。她惴惴地说：“章先生，我是不大会跳的。”

“真是小妹妹呢!”这样地想着，怕她滑跌下去，用力

地抱住了她，谨慎地，向人少的地方跨着小步子，可是出于意外地，她是那样轻盈而纯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舞侣。

我觉得自己是上了小孩子的当了。

“你的舞非常出色呵！你看，你说了谎话。”

“你怎么知道？”

真是有趣的孩子！我不由笑了起来，她是刚向人生睁开了眼，天真得像白痴。

“玛莉，真是可爱得很！”

听了赞美的话，很高兴的样子；抬起头来看我，并且笑了出来，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

“真的么？”她说。

“真的。”

“你骗我！”

“我可以发誓。”

她才放了心似地：“谢谢你，章先生，你很好。”

如果是在外面园子里，我一定要大声地笑起来，并且抚摸一下她的长卷发。她是从洋娃娃和童话的世界里逃出来的人鱼公主。再跟她熟一点，半小时以后，也许会问我要牛奶或是要朱古力吃了。

夜是越来越温煦了，跳了三次，内衣已经浸透了汗，便跑到园子里去吹一下风。我们在树丛中间走着，数着头上的灯笼。

“天上的星星全变了这样的灯笼，多好！”

“本来都是很大很大的灯笼呵，因为太高了，看不清楚，所以只看见现在这样的闪闪烁烁的火焰。”

“你怎么知道?”

“从前，我们上海的家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银杏树，有一天刮大风，银杏树摇了一下，把一粒星敲下来了，就像一盏宫灯一样。”

“这粒星现在在哪里?”

“在上海，就挂在那棵银杏树上。。

“送给我!”

“好，我回到上海去时，给你带来。”

“别忘记的。”

“不会忘记的。”

“我卧室里有很多这样的纱灯笼，有很小很小的，也有——”她忽然喊起来道：“玫瑰！这样红的玫瑰！”

就在前面三步路远的地方，一朵玫瑰在树上鲜艳地开放着，沾满了露珠，红得像血。

“我要！”是跟父亲要朱古力的声音。

我拨开了树枝，用力拗着那朵玫瑰下面的小枝，一时折不下来，用力一扯，手背上给花刺扯破了两寸，血缓缓地流了出来。

“闯祸的东西！”她恨恨地把玫瑰扔在地上，把她手里拿着的淡黄色的纱帕替我把伤口扎了起来。

异样的感觉，一只小虫似地从她的手上爬过来，沾着手臂向心脏蠕蠕地爬去。觉得自己是在严肃起来，我捉住了她的肩膀，用手把她的脸抬了起来。在青色的雾样的光里，她漂亮的脸闪烁着！我想……可是在我的脸下是一张洁净的脸，像望着她的哥哥似地望着我。于是我放了手，蹲下去从地上拾起那朵玫瑰，替她插在鬓脚上。

“不!”她把玫瑰拔下来，给我插在衣襟上，攀着我的衣襟，看着我的脸道：“这样，真的比哥哥还漂亮了。”婉婉地笑起来，在她的笑上，我看到一颗第一次为男子而跳跃的少女的心脏。

我的眼皮古怪地跳动着；我咬着嘴唇说：

“玛莉，我希望时常能碰见你。”

“我也这样想呵。”

“好孩子!”我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把她挂在手臂上向外面走去。

回到宿舍后，我把那朵玫瑰包在她替我扎伤口的那条手帕里边，收藏了起来：——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好像已经知道珍惜一个少女的温存的心了。

玛莉是宗濂君的姑表妹，又是他的未婚妻的最密切的朋友，正像我和宗濂君一样。她的父亲是香港百万富翁，而她是他的最钟爱的独生女。她还是刚开始踏进有男子的社会，而她看见的第一个男子很幸运地但也很不幸地恰巧是我。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从这一次以后，便时常到她家里去玩，有时和宗濂君，宗濂君的未婚妻一同地，有时是独自地。她的父亲是一个和蔼的老人，他时常陪着我们在客室里说笑，一面便打起瞌睡来。我时常买一些糖，一些玩具，一些小魔术，编一些无稽的故事来骗取她的笑，她总是坐在钢琴前面奏着 ROSE MARIE，并且告诉我菲摩怎样对着他的恋人的窗唱这支怀念的歌。

每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不是消磨在半岛酒店便消磨在海面上。我们划着游艇，划到一块大岩下没有风浪的地

方，在那棵横生着的大杉树底下泊下来。她躺在船板上絮絮地和我谈着些孩气的话，望着在杉树那边慢慢地升起在海面的新月。谈话的线索断了的时候，菲摩的哀歌便会从她的唇间屑屑地漏了出来，和将晚的凉风似地在我们中间轻轻地吹动着。

望着从天边浮起来的，紫色的薄雾，和在雾里飞着的海鸥的孤单的影子，我痛苦地沉默着。我不知道这位无邪的少女知不知道我的生命的秘密。她是那样年轻而又那样年老，她像什么都明白而又什么都不明白。对着一位并没有真诚地爱恋着的小姐，我会老练地说：“请看一看我的眼吧，它会告诉你我在想着什么，”可是在她前面，我却成为这样柔弱而没有决断的傻子。

“在你八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再记起我来呢？”有一天，也是在那块大岩石下，正在谈着早一天看的《七重天》里边瞎了眼的却理斯·法雷在人丛中找寻珍妮·盖诺的一个镜头，她忽然无端地说起这样的话来。

那时她正躺在船板上望着天，我不能看见在她脸上飘过的感情的气流。她的声音很冷静，没有一点感伤的气氛，像是随便地说出来的话，可是这句随便的话却差一点使我掉下眼泪来。忘记了她么？不会的！就是躺在坟墓里边，尸体已经腐烂了的时候，也会独自地忆念着玛莉的吧。

“我将站在卧室的窗口，向着香港这边的天空唱着 ROSE MARIE，并且为你祈祷着，像菲摩一样。”

她忽然竖起身子来，要说什么话似地看着我。她的嘴唇抖动着，她的眸子潮湿着。可是，几秒钟后，她又躺了

下去，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故乡吗，玛莉？

在那边，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菲摩的哀歌又轻风似地在夜色里边荡漾起来了。

如果那时她肯——不，如果那时我能勇敢一点，我肯说一个字，只要一个字，世界便会和现在的完全不同了吧。可是我却始终没有说那个字，我不知道时间那样缓缓地流了过去是不会再回来的，我不知道许多好像是很平庸的东西也会变成珍贵的记忆的。

两年终于悄悄地溜了过去，我只是受伤地坐在宿舍里听着年华的跫音从我身边落叶似地，悉悉地走了过去，而玛莉也一点点的生长起来，灿烂而芬芳得像五月的橙花。第二年的下半年，我的在上海做汇兑商的父亲在商业上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我便越加懦弱起来。玛莉是百万富翁的独生女，我还能说些什么话呢？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怎么敢在人们前面说出我的奢侈的欲望呵。在玛莉的面前我抑郁着，可是当玛莉看着我时，我只得傻子似地笑起来。我知道我必须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可尊敬的人，在港大写完了毕业论文，便抱着这样的决心回到上海来了。

在上海我帮着父亲做一点事，一面还创办了一家热水瓶厂。我勤奋地，不知疲劳地工作着。为什么呢，为了玛莉，为了我的奢侈的欲望。我在银行里的存款一天天的增加起来，可是就在我的存款加到五万元的两年以后，有一天早上，在父亲的事务所里，我忽然接到了一只华丽的信封，里边是一张玛莉跟一位叫做谭璧的男子结婚的喜柬，

还有一封信，说了些欢迎我到香港去玩的话。我的心脏停止了跳跃，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想起了香港就觉得痛苦，所以七年来虽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不曾踏上过香港的土地。今年生了一场大病，出了医院便接到了宗濂君劝我到香港去住两个月的信，为了那些过去的记忆的碎片，我想拒绝他，但也就是为那些过去的记忆的碎片，我提了皮箱，走上了威尔逊总统号。

现在，睽别了将近七年的维多利亚岛，这座满开了橙花的日夕眷念着的小岛，终于涌现在眼前了。

在透明的，南方的青空下，它戴了满山苍翠的树木和明朗的白石建筑物，静谧地浸在乱飞着白鸥的大海里边，正像七年前离开它的时候一样！

二

拎着皮箱从吊桥上走到码头上去时，在嘈杂的人丛中发现了陈宗濂君正踮着脚尖站在那里焦急地望着从船上下来的旅客们，像在找寻我的样子。他还是穿着他所喜爱的黑灰色的衣服，打了很整洁的领结，模样一点没有改变，只是脸色稍为苍老了些。他显然不认识我了，直到我走到他前面：

“宗濂！”这样地喊着，把手伸给他时，他才吃了一惊似的叫起来道：

“士焯么？哈，你怎么留起小胡髭来了？”

“很像一个老人了么？”

他紧紧地捏着我的手，在我背上拍了一下，仔细地看我的脸道：“船上好吗？”

“还好，多谢你。”在他的手掌上是热烘烘的友情，我不由感激得像窒息了的样子，好一回，才接下去道：“我又回到你们这里来了！”

他一面和我一同地往外面他的汽车那面走去，一面说道：“我很高兴。”

“如果不是你写信来，我这生也许不会再回到香港来了。”

“你瞧，老朋友，七年了！”

“你们都很好吗？”

“我们这里差不多一点变动也没有，除了每一个人都渐渐地老了起来，做了父亲以外，我们还是这样地生活着，还是时常在家里举行舞会。嗨，士煊，我们已经筹备了一个舞会来欢迎你，就在明天晚上，而且——你还记得玛莉么？”

我咬着牙齿，点了点头。

我们已经走到汽车旁边，他一面让我走上车去，一面说道：“她明天也参加这舞会。”

这句简单的话震动了我的整个的灵魂。喜欢，悲哀，回忆，那愤怒，惶恐……像一匹俄国印花布一样摊开在我的神经上面，各种的色彩和斑点一时都晃摇起来。命运真的将残酷地把一切褪了色的再染上当年的色彩，把一切过去的再复活一次么？

“是么？”

“真是快得很，她现在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着抖。

他看了我一眼，便把话题移到旁的地方去。他说：

“现在你发财了？七年里边积起这许多产业来，的确不容易呵。你瞧，你在上海赚钱，我们却在这里花钱。”

“可是，这许多钱，在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钱多一点，不好么？”

他是不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我也便把头转向窗外，沉默了下来。街上的店铺还是有着很雅致的橱窗，行人们还是穿着很整洁的衣服，这座绅士风的小岛好像完全不知道人世间已经有了这许多的变迁的样子。

“你们园子里那棵大龙柏怎样了？”

“你还记得那棵大龙柏？”

我点了点头，笑起来，我会忘记么！我知道香港的每一条街上有多少店铺，在这小小的岛上，我曾经听过多少次萧萧的雨声，度过多少个明媚的黄昏。

街渐渐地冷落起来，车向山上驶去，在那条倾斜的地沥青铺道的旁边，宗濂君家里的围墙从葱郁的树荫中露出来了。车驶近了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棵菩提树的粗干伸出在墙外。我认识那棵菩提树的，它是熟悉的故人。在那棵菩提旁边有一座葡萄棚，拨开了满垂着藤的蔓，从那条石砌的小径走过去，可以看到一丛玫瑰……

宗濂君的夫人站在阳台上迎接我们。他们把我的行李拿到上替我准备着的卧室里去。我一下车就坐在那间四面全是窗的小起居室里喝着牛奶红茶，吃着点心，谈说一些琐碎的对话。宗濂君的夫人叫她的孩子叫我叔叔，告诉了我许多他的淘气的事情，又很殷勤地跟我说：

“你千万别客气，就把这里当做你的家一样。如果你缺少什么，请你马上告诉我。”

我向他们的盛意道了谢，在楼下坐到吃晚饭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晚安，便走到楼上的卧室里去。是很精致的一间卧室，他们已经替我在床上铺了洁白的被褥，可是我并不想睡，我锁上了门，熄了灯，把向着园子的那一面的窗打开了，在窗前默默地站了下来。在山脚下，蜿蜒的，蛇样的灯火明灭着。半山上，这里，那里，在黑暗的树丛中，从人家的窗子里透露着一点一点的闪烁的灯光，夜风里隐隐地还听得到千家笑语的样子。

现在我是和玛莉站在同一的土地上，同一的天空下，呼吸着同一的空气，可是我不知道在这点点的灯光中，哪一点是从她的卧室的窗口洒落下来的。

整个的园子浸在澄澈的月华里边，树丛把朴素的黑影投在地上。我看到那棵大龙柏，看得到棵菩提树。看得到那条在树丛中弯曲着的小径，却看不到那丛玫瑰。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故乡么，玛莉？

在那里，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人吗，玛莉？

像你怀念着故乡的玫瑰似地，在怀念着你……

三

宗濂君没有对我说谎，他们那里真的一点变动也没

有；第二天傍晚的时候，他们把九年前的，我的记忆里边的那个温暖的星期六晚上又搬回到这人间世来，搬回到这大厅上来了。正像九年前一样，他们把厅上的窗子全打开了，让那清新的夜色水样地流进来，让空气里充满着窒息的芳香，他们在园子里，在树丛和树丛中间挂起玲珑的纸灯笼来。那片大草地也摆满了桌子。人的脸上，酒杯上，草地上，树上同样地荡漾着一片不知是从刚升到屋脊上去的淡黄的大月亮照下来的月光，还是从纱灯笼里滤过了薄纱洒下来的灯光，那样柔软的朦胧的光泽。一点也没有变动，正像九年前一样！

我是在八点半才穿好了衣服跑下来的；走进大厅的时候，我抖了一下。我觉得很痛苦，同时有一点孩气的高兴，我坐着，然而在笑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的沉重的太息。我是拖着一个衰老的，破碎了的灵魂走回记忆里边来了，走回蜜色的旧梦里边来了。

客人差不多全到齐了，广大的厅上只见黑的和白的，穿礼服的一大堆。里边有一大半是旧日的同游者，他们热烈地和我握着手，说了一些听见我到了香港很快乐的话。在人丛中，我大声地笑着，拍着人家的肩膀，非常愉快的样子，可是我的灵魂却沉默地忧郁着。我没有看见玛莉。也许她就站在我的近旁，也许我早就看见了她却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已经不认识她了。也许她还没有来。

音乐团开始奏第三个舞曲，许贝德的《子夜曲》在厅上的墙壁和墙壁中间回旋着，又是一个绝望的调子！人们却在中间那片光滑的地板上，在这位失恋了的乐圣的悲痛的旋律里边，一点心肝也没有地说着温柔的恋语。

“士煊，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宗濂君忽然不知从那里，鬼怪似地钻了出来，拖了我的手臂向音乐团那边走去。

离开音乐团不远的地方，在一架慈菇花的旁边站着一个下巴刮得铁青的，很英俊的绅士正在跟宗濂君的夫人和一位穿月白衫的小姐说着话。她的背向我们这边，柔软的长卷发直披到肩上，有着天鹅绒的感觉。一看见了她的背影的时候，我的嘴唇便抽搐起来。

“玛莉！”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我耳朵旁边，把屋子都震动了似地，这样地喊着。

宗濂君的夫人和那位英俊的绅士看见我们走过去，微笑着把脸转向这边来，玛莉只是静静地，一动不动地，不知道有人从她后面走来似地站在那里。她的腰肢，正像她鞋跟一样，比从前瘦小了一些，但她的胴体却显然比从前发展得更平均，更丰腴；在九年前，她是一个少女，而现在，是少妇了。这思想使我像给当头打了一棒似地晕眩起来。我的心脏快从裤管里跌出来了。

梦游者似地，恍恍惚惚地走到了他们前面。她好像是无意地，想跟宗濂君的夫人说话似地，回过身子来。是的，她的确是一少妇了，搽了非常鲜艳的唇膏，红得发腻的嘴唇虽然剩留着一点少女时代的任性的神情，却使人想起吸收了太多的阳光的圆熟的八月葡萄，向鬓脚斜插的眉画得很淡，翕张的鼻孔像很敏感的样子，甚至连晶莹的，一点尘垢也没有的眸子也变成了朦胧的，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似的眸子。她穿了件领上没有排钮的旗袍，潇洒地，一点激动也没有地摆着扑克脸，可是在她的眸子上，在湖面

浮过的云影似地，一种异样的情感的波动迅速地飘了过去。

“玛莉。你总还认识她吧？你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已经是小母亲了。”

宗濂君这样地说着的时候，她微微地笑了起来；在她的笑里边还有着昔日的婉变味。

“士焯君，我们很久不见了。”她说；把手伸给了我。她的声音镇静得像北极的冰山！

看看她的冷漠的，什么都忘了似的脸色，我真的想哭出来。虽然我是走进了九年前的旧梦里边，但这已经是怎样不同的一个旧梦啊！七年里边，正像宗濂君说的一样，什么都没有变动，然而顶重要的一些东西却全和从前不同了。

我的整个的魂那样剧烈地颤抖着，抖得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怕人家看见我的颤抖着的嘴唇，只得紧紧地咬着牙齿，沉默着，在脸上堆着傻子样的笑，握了她的手。

可是天哪，她的手也在颤抖着，而且冷得沁骨！在她的冰冷的手上有一点温煦的东西，它暖了我的生命，使我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轻轻地太息了一下，我暗暗地说着。

“很久么！我却觉得就像是昨天晚上的事！”

“这是我的丈夫亨利，”她说；攀在她旁边那个英俊的绅士的手臂上面，很亲昵的样子。

亨利，虽然我没有看见过他，可是这名字我早就知道的了，在五年前接到她的婚柬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很客气地跟我握了手说：“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碰见你，

我时常听见宗濂君跟玛莉说起你的。”

“我很高兴，我早就想见一见你了。今天我真是幸运得很。”

“听说士煊君是非常出色的舞手，我很希望——”

命运真是残酷得很，就在这时候，ROSE MARIE 那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从音乐团那边飘了起来，像一条断了的丝一样，在空中浮沉着，浮沉着。

“哈，你听！是 ROSE MARIE！士煊君，我恳切地希望你能陪玛莉跳一次，她是非常喜欢这个调子的。”

“的确是很华美的调子。”可是，真的是华美的调子么！在我，这是一只泪珠串成的调子，很久很久以前，玛莉就时常这样告诉我的。

我看了看玛莉，她低下了眼皮，——低下了眼皮也好，虽然我是想看一看她的眸子的颜色，但我实在也怕看见她的眸子呵。

“请别吝惜你的舞步吧。”亨利催促着。

“对不起。”这样地向亨利道了歉，和玛莉走到舞池里边去时，我又开始害了热病似的连脸颊也抽搐起来。在我前面，她走着，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肢体，我可以嗅到她的头发的香味，三秒钟后，她将做我的舞侣，一同地听着 ROSE MARIE，我可以对她讲在我的心里蕴藏了近十年的话，这些都不再是幻想，而是切切实实的，可以用我的官能感觉到的事。她不再是一个飘渺的，辽远的影子了！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么？是一个幸福的人么？”

我只觉得自己的腿发软，只看见白纱衫的背影在我前

面移动着，马上就会晕了过去的样子。

在舞池里，我几乎是蹒跚地在那里走着，模样很可笑又很难看，简直是一个拙劣的初学者。我完全听不见音乐的声音和节拍，只听见自己一头牛似地，在大声地呼吸着。玛莉也像是一个不熟练的舞侣，很笨重，好几次她弄错了腿，脚碰在我的脚上。我渴望着说一些话，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可是我不知道究竟要说一些什么话，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把蕴藏了近十年的话一下子全呕吐出来，就是呕吐了出来，有什么用呢？在我前面的是亨利君的可尊敬的夫人，而且我是把眼望着前面，不敢看一看她。我应该忍耐一点。不是么？我应该忍耐一点呵，可是，听一听那歌声吧！正像九年前一个温暖的星期六晚上所听到的一样，那样柔弱，缠绵而不肯休止，不知从哪里飘起来的一个秋天的梦似地。跳了半个圈子以后，我终于快断了气似地说起来了。

“你知道这个歌的作者是谁么？”声音细微到连自己也听不出来。

她像没听见我的话，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可是我还是说下去，用我的颤抖着的嘴：

“这支歌的作者是菲摩，鲁道夫·菲摩。菲摩暗暗地恋着一位小姐，却从不敢对她明说自己的心的欲求，后来那位小姐结婚了，菲摩每天晚上对着那位小姐的窗，一面怀念着过去的日子，一面流着眼泪唱着这支歌。真是泪珠串起来的歌呵！”

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在她的眼里，紫色的昔日悄悄地回来了。她是那样地看着我！可是，她还是沉默着。

“我想，音乐家总是幸福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眼泪和太息来……”

她想起了什么来似地，忽然说起来道：“你还时常唱这支歌么？”

“在上海，每天晚上，站在窗口，向着香港这边的天空，‘你还想得那个辽远的人么，’这样地唱着。能够那样唱是幸福的，然而三十岁已经近在身边的人，是连眼泪也没有，歌声也没有了呵！”

“士煊君，三十岁是唱《安乐家》的时候了呢。”

“‘在右面，在一盏乳白的灯下，是我的安乐的家，’那样么？”

不，不！大概我是到八十岁也还是一个独身者吧？

“可是，人生不是应该快乐些么？”

“在我，悲痛和快乐的感觉是不大分得清的。时间是很快很快就会流过去的，五十年怕也不会怎样迟缓吧。玛莉。”这样地叫着她的名字时，我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玛莉和亨利君的夫人虽然是同一个人，然而对于我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玛莉，你看，九年不是好像只有一秒钟么？”

“……”她像在思索着什么似地沉默起来。

“玛莉，你还记得么？我们从花园里跑进来，到处都挂满着玲珑的纱灯笼，天气很温暖，厅上充满着芳香，也是《Rose Marie》，你有着晶莹的眸子，你喜欢说：‘你怎么知道’……”

她深深地太息了一下。

“正像一分钟前的事呵。”我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

是在今天，厅上也充塞着花的芬芳香呵！“你知道我这七年怎么生活了下来么？我刻苦地工作着，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我成功了，可是，”我咽下了底下的一句话，说了也是徒然的，我知道我应该忍耐一些。而且，她的脸色不是在苍白起来了么？“我成功了，于是我天天站在窗口唱着非摩的歌，是高兴还是感伤，连自己也不明白——不是很可笑么？”我忽然不伦不类地笑了起来。

这时，我跨出腿去时却践了她的脚。

“真是对不起得很。”

她停了下来，像给我践痛了脚似地摆着痛苦的脸色，低下头去。她说：“士煊君，让我们走到园子里去吧。我不能再跳下去了。”她的声音很细。

她向园子里走去，园子里到处笼罩着青色的雾样的光，头上是一盏盏的灯笼，脚下是那些熟悉的小草和小野花，默默地我们走进了那树丛间的小径，大厅上的笑语声是渐渐地远了。我低着头看她的轻盈地在湿了露珠的碎石上移动着的脚。

“士煊君……”

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抬起头来看她；她的脸色苍白得像雨后的玉梨。

“士煊君，唱吧，唱吧！那个 ROSE MARIE！”

我差一点流下眼泪来，可是，唱吧，唱吧！变得年轻一点吧。感伤一点吧！用自己歌声唱出自己的眼泪和太息来吧！

你还想得那个辽远的故乡么，玛莉？

在那里，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我刚唱了两句，便听见一个凝滑的，绢样的声音，诉说似地在我的次中音里边，在夜色和花香里边荡漾了起来。

你还想起那个辽远的人么，玛莉？

像你怀念着故乡的玫瑰似地在怀念着你。

沿着那条小径，在树丛中穿越着，走过了那株龙柏，那株菩提树，那个葡萄棚，倒垂着的藤蔓的叶子轻轻地拂着我的脸，微风样的感伤轻轻地拂着我的心脏。

你还想得起那个静谧的小湖么，玛莉？

现在花是寂寞地躺在月光里。

让我们永远这样缓缓地，在没有人的树丛中走着，而且用我们自己的声声唱着 ROSE MARIE 吧！

可是，在唱到最后一次的，二重音的复唱的时候，歌声突然断了，我们突然地在一丛玫瑰的前面站了下来。玫瑰还是这样鲜艳地开了一树。

“这样红的玫瑰？”我说。

“玫瑰是每年红一次的。”

“在这里曾经埋葬着我的青春，而我——玛莉，我现在是在这记忆里边生活着。”

于是一滴很大很大的眼泪从我的眼里流出来，流过我的脸颊，沿着鼻准，沿着下巴，坠到地上去。我颓然地坐了下去，拿手掩着脸，紧紧地咬着嘴唇忍受着，想起了不知谁说的一句话来：

“我们应该勇敢一点。是呵，我们应该勇敢一点！”

一只手、母亲样的手轻轻地按到我头上来，抚摸着我的头发，那只手像一只熨斗，轻轻熨着我的结了许多皱纹的灵魂。一分钟，我听见她说：

“士煊君，回到厅上去吧，也许他们已经在找寻我们了。”

“是的，亨利夫人，抱歉得很，请你忘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吧。”我站了起来，和他一同地从另外一条小径上抄了过去。

吃饭的时候，玛莉跟着她的丈夫举起酒杯来祝我康健时，忽然把酒杯打翻在桌上，她的丈夫吃了一惊道：

“亲爱的，你有一点不舒服吗？”

“是的，让我们先回去吧。”她说。

吃了两个餐，他们便先走了。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厅上还是很热闹。我独自地跑上楼去，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边。我听着底下的客人们一个个地散去，又看着园子里的灯笼一盏盏地熄去。于是，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坐到窗榻的影子从地上移到东面的墙上去的时候。

四

过了两天，亨利君请宗濂君夫妻和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到那边的时候，亨利君和玛莉刚在吵嘴，玛莉好像还哭过了，虽然把他们劝了开来，可是亨利还是生着气，大家都很狼狈的样子。宗濂君提议玩 Bridge，我们便坐在一

张小桌的旁边，鸡心梅花地玩到天黑。我输了很多，吃晚饭的时候，喝了很多酒，宗濂君的太太有一点醉了，拿冷手巾按着前额躺在玛莉的房里，亨利君却兴致一点点的好起来。吃了晚饭，他扯掉了领带，和宗濂君到那边打弹子去了，留着他的太太陪我喝咖啡。

喝了半杯咖啡，这热烘烘的饮料使我冒昧起来。

“玛莉，亨利君待你不十分好么？”

“不，我爱着他，他也爱着我。”这样地说着时，她像忍受着很剧烈的痛苦的样子，把眼光移向窗外，离开了我。

谈话的线索一开始便断了。

我们静默着。高兴的哄笑声从弹子房那边传过来。不知在那里有一只蜜蜂在飞着，嗡嗡的声音很响。

“玛莉，我已经决定明天坐康脱罗梭到上海去了。”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回过头来，可是，从她的苍白的的手指上，我知道她是很清楚地听见我的话，而且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来，那是一条褪了色的淡黄的手帕，在手帕里边是一朵干枯的，像老妇人的嘴唇那样带一点黑色的玫瑰。我把这包递了给她，说：

“这是我的小小的礼物。”

她拿了过去，她的嘴像蚌蛤似地紧闭着。她也没有看我一眼。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钢琴边坐下来，她把那条手帕和那朵玫瑰放在琴架上，冷静地弹起钢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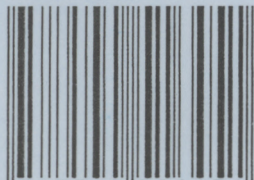
听了第一个音符，我就知道这是什么调子，正是非摩的《Rose Marie》呵！

弹了一半，她停止了，站起来，拿了那条手帕和那朵玫瑰向楼上走去，她的背脊很明显地在战抖着。

我走过去，坐到钢琴边，弹了那支歌的下半阙，于是我站起来，盖好了琴盖，向门外走去。

第二天，我拎了皮包，和孤独的影子一同地，走上了康脱罗梭号邮船。

ISBN 7-5405-1645-3



9 787540 516451 >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本 册: 9.60 元

小 说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